

学好用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探索保护与发展双赢之道·生态文学特辑



2025年10月11-12日，县域绿色发展（商河）推进会举办。会议由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主办，以“厚植县域生态优势，激活绿色发展动能”为主题，研讨推进县域绿色发展的有效模式和对策建议，发布了《绿色发展·商河共识》。图为商河美丽乡村

中国生态文明

CHIN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主管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主办
《中国生态文明》编辑部编辑出版

ISSN 2095-6177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0-1143/X
全国邮发代码：80-244 定价：30元



微信关注生态文明头条



微信关注中国生态文明



微博@中国生态文明

2025年第**5**期

总第68期（双月刊）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

美丽，是实践成果，也是审美感受

□ 曹俊

二十年，一颗种子已成参天大树，一个理念重塑万里山河。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我们特推出系列报道，探索保护与发展双赢之道。

上一期，我们聚焦基层实践，在鲜活的探索与坚定的突破中，感受理念落地的坚实脚步。这一期，我们关注生态文学，以文字的暖意触摸绿色脉搏，用细腻的情感品读山河之变，以生动的笔触书写美丽实践。这也是对生态环境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见》的积极响应。

既然是文学作品特辑，我们便将栏目以文学的表达来呼应。

美丽回响篇，聆听山河之变，见证梦想花开。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感受“共赢”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品读春城生态诗，看人们在滇池畔与青山间守护湖光山色和春城之美；欣赏鹤栖沂河源，见东方白鹤、白骨顶鸡不似过客似归人；留恋武夷山的水色与茶烟，那里水清得能照见人心，茶香得能记得住乡愁，人活得像山一样踏实；从径山漫步到杭州，捕捉田园诗意与都市繁华的和谐共振，听见美丽城乡的清澈回响；重返余村，看竹浪翻涌、日子红火——从城市到乡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回响阵阵，从来不是口号，而是烟火日常。

一声声美丽回响，皆源于千万人日复一日的绿色耕耘，这正是“共赢之道”的实践根基。

绿色耕耘篇，走进美丽实践，记录坚实足迹。护水，有十堰“不将就”的坚持，无人机每天“打卡上班”，清漂队伴着月色巡护，志愿者把红马甲穿成移动的旗帜；护山，有太行山和龙泉山的漫山植绿，绣出生态诗行，林草在时光沉淀中化作推动乡村振兴和城市新生的蓬勃力量；还有蓝绿交融的珠海美丽城市样本，有植根山水的重庆生态文化实践——每一处坚实足迹，都是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解。

每一份“绿色耕耘”的起点与归宿，都是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这亦是“共赢之道”的精神内核。

自然笔记篇，对话生命本真，书写心灵共鸣。画家与丹霞缔结诗画情缘，只为赴一场与红土地的永恒生态之约；作家在恰西河谷感悟水、木、草的山河纹样，读懂生生不息的生态逻辑；观山者在观音山，品读文化名山对山水的美学塑造；生态环保工作者走进流坑古村，解读千年古村的生态智慧——这些观察与记录，是人与万物的深情对话，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心灵呼应。

我们组织专题采风，走进“现代田园城，幸福金太仓”，探寻发达县域开展美丽建设的绿色解法。我们认为，“田园”与“幸福”作为太仓的发展主张和城市理想，精准契合了发达地区现阶段的发展命题和生态文化的核心主题；我们看到，田园之于太仓，既是实体的，也是审美的；我们感受到，太仓的幸福，是在富裕基础上的亲近田园和诗意栖居，太仓田园城的本质，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典型样本，太仓值得深度解读。

二十年，改变的不仅是山河面貌，更是发展理念；收获的不仅是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更是文明进步。二十年，我们愈发真切地体会到，美丽，是实践成果，也是审美感受；美丽，是可期的愿景，也是鲜活的日子。

愿本期杂志为你打开一扇窗——透过它，看见美丽中国的无限可能，共鸣保护与发展双赢的时代智慧。■



中国生态文明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张波

副主任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文毅 曲久辉

乔德卫 刘青松

李晓东 张震宇

俞汉青 栾祖盛

黄翔峰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毅 刘国正

孙佑海 杨开忠

张建成 周宪政

崔书红 戴晓虎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主办：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

出版： 《中国生态文明》编辑部

主编： 张震宇

副主编： 张建成

编辑部副主任： 曹俊

编辑： 刘靓

美术编辑： 唐永杰

经营： 牛珂

发行联系： 010-82268165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胡同5号

邮编： 100035

投稿邮箱： zgstwmzz@163.com

电话： 010-82268172

传真： 010-82200589

印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永安东里平房1号

出版日期： 双月25日

定价： RMB 30元

本刊现入编“中国知网 (cnki)”及其下属的“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下属数据库”，以及“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数据库，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如不同意将文章入编，投稿时敬请说明。

本刊部分文章为转载摘编，选用刊发稿件前通常不与作者联系。请稿件被本刊刊发后未收到稿酬的作者与我刊联系，以便及时支付稿酬。

联系人：唐永杰 电话：010-82268165 邮箱：zgstwmzz@163.com

03 卷首语

03 美丽，是实践成果，也是审美感受

06 高端论坛

06 学好用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09 加快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
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全国碳市场

13 封面文章

13 探索保护与发展双赢之道
——在《中国经济大讲堂》上的演讲

20 专题采风

20 原来，田园对幸福如此重要

24 理想村

28 太仓自然行

32 七十二家村

34 美丽回响

34 从径山至杭州

36 春城生态诗：那些滇池畔与青山间的昆明故事

39 鹤栖沂河源

43 水色与茶烟

48 余村的竹与路

51 绿色耕耘

51 让一江清流继续北上

54 太行山笔记：绿色褶皱化作生命诗行
——致山的重生与人的觉醒

58 龙泉山的生态答卷

62 碧海蓝天映金湖

65 生态文化建设的重庆实践
山水为根，文化铸魂，融通古今促发展

68 生态突围的歌乐山样本

71 自然笔记

71 我与粤北丹霞山的诗画情缘

75 山河纹样：恰西生态笔记

79 寻河万里

83 美哉，观音山

89 美丽流坑文脉传

93 护寨树，苗岭深处的生态密码

95 书评

95 闪亮的生命 诗意的栖居
——读罗宾·沃尔·基默尔《苔藓森林》

学好用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 中共生态环境部党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今年7月出版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系统反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原创性贡献，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我们要以《文选》出版发行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深学细悟《文选》，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

《文选》收入习近平总书记

的79篇著作，贯穿着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刻洞察、敏锐判断和理论创造，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时代升华，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强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力。

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设我们的国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秉持的一个理念就是搞好生态文明。《文选》中，《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环境问题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等重要文章，深刻阐明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推动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正确处理好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文选》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等重要文章，深刻阐明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

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要求。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文选》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要文章，

深刻阐明了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始终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文选》中，《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要文章，深刻阐明了绿色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要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着力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等优化调整，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制度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文选》中，《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重要文章，深刻阐

明了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明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要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倡议。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共同梦想。《文选》中，《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努力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重要文章，深刻阐明了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要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做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要学好用好《文选》，自觉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高

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

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全面领导，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政治优势，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持续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常态长效机制，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不断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

二是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加快打造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要建立健全美丽中国建设实施体系和推进落实机制，以开展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为着力点，梯次推进打造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聚焦区域重大战略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因地制宜建设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继续抓好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形成一批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探索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路径模式。

三是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要以更高标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细颗粒物（PM_{2.5}）控制为主线，推

进多污染物协同减排；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进大江大河、重要湖泊、重点海域保护和综合治理；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实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深入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四是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要深入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加快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着力构建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积极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五是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要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六是深度参与引领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共建清洁美丽可持

续的世界。要始终践行多边主义，坚定履行气候行动承诺，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更多确定性。积极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切实推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在全球范围全面有效落实。深入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南南合作以及周边国家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持续深化学习运用，不断提高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能力和水平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我们要研深悟透《文选》，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下足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突出环境问题的工作成效，转化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

一是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通过学好用好《文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心怀“国之大者”，自觉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二是提升系统科学的思维能力。要通过学好用好《文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更加注重系统观念的科学运用和实践深化，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三是增强改革创新的行动自觉。要通过学好用好《文选》，深刻把握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坚持守正创新，进一步强化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破除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以创新思维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生态环境领域重点改革任务落实落地，不断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行稳致远。

四是发扬真抓实干的担当精神。要通过学好用好《文选》，大兴务实之风，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逐步把生态文明建设蓝图变为现实。敢于动真碰硬解决生态环境深层次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出实招、下实功、见实效。[\[1\]](#)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8月27日第10版）

加快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全国碳市场

□ 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 孙金龙 生态环境部部长 黄润秋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充分彰显了我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一、深刻认识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大意义

当前，我国已建立重点排放单位履行强制减排责任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激励社会自主

减排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两个市场相互衔接，共同构成全国碳市场体系。在全面总结全国碳市场建设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深入借鉴国内试点碳市场和国际碳市场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国碳市场建设激发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内生动力，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将充分发挥碳减排的引领、优化和倒逼作用，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带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撬动绿色低碳产业投融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含金量”“含绿量”，实现高质量发

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并进。

全国碳市场建设追求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和效益最大，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部署，提出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是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和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具体举措，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碳减排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形成对各类碳排放主体的激励约束机制。

全国碳市场建设坚持低成本降碳目标导向，是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有力举措。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将强化“激励先进、鞭策落后”的鲜明政策导向，发挥碳市场推动低成本减排功能，有效降低我国碳排放强度，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全国碳市场建设注重国际交流合作，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会放缓，促进国际合作的努力不会减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会停歇”。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有利于增强我国在全球碳定价中的影响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体系，并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建设完善碳市场提供重要经验借鉴，助力实现绿色低碳公正转型，进一步彰显我国作为世界绿色发展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的大国担当。

二、全国碳市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

国碳市场建设，先后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经过4年多的发展，全国碳市场建设实现了稳起步、稳运行，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市场活力稳步提升，数据质量全面改善，推动全社会低成本减排的市场功能逐步显现。

法规制度体系基本构建。202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首部专门法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进一步强化了碳市场建设的法治保障。近年来，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碳排放核算核查、注册登记、交易结算、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等30余项制度和规范，初步形成了多层次、较完备的全国碳市场法规制度体系。

全国碳市场活力稳步提升。截至2025年8月22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6.8亿吨，成交额474.1亿元人民币，其中2024年全年成交额180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价格“指挥棒”作用逐步显现。配额清缴完成情况全面趋好，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3年度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共计2096家，应清缴配额总量52.44亿吨，实际清缴量52.43亿吨，配额清缴完成率接近100%。

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持续加

强。核算核查方法不断优化，数据质量日常管理机制持续健全，通过国家、省、市三级联审，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全国进行碳排放报告质量专项监督帮扶，开展打击碳排放数据弄虚作假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运用信息化手段智能预警数据质量风险，管理效能显著增强。2024年共审核企业数据300余万条，异常数据发生率明显降低，碳排放数据统计核算的规范性、准确性、及时性大幅提升。

重点行业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经国务院批准，在发电行业基础上，将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生态环境部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工作方案》，全面部署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扩大覆盖范围重点任务。完成扩围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实现对全国60%以上碳排放量的有效管控，推动行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动运行。2023年以来，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印发了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及配套制度文件，出台了造林碳汇、海上风电、光热发电、红树林营造、煤矿瓦斯利用、公路隧道照明系统节能等6个方法学，完成

首批 948 万吨核证自愿减排量登记。截至 2025 年 8 月 22 日，累计成交核证自愿减排量 249 万吨，成交额 2.1 亿元人民币，有力推动生态系统碳汇、可再生能源、甲烷减排、节能增效等领域发展。

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全国碳市场建设统筹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在考虑企业承受能力的同时，充分激发降碳内生动力，有力促进全社会形成“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低碳发展意识，行业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不断显现。以火电为例，在保障行业发展、能源供给安全前提下，2023 年全国火电碳排放强度相比 2018 年下降 2.38%。全国碳市场碳排放核算制度体系为制定电力碳排放因子、区域电网基准线碳排放因子，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等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有效提升了行业碳排放管理水平。

三、准确把握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总体要求

全国碳市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强化系统观念，做好“四个统筹”，推动全国碳市场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数据可靠性更高、行业包容性更强。

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

高效协同，是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内在要求。从有效市场看，要充分尊重市场发展规律，坚持“先现货、后期货，先服务、后产品”，更好利用市场机制精准管控温室气体排放，持续激发碳市场交易主体积极性，发现合理碳价格。从有为政府看，要健全监督管理制度，确保各类交易主体依法平等使用市场要素、公平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营造公平、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有效管控市场风险，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统筹好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要以长远目标统领阶段性任务，以短期目标的实现支撑长远目标达成。坚持稳中求进、久久为功，逐步发展完善碳市场，到 2027 年实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重点领域全覆盖；到 2030 年基本建成以配额总量控制为基础、免费和有偿分配相结合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衔接国际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形成减排效果明显、规则体系健全、价格水平合理的碳定价机制。

统筹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要锚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强碳市场制度与其他政策和制度的协同，充分发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碳排放总量控制中的作用。推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有效衔接、协同增效，明确两个市场的定位功能、发展路径以及连接方式。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碳市场，鼓励地方试点碳市场先行先试，为全国碳市场建设开展有益探索。

统筹好国内和国际的关系。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首先要立足我国国情，探索符合市场规律的路径和方式，统筹处理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保障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的关系。我国碳市场对全球碳定价和碳交易机制具有重要影响，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对话和务实合作，积极参与《巴黎协定》关于全球碳市场机制国际谈判及规则制定，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不同国情，推动技术、方法、标准、数据国际互认，为建立科学、公平、合理的全球碳市场机制做出积极贡献。

四、扎实推进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任务举措

《意见》明确了全国碳市场

中长期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是指导全国碳市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各项重点任务实施，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充分发挥市场功能，纵深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根据行业发展状况、降碳减污贡献、数据质量基础、碳排放特征等，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建立预期明确、公开透明的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明确市场中长期碳排放配额控制目标，逐步由强度控制转向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建立配额储备和市场调节机制。加强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建立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不再新建地方或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持续推进制度创新，积极发展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立科学完备的方法学体系，针对重点领域加快方法学开发，有效服务社会自主减排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强化自愿减排项目开发、审定、实施及减排量核查等全链条管理。加强全国碳减排资源统筹管理，规范各类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积极推动核证自愿

减排量应用，倡导党政机关、企业、社会团体等积极使用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碳排放。完善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规则，提高国际认可度，积极服务有关行业企业国际履约和产品碳中和。

逐步丰富市场要素，着力提升全国碳市场活力。稳慎推进金融机构探索开发与碳排放权和核证自愿减排量相关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完善碳质押、碳回购等政策制度。稳妥推进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适时引入其他非履约主体。推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逐步引入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参与交易。加强对市场交易行为、碳金融活动等的监管，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操纵市场等行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全面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全国碳市场管理水平。建立健全与全国碳市场发展阶段相适应、有利于加强统一监督管理、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管理体系。加强全国碳市场管理能力建设。强化碳排放核算与报告管理，加快修订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指南，实施重点排放单位关键参数月度存证。严格规范碳

排放核查，完善重点行业核查技术规范，推动审定核查机构对碳排放进行全面核实查证。加强碳排放数据质量全过程监管，压实重点排放单位履行碳排放核算与报告的主体责任。加强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促进第三方技术服务市场健康发展。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依法加强重点排放单位、技术服务机构和金融机构信用监督管理。

强化政策法规保障，夯实碳市场建设制度基础。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相关立法研究。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长效机制，依法开展相关领域公益诉讼，加大对碳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联合打击力度。完善裁判规则体系，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履行碳市场行政监管职责。加强与绿电、绿证等市场化机制的政策协同、制度衔接。制定全国碳市场注册登记和交易收费规则。完善全国碳市场资金清算机制，提高资金清算效率。降低碳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市场交易环境，不断提升碳市场有效性、活力和影响力，促进绿色低碳发展。[\[1\]](#)

（来源：《经济日报》2025年9月14日第1版）

探索保护与发展双赢之道

——在《中国经济大讲堂》上的演讲

□ 张波

一、中国国情的两个基本方面

从保护和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国情有两个基本点。

一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作出了明确的论断。应该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们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中心，围绕这个大局，这是由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决定的。

二是必须自觉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

在黑龙江的黑河和云南的腾冲之间画一条线，可以把我们国家从地理上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分，这就是著名的“胡焕庸线”。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东南部分的人口占94%，面积是44%，人口密度大致是每平方公里298人。美国也有一条“胡焕庸线”，它是一条不规则的U形曲线，U形曲线的外侧是较发达的地方，人口占86%，面积正好占一半，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

55个人。

简单地讲这些数据，大家可能没有多少体会。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思想小实验。好比我们这是一个1平方公里的大厅，中国是298人，美国是55人。美国一人一天抽两包烟，合计110包。我们中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也小有积蓄了，每人每天抽一包烟，合计298包，排放总量是美国的两倍半还多。那我们现在加强环境保护，大家再克制一下，每人每天只抽半包，合计149包，也比美国的排放总量要大得多。

这样一个简单的分析，实际上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是与美国相比，就个体而言，我们同等的环保努力换不来同等的环境成效，这就是国情。如果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简单复制欧美的发展路径，也可以让我们的经济规模在一定时期达到很高的水平，甚至走到世界的最前列，但是国内污染会很严重，生态破坏会很严重，同时，在世界上也会面临很多压力，任何想遏制中国发展的

人，都可以站在所谓“环保道义”的高地来念环境保护这个“紧箍咒”。大家试想一下，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的发展如果走那样一条路径的话，虽然规模比较大，但是能立得住吗，能走得远吗？所以必须自觉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这同样是由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决定的。

正因为我们的国情有这样两个基本方面，所以笼统地谈保护或者发展，一般人都会反对。但是一旦涉及具体层面，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认识就不一致了，有的时候态度会截然相反。所以我们中国如何把握和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无论对于中国自身还是世界，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

二、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总书记20年前在浙江工作期间首次提出了“两山”理念，之后又在一些场合做了系统阐述。

“两山”理念是我们正确认识和
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的一把金钥
匙。“两山”理念由三句话组成，
三句话环环相扣，有很紧密的内
在逻辑关联，我们一定要深入、
系统、完整地理解和贯彻“两山”
理念。

第一句，“既要绿水青山又要
金山银山”。我们发展的目标是
双赢。搞经济的同志如果心中
没有保护的意识，一味在传统路
径上搞规模扩张，这样的经济最
后既走不远也立不住，恐怕很难
说是真懂经济。同样，搞保护的
同志如果心中没有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没有“发展是第一要务”
这个大局，你那个保护也很难得
到大家的支持，同样很难走得远、
立得住，恐怕也不是真懂保护。
就经济论经济不对，就保护论保
护也不对，我们的目标是双赢。
所以，搞经济的也好，搞保护的
也好，社会各行各业都要牢固地
树立双赢理念。

第二句，“宁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当发展和保护
产生尖锐的矛盾难以协调的时
候，怎么办？这是很考验人的。

“两山”理念告诉我们：要坚持
生态优先，要把公众健康和生态
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发展
要让让步。也就是说，传统行业
治理污染的经济技术可行性，终
究要服从维护公众健康和生态安
全的必要性。在战略上这一点是
毫无疑问的。当然，这种必要性

也要兼顾可行性，不能上半年定
事，下半年要结果，不给传统行
业转型升级留出必要的过渡期。
要尽可能提前若干年就制定有预
见性、引导性的政策措施，合理
设定过渡期，引导推动传统行业
绿色转型。

第三句，“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只要我们坚持这样做
下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
发展，就一定会释放保护与发展的
红利。这方面的例子在当今中国
已经比比皆是。接下来我给大家
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

20多年前，山东的制浆造纸
企业有220多家，一个造纸厂污
染一条河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国
家制定的行业排放标准是COD450
毫克/升。COD是衡量水污染程
度的一个主要指标，450毫克/升
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当今很多
地区的城市污水不处理都比这个
数值要低一些。那么，为什么国
家的排放标准要定得那么宽呢？

因为当时受欧美一些观念的影响，
普遍认为制定行业排放标准，必
须以经济技术可行性作为前提条
件。有经济技术可行性就加严，
否则就不能加严。这里有一个潜
在的观念，就是把传统行业治理
污染的经济技术可行性摆在了核
心位置。但是河流里鱼都没有，
草都不长，河流两岸的老百姓还
安全吗？所以小康社会河流里要
有鱼，常见鱼类要稳定生长，这
是不能商量的条件，也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必要性。传统
行业治理污染的经济技术可行性，
终究要服从这个必要性。

按照这个思路，山东从2001
年开始统一思想，经过近两年的
反复沟通，2003年发布实施了分
阶段逐步加严的地方环境标准，
历时8年，分4个阶段，逐步取
消了造纸等一系列高污染行业的
排污特权，倒逼传统行业绿色转
型。

第一个阶段，标准值为420
毫克/升，这实际上仅仅是个象征，
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对所有企业
都不是太难。但是，第二个阶段，
300毫克/升，就比较难了，跨越
的时间也比较长。第三个阶段，
污染企业不再执行行业排放标准，
而是统一执行流域性排放标准，
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高污染行业
的排污特权。第四个阶段，2010
年开始施行，要求企业排污口建
设生物指示池，老百姓也叫“养
鱼池”，达到常见鱼类稳定生长
的治污水平再排向环境。

跨越8年逐步加严的环境标
准，向社会传达了具有预见性、
引导性的清晰政策。

大量中小企业深知无论如何
努力都不可能达到最后的标准要
求，但是对于第二阶段标准，努
力还是能够达到的。他们利用
这宝贵的3年时间作为缓冲，最
终换个活法，退出了制浆造纸行
业。还有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
换个活法也难，最后由大企业兼

并重组。

而当时最先进的企业，则直接瞄准8年后的目标，聚焦原料制备、生产过程、末端治污等全流程存在的突出问题，遍访天下高人，投巨资进行技术改造。这种问题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效率很高，一个个“硬骨头”问题被有效突破，产生了一批在国内外领先的技术成果，有的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成功为制浆造纸业绿色转型闯出了新路。

10年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行业的一些基本数据。单从企业数量来看，由220多家锐减到十几家，超过95%的企业都没了，好像这个行业已经垮掉了。但是生产规模增加了两倍多，利税增加了近4倍，与此同时，主要污染物COD排放的绝对量减少了88%。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之后山东省没有用行政手段关闭任何一家规模以上造纸企业，是他们自己走了一条转型升级的道路。今天国内股市上活跃的造纸企业基本上都是山东的。

这个案例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没有真正落后的行业，只有落后的观念、标准、技术和管理。我们搞保护的同志，不要轻易给一些传统行业贴标签。实际上所谓的落后行业，一旦它的观念、标准、技术、管理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丑小鸭一样会变成白天

鹅。而搞经济的同志也要牢记，环境保护是引导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要想办法用好这个工具。搞经济的同志和搞保护的同志联起手来，巧用环保力，可以促进大变革。

三、美丽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非凡的战略远见和战略定力部署开展了一系列污染防治攻坚战。

从碧水保卫战来看：经过10年努力，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3073个黑臭水体基本消除。2024年全国国控监测点位优良水体比例达到了90.4%，长江连续5年、黄河连续3年干流水质的年均浓度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10年前在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包括北京、上海在内，要找哪条河不臭很难；今天想找哪条河臭也不容易。

从蓝天保卫战来看：10年间，全国的PM_{2.5}从68微克/立方米降低到29.3微克/立方米，PM_{2.5}年均浓度已经连续5年达标。10年前包括京津冀在内的很多地区，看一眼蓝天白云几乎成了奢望。而今天，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已经基本成为常态。

从生态保护来看：10年来全国的生态系统质量明显提升，优良等级的面积占比由原来的39.8%增至43.4%。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1/4来自我国，

中国的新增绿化面积居世界首位。长江大保护成效明显，生物多样性改善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2021年到2024年间，长江流域共监测到土著鱼类344种，比禁渔前的2017年增加了36种。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明显提升。

事实证明，我们国家以高污染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得到了明显转变，无论从历史还是世界角度看，这都是了不起的成绩！

同时应该看到，进入新的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主次要矛盾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还存在着系统性、协同性不足，市场机制不畅，环境管理距离精准、科学、依法的要求还有明显差距等诸多突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并不亚于前一个时期，新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四、努力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系统、协同、双赢和精准、科学、依法狠下功夫。

从技术维度看，要努力由污染治理为主向污染治理（治）、循环利用（用）、生态保护（保）有机结合、系统治理转变（简称“治用保”）。一旦我们真正这样系统地考虑问题、推进工作，思路

就打开了，空间也会变得更为广阔。

接下来我举一个例子。马踏湖位于山东省淄博市的东北部，是山东小清河中游唯一的自然湖泊，由乌河、猪龙河、孝妇河等河流汇聚而成。马踏湖流域上游的淄博市是传统工业城市，人口密度比较高，而且是缺水城市。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淄博市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马踏湖三条入湖河流均遭受严重污染。为了避免湖区污染，当地把这三条河流截住，人为改变历史走向，让它们绕过马踏湖直接进入小清河。马踏湖失去了重要的补给来源，水面面积逐步萎缩至不足原来的20%。为了解决

马踏湖流域的环境问题，淄博市从本地实际出发，久久为功，坚持“治用保”系统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所谓“治”，就是全过程的污染防治，源头上推进污染行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实施清洁生产，末端加强污染治理。通过逐步加严地方环境标准，推动一批高污染行业实现了绿色转型。同时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加强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基本解决了工业和城市的污染问题。目前所有排水企业，均在排污口设置生物指示池，达到常见鱼类稳定生长的水平，再排向环境。

“用”就是加强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努力减少废水排放。

污水经城市污水厂处理达标后，再经过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进一步改善水质，同时建设三横五纵二湖六湿地生态水系，通过河湖连通，实现区域再生水的统筹利用。后来淄博市又出台了鼓励再生水利用的政策，明确规定使用再生水免缴水资源费。2018年又修订了《淄博市节约用水办法》，依法推动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

“保”就是沿河环湖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努力提升河湖自净能力。在污水处理厂的下游和三条入湖河流的入湖口，建设了合计14000多亩的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在此基础上，马踏湖的入湖河流恢复了历史走向。



马踏湖

通过“治用保”系统治理，马踏湖的湖体水质稳定达到了地表水三类标准。近6年周边地下水水位抬升了5.2米，湖内恢复植物73科363种，恢复动物56科174种，其中也包括中华秋沙鸭等18种国家级保护动物，当地老百姓口中“明晃晃的大水面”恢复了。

这个案例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治用保”体系的一“用”一“保”，实际上是一“减”一“增”，减的是污染负荷，增的是环境容量，这就有效化解了治污的压力，形成了“人努力、天帮忙”的良好局面，同时也为保护与发展打开了双赢的空间。“治用保”系统治理，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有效途径。

从经济维度看，要下定决心理顺自然资源及其产品的价格体系，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体制机制，努力实现由政府主导向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结合转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北京市亮马河的案例。亮马河是北京坝河的主要支流，全长9.3公里，流域面积21.57平方公里。多年前亮马河的河床淤积严重，杂草丛生，污水直排现象屡见不鲜，环境污染较重。后来北京市朝阳区政府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开展治污水、禁地下水、用再生水、蓄雨水、抓节水，号称“五水联治”。

精心实施生态保护修复，亮

马河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目前河道水质稳定优于地表水三类标准，生态用水保障率和自然岸线率达到100%，生物多样性也显著恢复。在这个基础上，当地政府启动了亮马河滨水空间的更新改造，创新“共商”“共治”“共建”“共享”“共管”“共赢”的“六共”模式，构建多元化的项目投资渠道，按照“谁受益谁出资”模式实现合作共赢。建成“1河2湖24桥18景”的综合景观体系，为市民提供了垂钓、皮划艇、桨板等体育运动场所和休闲空间。居住在亮马河周边的老百姓都有很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文商旅体深度融合，亮马河商业带客流量同比增长近50%，重点商业项目销售额增幅超40%，商业活跃度增幅超32%。亮马河成为首都旅游消费的金名片。

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地方政府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顺应公众的亲水需求，积极有序发展亲水经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一旦结合起来，就会有效激发城市的水生态空间，原来的低价值空间就会变成高价值空间，这是实现保护与发展双赢的有效路径。

从管理维度看，要努力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权威高效的协调机制，由单一目标、单一部门、单一区域治理为主向多目标、多部门、多区域协同治理、共商共赢转变；由相对粗放的环境治理

方式向精准、科学、依法转变，这是高水平保护的内在要求。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四部委协同治理，推动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的例子。所谓“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就是在重点排污口的下游、河流入湖口等关键节点，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和再生水调配设施，对城市污水厂处理达标的排水进一步改善后，在一定区域统筹用于生态、生产、生活的一种污水资源化利用模式。

这种模式在缺水地区尤其重要。缺水地区虽然水资源短缺，但是用水量是相对稳定的，各类用水单位排出的废水量总体上也是比较稳定的。如果我们把排水统筹起来，在达标的基础上，通过人工湿地进一步改善，然后在低洼地建设调蓄水库，沿河环湖开展生态修复，就会在缺水地区形成一个个大水面。缺水地区有了大水面就有了灵气，原来的低价值空间就变成了高价值空间，就会产生综合效益。这显然是一件有利于转变高耗水发展方式、有利于改善当地生态环境、也有利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好事。

但是这件好事一个部门办不来，因为城市污水厂的建设和管理运营由住建部门负责，水资源的输配、调蓄管理由水利部门负责，生态环境的监督管理包括人工湿地水质净化由生态环境部门负责，而区域的规划和调控政策

由发改部门负责。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四部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污水资源化和加强协同治理的要求，2021年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联合下文，开展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的试点。之后，2021年和2024年在评审筛选的基础上，先后公布了两批共计38个试点城市的名单。目前这项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在基层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个例子给了我们重要启示：从一定意义上讲，系统治理与协同治理好比一对孪生兄弟，如果协同治理的水平老是提不起来，系统治理的目标就容易落空，所以系统治理和协同治理必须形成

配合。当单一目标、单一部门、单一区域的努力转变为多目标、多部门、多区域的协同治理、共商共赢时，就会形成巨大的工作合力，系统治理的美好蓝图才会真正落到实处。所以说，四部委协同推进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是美丽中国建设协同治理的一个范例。我们希望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

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个精准科学评价地表水环境质量的案例。我国的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有一个总遵循，就是《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这个标准在历史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当前的法规标准以及很多政策都是建立在这个标准的

基础上，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偌大一个中国，用一个标准来评价，难免有些地方就不那么恰当。

比如黑龙江省某县级市，地处大兴安岭地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三个人，也没有污染行业，大气环境质量相当好。但是一谈到水环境质量，当地的同志就面露难色。因为这里的河流都发源于林区，由于多年腐殖质的积累，从林区出来的水呈现褐色。如果按照国家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评价，这些河流的COD都很高，甚至超过五类标准。但是事实上这些河流的生态状况很好。林区的同志口渴了，稍微滤一滤就可以直接喝。



亮马河

为了精准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2022年4月，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优化大小兴安岭地区受自然因素影响水体水质评价考核的函》，明确了一个工作原则：水质基本受自然因素影响或人为影响可忽略不计，且相关指标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功能没有明显影响的，不参与考核排名。按照这一工作准则，经权威部门现场勘察认定，自2022年起，该市涉及的3个国控断面均剔除相关指标影响，调整后的3个断面水质均为二类。类似地，生态环境部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湖以及西藏自治区的一些地方也都进行了调整。每一个案例所形成的工作准则和流程，对相似情况都具有参考价值，可以参照执行。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就会形成对原来标准的“事实上”修订，使各地的环境质量都可以得到精准科学的评价。

允许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协商确定间接排放要求，也是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的好例子。这里有专业术语，我稍微解释一下。企业依据国家或地方的排放标准，自己将污水处理之后直接排向环境水体，叫作“直接排放”。企业在内部将污水进行初步的处理后，按照规定排入城市或者园区的污水处理厂，城市或园区污水厂再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标准，将污水处理达标后排向环境水体，


这叫作“间接排放”。

在间接排放中，企业和园区污水厂原来的规定都是刚性的，只能按照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来执行。事实上有些企业排放的所谓“污染物”不含有毒有害的物质，比如粮食发酵类的啤酒、白酒等行业。这些行业的排放量恰恰是城市污水厂需要的，因为城市污水厂本来也需要外购一些碳源来提高氮磷脱除的能力。所以允许这两家进行协商，不但可以降低双方的成本，同时还会进一步改善污水处理的效果。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生态环境部在2020年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园区）污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鼓励园区污水处理设施运营单位与纳管企业在责任明晰的基础上，可以对工业污水协商确定纳管浓度。大家不要小瞧这一个小小的政策调整，这一调整就让原来的刚性政策变得多少有了点柔性。按照这个通知的精神，2020年生态环境部率先在两个行业开展了试点，一个是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一个是啤酒工业。这两个行业都是粮食发酵类行业。政策调整后，一大批企业因此获利。比如南通百威啤酒有限公司和当地的益民水处理有限公司通过协商间排，啤酒公司的排污处理费由2.65元/吨下降为1.52元/吨，节约了42.6%的成本；污水处理厂处理

每吨水可节约成本0.12元，全年节约219万元。2024年，在前面两个行业试点取得成功后，生态环境部又发布了淀粉工业、酵母工业、柠檬酸工业3项排放标准的修改单，允许企业和污水处理厂协商间接排放。今年以来，已有3项标准通过生态环境部常务会议审议，目前已经公示。预计不久后，食品加工制造业、酒类制造业、屠宰及肉类加工制造业3项排放标准修改单也会发布，更多企业将会因此受益。

上述两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唯有精准、科学、依法，才能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合理优化管控要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刚才我讲的这些案例是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初步的积极探索，其中蕴含的经验和做法很宝贵。但是任何一项伟大事业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美丽中国建设也需要久久为功。让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努力为建设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作出积极贡献！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经济大讲堂》上的演讲录音整理，文字略有修改）

原来，田园对幸福如此重要

□ 杨明森

江苏省太仓市，是个出田园摄影大片的地方。在市区、在乡村，用普通手机就可以拍出专业摄影师的感觉。乡村有田园，城市也有田园。“城在田中，园在城中”，是对太仓城市空间布局的审美描述，体现了太仓的发展主张和城市理想。

作为发达地区，太仓正在探索发展新阶段的绿色解法，努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现代化，目标是建设现代田园城、幸福金太仓。

一

太仓市沙溪镇，堪称水乡古镇的典藏之作。由于沙溪作为经济强镇的名气太大，以至于这处风景曾经深藏不露。

沙溪是太仓工业的发祥地，20世纪初就有了太仓乃至苏南的第一家纱厂。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多年里，太仓市最大的几家工业企业都在沙溪。“十四五”以来，沙溪镇地区生产总值连年增长，达到近156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2亿多元。这两个数字，完全可以媲美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县域。

目前沙溪镇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47家，今年1至9月实

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92亿多元。沙溪正在加快推进6平方公里太仓市生物医药产业园建设，紧扣医药服务外包、生物制药、高端医疗器械三大方向，深耕医美科技、特医食品等细分领域，已集聚550多家优势生物医药企业。

工业发展风头正盛的沙溪，这几年又因文化旅游赢得大名。很多人游过沙溪古镇，直呼错过得太久了。原来，沙溪在快速发展工业的这么多年里，一直在精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水乡格局与风貌，完好保留了一座千年古镇。

发源于阳澄湖的七浦塘河，纵贯沙溪古镇东西，不急不缓地流向长江。两岸民居依河而建，家家都有河棚。河棚有窗，窗外是栏杆和美人靠。棚下几级石阶伸向河水，曾经可停船也可浣衣。

河上有三座古桥，一桥一景，都有故事。中间这座叫庵桥，乾隆年间建造，现在是“网红”，圈粉无数。往东是义兴桥，清初就有。往西那座名叫新桥，却资格最老，明崇祯年代建造，清朝中期就改名为新桥了。

河北岸的老街，小铺小店一家连着一家。随便一条幽深小巷，

就可能藏着名人故居和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古镇的老街在，古桥在，临河老宅在，最重要的是原住民也在。有一项最新统计，可以精确到个位数。水乡古街内有3651位居民，其中原住民有2044位。老街上的商铺，大都是本地人开的，有些已经经营了几十年。

游人如织的老街，仍然是沙溪人的老街。正因为原住民还在，古镇才留住了原汁原味。正如一位文物保护专家所说，沙溪是鲜活的。

这种鲜活，繁华而不嘈杂。游客大都为体验恬静祥和的氛围而来，为感受乡土气息而来。有些旅行者拍摄沙溪街景，专门找古镇居民当背景，觉得这样更真实。当地人呢，不躲不闪，很自然地微笑配合。从他们脸上，可以读出友善、平和与知足。

像所有文化古镇一样，咖啡馆也是沙溪标配。但沙溪不仅有咖啡馆，还有好几家茶馆。咖啡与茶都时尚，生意都好，人气都旺。

庵桥边上的戴隆盛茶馆，主打悠闲下午时光。来戴隆盛的，不仅有旅行者，还有本地居民。这里的评弹，听醉了一众粉丝，

几乎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沙溪古镇开茶馆，既为游客也为原住民。茶馆里有亲切乡音，有真实的市井烟火气。

古街上的洞天茶庄，真的别有洞天。这座百年老宅，虚掩街门，几枝藤蔓静静地垂下木檐，幽幽绿意里，似有淡淡茶香浮动。茶庄主理人俞先生几十年专注于沙溪古镇的保护和修缮，对老街的眷恋成了执念。他和几位老友创办这间茶楼，为茶，更为传播古镇文化。很多人来，只为沏一壶清茶，读读关于沙溪的书，看看沙溪老照片，听听俞先生他们聊的春夏秋冬。

咖啡品情调，清茶听故事。咖啡馆里享受的是休闲，茶馆里享受的是悠闲。如果说，咖啡馆是沙溪古镇的时尚 LOGO，茶馆则延续着苏南田园文化的一脉源流。

二

似乎在不经意间，沙溪触及了一个生态文化问题。那就是，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古镇与田园是什么关系？

如果古镇脱离田园，成为大城市的附件或者说附庸，就有条件分享大城市的种种资源，可能越来越像城市却渐渐褪去本色，变成少有本地人常住也少有农田的旅游景点，从而越来越像盆景。毫无疑问，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这种模式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但沙溪不是。

沙溪古镇离太仓市区很近，甚至距上海也不算远。沙溪镇充分依托城市，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却能一直坚守独立的田园品格。沙溪不仅可以生产高质量工业品，还有沙溪大米、归庄黄酒、福田

梨等特色农产品，更有原汁原味的古镇和品不尽的田园风情。

现代化程度很高的沙溪，仍然是田园沙溪。

除了保持古镇的原格局、原生态、原风貌和原住民，沙溪还有一条底线，就是保留大片大片的农田以及村庄。在高度工业化的寸金之地，沙溪镇牢牢守住了将近 8 万亩的耕地。守住的可不只是红线，还有田园景色、乡愁和居民幸福感。

如果古镇是一幅画，农田就是最美、最恰当的底色；如果田园是一首诗，古镇就是诗眼、点题之笔。古镇作为一个生态系统，跟农田一起构成了色彩更加多样的生态景观。在老街，即使看不到田野，也可以感受到田园的味道。你细品，古镇生活，本质上还是田园生活。一百个沙溪居民



心中，就有一百道田园风景。

沙溪镇的居民是幸福的。在2024年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用于民生的比重超过92%。居民的幸福感里面，有安居乐业、衣食无忧，也有田园滋养、清风拂面。田园，融进了沙溪居民的生活和情感。

很多年轻人已经进城工作居住，周末仍喜欢回乡下老宅住一住。田园之于他们的幸福，不可或缺。在沙溪出生长大的副镇长曹静，到天津读的大学，毕业选择回乡工作。坐拥田园风景的古镇生活，让她觉得很踏实、很舒服。

已在苏州工作的沙溪镇香塘村青年袁洪洲，去年毅然重返田园，在老家创办特色休闲小农场，很快成了“网红”。他的家乡香塘村，是田园里的旅游打卡

地。香塘艺术田园国际亲子度假村暨野邻露营村，是江苏首个国际IP露营项目。这个常住人口只有1005人的太仓最小行政村，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农文旅相关收入可达2000万元。

休闲旅游声名鹊起的香塘村，继续种水稻、种小麦，精心打理着田园的一年四季。全村林草覆盖率居然高达45%，拥有夹江、西渔池、洋江湾三条苏州市级美丽河湖。

国际范儿十足的香塘村，弥漫着浓浓的乡村情、田园风。

三

俯瞰沙溪，那田园景色融进了太仓全市的田园大美。

太仓的田园大美，有发达和富裕打底。以赛迪“百强县”榜

单为参考，太仓2017至2019年分别位列第十二、第十、第九，2020至2022年稳居第七，2023至2024年提升为第六，县域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太仓2024年GDP为1880亿多元，人均22.18万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91亿元。横向和纵向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三个数字的分量有多重。

发达和富裕的太仓，正在实现新的发展目标：现代田园城，幸福金太仓。

田园与幸福，准确抓住了发达地区现阶段的发展命题和生态文化的两大主题。

保护田园是目的，实现人民幸福是目的之目的。

发达和富裕的太仓，一直精心呵护着美丽田园。全市城镇化率达到71%以上，却把近三分之



二的土地面积留给了田园。

美丽田园是幸福源头之一，幸福是田园美丽的终极尺度。

在建设美丽河湖的同时，太仓又在建设幸福河湖。美丽是基础，幸福是美丽的升级版。全市创建了500多条幸福河湖，紧接着就打造幸福河湖群，并且制定了全国第一个县级幸福河湖群评价办法。

幸福意味着健康，太仓享有全国首个富裕长寿之乡美誉。

幸福体现为普惠，太仓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

幸福是一种情感表达。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办的“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开展以来，太仓连续13次获评最具幸福感城市，连续9次荣登县级市榜首。

幸福是一种身心体验。太仓市环境空气质量PM_{2.5}浓度，连续五年控制在26微克/立方米及以下，为苏州最优，排名全省前列。国考断面水质优Ⅲ比例连续六年达到100%，长江干流太仓段水质连续九年达到Ⅱ类。

继续细分，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全域黑臭水体消除率、村镇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城乡垃圾集中处置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率等，都是满分——百分之百。

太仓的天、地、水、城、镇、村，干净而多彩。当田野成为田园、田园成为风景的时候，就进入了审美层面。

城厢镇东林村的稻田，是典型的太仓式生态景观。大片的稻田连缀起来，远看、近赏都是田园风情画。河湖、村庄和村里生活的人，都在画中。东林村的目标，是建设园中村，田园的园。园中村，呼应着太仓的城市理想，园中城。

东林田园景色的深处，藏着生态智慧，包括稻蛙共生，水稻秸秆粉碎还田、保护生物栖息地等等。在东林的田园里，看得见白鹭，听得见蛙鸣。地处东林村的金仓湖，已发现野生鸟类147种之多。东林的田园，是人与自然共建和共享的。

东林村进而发挥生态智慧，发展循环农业经济。水稻秸秆养羊，羊粪肥田，田里生产有机水稻，水稻秸秆再养羊。如此循环，每个环节都有生态与经济双重效益。田园增色人增福，东林村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58000元。

距离太仓市区不远，有个因精品民宿聚集而走红的七十二家理想村。在行政村序列里，并无这个村名。七十二家，只是浏河镇浏阳村的一个自然村落。七十二家理想村，其实是建在村里的田园综合体。口口相传，因美而名，综合体项目名称逐渐演变成了村子的昵称。

在七十二家的稻田与溪流之间，竟有上海三联书店的一间书屋。论建筑风格和室内氛围，这间书屋放在上海繁华市区也不会有违和感。反倒是，都市书屋的读者可能羡慕这里的田园景色。你看，这几

扇落地长窗，就是一个个取景框。窗外暖暖秋阳下，稻浪、芦荡、花丛、溪流、阡陌、民居，美得简直不要太治愈、太奢侈。


七十二家的傍晚时分，最适合临高揽胜。登上观景塔，景色果然不同。金色稻田铺展开来，如诗如画。镶嵌其间的村庄与小河，斜阳岸柳，芦花似雪。远眺江海之城和上海崇明岛，七十二家连着田园太仓的无边秋色。

在太仓，几乎所有镇村都和沙溪、东林、七十二家一样，既富裕又保持了生态良好。太仓的生态观光打卡点，不是哪里有，而是差不多哪里都有。

作为发达地区绿色发展的生动读本，太仓有执着的理念坚守和行为逻辑。解码太仓，不仅要看看那些耀眼数据和现代化企业，而且一定要看生态环境，看城乡居民生活状态。简言之，要读懂太仓的田园与幸福。

田园是实体的，也是审美的。作为生态系统，田园由人与自然的互动而形成，既满足人的需要，又给野生动植物留下多样化的生存空间。太仓田园城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幸福需要物质支持，但首先是精神与情绪体验。在基本生存需求满足之后，非物质因素越来越重要。太仓幸福的至高境界，是富裕基础上的亲近田园和诗意栖居。

田园与幸福，太仓正在同时拥有。 

理想村

□ 景平

朝它而去的时候，我就想：
理想的村庄是什么样子？

是陶渊明幻想的“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的桃花源吗？是孟浩然笔下的“绿
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
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故人庄吗？
是柏拉图以思想实验虚构的理想
国里的乡村，抑或莫尔以虚拟游
历创造的乌托邦里的村庄吗？

走进七十二家理想村，看到
了现代农业庄园，我明白了：理
想的村庄，不是编织在梦里的村
庄，不是虚构在书里的村庄，而
是建在大地上、长在田野里的村
庄。

已是金秋时节，可天空的银
云却压得很低，低得似乎就要跌
落田野里。田野宛如一幅油画，
绿树、草地、花圃、稻田、河流，
天上没有太阳，稻田却自带阳光
一样把自己照得金灿灿的，也给
天地间抹上了一派漫向远处的金
亮。远处却像一幅卡通画，青瓦
玉墙或红砖黛顶的房屋，立在田
野尽处，好一派现代自然的田园
世界；或者说，在这田园世界
里，一堆儿一堆儿地坐落着白的
、蓝的、红的卡通群落——房
屋似乎不是建在现实里，而是以

卡通的方式写在童话里。

我们走在田园世界，走进乡
愁馆，走过金稻田，出入卡通屋，
突然，就看到一座茅草与玻璃混
搭而成的建筑：上海三联书店。
这地方，居然建了书店！一行人
立刻涌了进去。我问，陈仓的书
有吗？陈仓说，我没在三联书店
出过书。杨海蒂却禁不住轻轻唤
了一声，这里有我的书！一群人
围过去看，书的名称是《走在天
地间》。红彤彤的封面，我却想，
书也许是绿色的，杨海蒂毕竟是
生态文学作家。我立刻向店员扫
码支付，说，这本书是我的了……
我想，我们走在天地间，居然就
走进了这么一个童话书店，我们
莫不就是走在童话里的人？

这样的村庄，是理想的村庄
吗？不仅是理想的村庄，而且它
的名称就叫理想村——建在东海
海头、长江江尾被称为“江海会
客厅”的太仓七十二家理想村。

七十二家理想村，一个像谜
语般透着诱惑的名字。

我问：“为什么是这样一个
名字？”

同行的苏州市太仓生态环境
局副局长周洪海说：“这是一个
古老村庄的名字，不过原来不叫

七十二家理想村，只叫七十二家
村。”

我问：“有什么来历吗？”

周洪海说：“据说，明代修筑
海塘，海塘修完后，留下了七十二
户，就有了七十二家村。”

我问：“有什么故事吗？”

他是地地道道的太仓人，应
该知道七十二家村的故事吧。

作为长江入海口，海头江
尾，河网密布，此地历史上最大的
灾患就是潮灾江患，因而治理
水患成为古时朝野大事。明代屡
次在太仓筑土打坝、修筑海塘。
海塘修好后，参与修塘的民夫选
择筑屋定居，海塘之内就有了最
早的居民村落。修塘的农民应是
看到海塘造就了一片乐土，便
在此扎根，繁衍生息。此后，海
塘由低矮的土塘变为厚实的石塘，
再由厚实的石塘变为耸立的砬
塘，村落也变成了一片鱼米之乡。
再后来，七十二家村实际上已
不止七十二户人家了，而是招来
了许多家许多人，但村庄一直叫
作“七十二家村”。

余秋雨曾在村庄小住，并
在《霜冷长河》里写道：“北窗
外是一道很高的长堤，长堤外是
浩瀚的长江，往东不远，有一个

古老的阅兵台，是戚继光留下的遗迹；往西不远，是郑和下西洋的码头所在。江风阵阵，涛声隐隐……”我们走上了余秋雨所说的长堤，长堤已是现代的混凝土建筑。它把江海和土地隔开，也把水域和村庄隔开，成为一道伸向远方的江海岸线。它是明代朝廷修筑并沿用至今的工程吗？是七十二家村先民曾经修筑的土塘吗？就在这条长堤上，我们看到了一块海水色的玻璃牌匾，牌匾上写着：江风阵阵，涛声隐隐。

然后，走进堤内草树掩映处，看到了一座建在海堤上的陈迹斑驳的碉堡——“72家堡”。明代到近代，国家在沿海地区持续建海塘，以抵御潮患，同时也建炮台碉堡以应对外敌入侵。“72家堡”

里，陈列着抗日战争时期“七十二家村”的惨案和“长江保卫战”的惨烈，也展示了解放战争期间“上海解放第一枪”的鏖战。是啊，这片土地曾见证过中华民族如何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夺回主权与家园，也见证过人民如何为自身的解放而浴血奋战。没想到，眼前这个梦幻般的美丽村庄，脚下竟埋藏着如此沉重而滚烫的历史。

听着岸畔沉重的历史，想着这个小村的经历，我心沉如铅。也恰因为沉重，我想象着，七十二家村这个写实的名字，也许意味着一群从血与火中闯过来的农人，所追求的不过是朴实的下水打鱼、上岸种稻的农家理想。于是，“七十二家村”之后便加

上了亮光熠熠的“理想”二字。或者说，“理想”这个后缀，更像一群从大地奔向云空的飞天，追逐的恰恰是奇崛的诗情凌云、梦入星汉的高远理想。那么，这七十二家村，何尝不是脚踏大地而飘飘欲飞的理想村呢？于是，曾经的七十二家村，就变成了后来的七十二家理想村。

但我还是禁不住问：“怎么又叫了‘七十二家理想村’呢？”

周洪海说：“因为美丽乡村建设！乡村已经不是原来的乡村，已经成了理想的乡村。”

我又问：“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七十二家理想村’的？”

周洪海说：“时间不久，大约2023年吧，太仓市文化旅游集团进入了村庄，就有了理想村的



构想。”

我问：“那么，原来的村民呢？这么广阔的稻田，谁来耕种？”

周洪海说：“许多人进了城，比如苏州、南京、上海，留下来的，就成了农场工人。”

与许多村庄的时代际遇一样，即使是在太仓这样的鱼米之乡，许多青年农民也离开了农业，离开了农村，涌向了城市；之后，长江禁渔10年，江河休养生息，村庄的渔民又离开了东海，离开了长江，走向了城镇。曾经这片最初由72户人家扎根的、占地4000多亩的土地上的每座家族老宅中，都曾繁衍到百人之多。但在这时，却几乎人去宅空。也就在这个时候，城市的文旅企业亲近自然，亲近生态，亲近土地，进驻了村庄，铺开一个“生态+”的模式——生态之上，+什么，长什么，葳蕤茂密，蓬勃茁壮。

当然，文旅企业的到来，不只是一个企业的到来，而是城市化的到来，城市人的到来。城市人，不管村里有没有亲戚，都到理想村走走住住。而留守村庄的人们，也不再是过去的农人，而是成了农场工人，也成了城镇居民。村庄人再看见走出去的乡亲，会说，留在理想村，一样感受到了城市的气息。走出去的人们，没有走出去的人们，都以村庄为荣。毕竟，村庄不再是过去的村庄，村民也不再是过去的村民。世世代代扎

根土地的人们，祖祖辈辈捆在土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走进了一个自由生长的时代。

也许，就像乡村的灵鸟飞进了城市，成为城市的音符；而乡村的农民走进城市，就成为融入城市交响里的重音。全新竖起的楼群，拓展了城市的边界，增添了清新的绿地。一个魔方般的现代田园城市，就成为江海之上的生态宜居城。或者，也像城市的花卉种进了乡村，成为乡村的风景，而城市的企业落户乡村，也成了刷新乡村风景的巨擘——翻新改造了村庄的老宅，重新塑造了村庄的田野，创新打造了村庄的形象——一个童话般现代自然的村庄，也成了现代城市的江海会客厅。

在太仓，在七十二家理想村，在文旅企业的田园世界，在这个城市的江海会客厅，我们久久沉浸在城乡之间现代自然的气息里。黄金海一样的稻田里，是全面现代化的机械作业——机械化代替了人力，机器人代替了人，而被代替的人们，却种植着“绿色”的花草树木，守护着“蓝色”的江海河湖。于是，久违的江豚归来了，久违的鲟鱼也归来了，它们在江面、在海面露出了微笑。也许，渔民离开长江，农民离开土地，企业走进这片天地，所改变的不只是江河城乡的生态，还

有人的生态；而人在自然生态中的改变，才是根本的改变。

人对这个世界采取什么样的姿态，世界就对人回报什么样的姿态；人与自然以怎样的方式相处，自然就以怎样的方式回应人。

这是否像长堤岸畔那座湿地鸟岛的变化？

人离河离岛，收起渔网鸟网，就有了一座鸟岛。

在那里，晚归的鸟儿，朝千树万树飞去；在那里，归岛的鸟鸣盖过了江声涛声。鸟群把一个暮色里伸向江海的小岛搅得沸腾。

我赞叹：“这鸟岛，多么热闹啊！”

周洪海说：“鸟岛原先并不是鸟岛，只是一片湿地。后来，湿地有了树，有了草，少了人，就变成了鸟岛。”

我问：“鸟岛上，有多少种鸟类？”

周洪海说：“大约130多种，留鸟、候鸟、旅鸟都有。过去没有见过的鸟类也来了，而且越来越多了。”

“可有什么珍稀的鸟类？”

周洪海说：“白鹭，苍鹭，震旦鸦雀，乌鸫，戴胜，黄雀，绿头鸭，白骨顶，牛背鹭……哈，我一时说不过来了。”

鸟鸣熙攘，鸟声起伏，鸟岛好像要飞起来了。

听着鸟声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在鸟岛，而是在七十二家理

想村高高的瞭望塔上。塔下，陈仓正在用心拍摄路边树丛中的黄秋英；塔上，我们望着暮色里的江，溟濛里的海，以及村庄田园。七十二家理想村的建筑群尽收眼底。有人指着一座显眼的黑白建筑说，那是杨家老宅。杨海蒂惊喜地叫道：“呀，这地方我还要再来，再来就住杨家老宅！”之前翻书，看到杨海蒂在《走在天地间》写到了理想的生活。她写：晚明文学家屠隆说他最理想的生活是“楼窥睥睨，窗中隐隐江帆，家在半村半郭；人依精庐，松下时时清楚，人称非俗非僧”。

我想到了理想村。理想村的生活是这样的理想生活吗？江帆

隐隐，半村半郭，倒也相似；精庐清楚，非俗非僧，显然不是。理想村的生活，是热烈的也是清静的，是现代的也是自然的，是新质的也是低碳的。从瞭望塔望去，南面，长江延绵而去，是上海崇明岛的楼群；北面，长江江堤那边，是江苏太仓的楼群。以理想村为起点，小高楼群，中高楼群，超高楼群，从村庄逶迤到城市，楼群之间，稻田金黄，水域幽亮，绿地沉静，森林峥嵘，城市田园乡村，乡村田园城市，连成一片融成一片——一派“城在田中、园在城中”的现代田园城样貌。

我们登临的瞭望塔其实是有

名字的：江海之帆。江海之帆也是有寓意的：江海之畔，扬帆起航。立于高塔，极目远望，江海辽阔，潮涨潮落，城乡大地，万物生长，心宇也顿时辽阔。

我突然发现，这江海之帆，立起来是风帆，张开就是羽翼。它是可以扬帆出海的，也是可以展翅翱翔的。转念一想，它不已经飞起来了么？理想村，七十二家理想村，它已经飞起来了，已经飞出去了。理想飞出去，村庄飞出去，世界，就走进来了。

不然，我们怎么就朝它而来了呢！^{生态}

（景平，名李景平，山西省作家协会生态文学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



太仓自然行

□ 陈仓

七十二家理想村

阅兵台上的几门大炮
以生锈的方式在报着平安
火门里积满了雨水
那水清澈
我就在水里
蓝天白云也在水里
成了明天太阳升起的引信

黑洞洞的炮口已经
转化为一只只眼睛
它们瞄准的方向
和浏河入江的方向一致
和百川归海的姿势一致
落满弹痕和余晖的小岛
如今已成秘境
归巢的鸟儿叫成一片
谈论着今昔和晨昏的不同

遇难同胞名录，不忍翻看
刘阿四，吴进福
沈小妹，李祥云
好多人家已成绝户

没有找到自己名字的人
说明都是幸存者

前辈们抛洒的热血
是一种痛苦也是肥料
太阳是伤疤也是种子
种满了房前屋后
也种满了手心手背
长稻子也长绿树红花
稻子保持金黄
芦苇带着雪白
有了祥和的背景
每一根草都是风景

金色的田野中碧绿的池塘边
没有建寺也没有建庙
只建了黄墙黛瓦的新舍
有人驻守，胜过神仙降临
屋顶那袅袅升起的炊烟
才是人间最兴盛的香火

和稻子举案齐眉的
是一本书
红色封面的那一本

是同行者杨海蒂写的
 叫《走在天地间》
 而河清海晏的那一本
 是村民们自己写的
 他们在七十二家村中间
 添加了一个词——理想
 这是每一个村庄
 渴望共用的名字

郑和公园

朱棣赐你姓郑，叫你郑和
 而海风重新给你
 起了一个乳名叫浏河
 其实浏河是你起锚时
 慢慢收起的那根绳子

花费百六多年的时光
 在潺潺缓缓的流水中
 有人养出水蛭、蚂蟥和蜈蚣
 而你养出蚯蚓、蟾蜍和田螺
 和一个河清海晏的远方
 害虫和益虫，魔咒和祈祷
 其实并不是相伴而生的

你的身影投在岸边
 长成了垂柳和月桂
 长成了雪松和侧柏
 都是思念气息浓重

或者不易腐烂的植物
 有的可以宽慰乡愁
 有的可以打成棺木

你带走的是丝绸、茶叶和瓷器
 几百年了，你依然坐在船头
 时而凝目远望，时而低头抄经
 《妙法莲花经》被你抄进了骨头
 发愿书被你镌刻进了血液
 你带回的是一个平和的世界
 你和你的碑整整隔着一个大海

起航前的每一次驻足
 你的脚印，落地生根
 变成了一座庙，从此
 天妃宫内钟声袅袅、天灯不灭
 天妃宫外物阜民丰、吉祥一片

你的锚至今未落
 你以白云和闪电的方式
 千万次地回到源头
 重新开始，这就是浏河
 连接大海的一条脐带
 一直静静流淌的原因

长江口遐思

波涛汹涌的海水
 似乎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

盐是多余的
口渴了不能喝
因为太深不能照出自己的影子

我分不清哪一滴是姐姐
在上游泼掉的
哪一滴是郑和先生
从远方带回来的
更分不清一条潜水的鱼
与另一条跃出水面的鱼
在哪片波光里安下了家小
抛下去的锚
投出去的目光
和那些撒下去的骨灰
已经六百多年了
有没有长成美丽的水草

要排掉这一望无际的旧时光
光靠几片白云一个闪电还远远不够
谁能告诉我，与大海为邻
哪里才是归来的入口
哪里应该是决堤的出口

游沙溪

范仲淹背着双手，把自己
当成一滴水，压得低些再低些
把词语挑得干净些再干净些

他就是自己淘出来的七浦河的流水
瞿孝禎一直抬头看天
把身子藏得深些更深些
把目光放得远些再远些
他就是自己隐居其中的曲径通幽的巷子
凌云翼则捋着长须，把自己
当成一面旗子挂得高些再高些
把心脏当成兵器磨得亮些再亮些
他的封地就是枕河人家的炊烟与屋顶
舞者吴晓邦则带着云与雾，把身子困得
轻些再轻些，把自己的影子放得慢些
再慢些，他就是九曲回廊，小桥杨柳

我是来沙溪疗伤的一粒浮尘
在我贫血的时候请不要为我输血
输入沙溪的流水与清风就够了
如果我断臂，请不要为我疗骨
而是借用一下沙溪的雕梁画柱就够了
如果我不知归途，白日无梦，请为我
砌几块青砖铺几块绿瓦就够了
如果是夜晚，圆缺已无所谓
最好再配一轮月亮
我要用它照一照
透明的蛙声与蝉鸣

沙溪，这个看不见墓碑与神庙的
江南古镇，所有的身体
在这里都能继续生长
保持干净

如果可能，我这个来日不多的患者，我要以亲人的名义躺下
 哪怕躺成一丝青苔我也愿意
 我愿意孤苦伶仃地住上千年
 愿意把一石一鸟当成我的前世
 把一草一木当成我的来生
 把剩下的二十年时光
 最好交给这条
 天上的街市，时间的故乡

再游沙溪

在沙溪，河里的每一滴水
 都在自己动手，每一个春天
 都在自己孵化，像一只小鸟
 轻轻焐一下，江南就开始暖了
 轻轻暖一下，江南就开始飞
 轻轻飞一下，江南就开始荡漾
 轻轻摇一下，江南就进入梦乡

在沙溪，每一丝呼吸
 大家都保持一致
 亲近的杨柳，你绿了我也要绿
 砖砖瓦瓦，你醒了我也得醒
 小径与回廊，你弯了我也得弯
 你直了我也得直，地上地下
 开始交换身体，相互输血，融化

在沙溪，在别处失掉了那么多
 一下子被湿润的风全部找了回来
 有颜色，有鸣叫，有味道
 有郑和的锚，有壮士的刀
 有花鸟鱼虫，有飞禽走兽
 有大海的影子和蓝天白云的替身
 也有天地神灵
 整个古镇一千年后
 相互打量了一下
 就开始纷纷地怀孕了
 我念到的诗，我听到的歌
 我摸到的雕梁画柱与看见的炊烟
 全部都是妊娠的反应

在沙溪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一根草一滴水是没有性别的
 她们挺着腹部抬头看天
 充满乳汁低头看路
 它们用最最漫长的时间
 等着分娩，我这个诗人
 则在挑拣人间最美的词
 准备给每一缕阳光
 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闺房或者洞房就叫太仓
 血脉就姓陈，叫陈仓
 所有的亲人全叫小桥流水 生态文明
 （陈仓，诗人、作家）

七十二家村

□ 杨海蒂

到过苏州多次，却是第一次来太仓。从北京过来，太仓是“上海下一站”，从太仓回京，“下一站上海”。苏州下辖地太仓市，距上海仅半小时车程，离苏州反倒更远。

太，从“大”演变而来，极、最之意，可见太仓“仓廩实”到什么程度。苏州繁华，宋时已然，元时更盛，终成“人间天堂”之誉。这份富庶，在明初化为惊人的数字：苏州一府，负担了全国十分之一的税赋；而太仓一县，又为苏州分担了其中的一成。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长，加上元初运河堵塞，朝廷决定从海道南粮北运。富甲天下的太仓，有刘家港（现名太仓港）“居大海之滨，控三江之口，西翼吴会，南蔽松郡”，且“潮汐汹涌，可容万斛之舟”，天选为漕运和海运的始发港和集结地，得“六国码头”“天下第一码头”之美誉。这里也是被誉为“东方马可·波罗”的明代伟大航海家郑和的船队远航起锚地之一，成就了世界航海史上的传奇。

“城在田中，园在城中”的

太仓，有两千多条大小河道，最著名的河流为浏河。浏河枕江临海，自古为海防江防要塞和兵家必争之地。明代，浏河口北岸筑“刘河堡”，以抵御倭寇侵犯；清初，浏河口南岸又筑炮台；“民国”时期修建的江防碉堡，仅在戚继光阅兵台周边方圆5公里内就留存着17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第一枪就是在浏河打响；20世纪60年代，浏河镇作为大上海的战略屏障，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在江防要塞浏河建造了一座碉堡，是如今的七十二家地堡教育基地；20世纪70年代，解放军驻军部队官兵指导东海女民兵训练……凡此种种，彰显出浏河重要的战略地位。

浏河口的七十二家村，始建于明代，因修筑海塘的72户连成一片的原住民而得名，有着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美得如诗如画。在这个距离上海最近的太仓村落，在这个民宅与（上海的）高楼毗邻的古村，竟然触目皆是金黄的稻田！多少年了，这么大面积的稻田，这种金秋丰收的景象，只

存在于我的童年记忆里。

七十二家村东临长江入海口，拥有得天独厚的“江尾海头”地理位置。漫步于“长江最美江堤”，驻足于长江水面最宽阔处，目光顺着“滚滚长江东逝水”，隐隐约约看到浩渺水域中的崇明岛。远眺长江与东海交汇处，几艘驳船与拖轮正缓缓前行。

看到文艺青年模样的游客纷纷在一座“招牌”旁留影，我凑上前去。原来，江边立了一块碑，上书“江风阵阵，涛声隐隐”。这句话来自余秋雨先生《霜冷长河》中对七十二家村的刻画：“北窗外是一道很高的长堤，长堤外是浩阔的长江，往东不远，有一个古老的阅兵台，是戚继光留下的遗迹；往西不远，是郑和下西洋的码头所在。江风阵阵，涛声隐隐……”此处现已成为网红打卡地。

经过多年的生态治理，七十二家村已构建出集“稻田、果林、花海、湿地、芦苇荡、水杉林”于一体的复合生态系统，成为长江流域难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样本。周末和节假日，周边

的江浙人，尤其是上海人，若想逃离城市的喧嚣，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往往首选七十二家村生态游。

坐上“江海号”小火车，晃晃悠悠穿过稻田、花海、果林、芦苇荡，穿越民居、古镇、河岸、江堤，闻花香、听鸟鸣、观浪涛、看云飞，仿佛抵达了绘本里的童话世界。

跳下小火车，竟然看到“上海三联书店”，有些惊喜，有些惊奇。到底是江南繁华地啊，一个村庄就能拥有一家规模不小的书店。原来，这是七十二家村联合上海三联书店打造的“稻田阅读”特色书店，其造型匠心独具，

取“海浪+稻浪”之形，寓“风物满仓”之意。屋顶是阶梯式座椅，我们围坐于此，“喜看稻菽千重浪”，“稻花香里说丰年”。端着店里的手作咖啡，我在一排排书架前转悠，发现有两本拙作《走在天地间》，开心地喊了起来，正想买下作纪念，被同行的著名生态文学作家李景平先生捷足先登，他自留一本，另一本送给俊姑娘。

江畔看海，田边读书。七十二家村真是与众不同。

与杨家宅相遇，给了我另一份惊喜。这个七十二家村的“村中村”，家家白墙黛瓦，户户树环水绕，村民皆姓杨——追根问

底，与我祖辈确有渊源。

日暮时分，炊烟向晚，七十二家村犹如一支田园牧歌；夜色降临，七十二家村“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上海三联书店灯火璀璨，通体发光。

新时代，七十二家村有了新名称：七十二家理想村。既有江海之雄，亦有南国之秀；既有文化之盛，犹有工事之威；既有历史之深，也有生态之优；既有自然之境，还有城市之便；既有田园之美，又有时尚之新……美好如斯的七十二家村，的确是人们理想的出游地和向往的安居地，它已经留下了我的心。[\[插图\]](#)

（杨海蒂，作家）



“稻田阅读”特色书店

从径山至杭州

□ 叶梅

从浙西天目山下来到径山，百余里路犹如一幅不断延伸的山水长卷，苍翠的山峦引发人许多深思。终究有些不舍山上那些参天的古树，人们来来往往，而大树们却始终一动不动，以无穷的毅力生长在这寂静的山林里。

那些被时光宠爱的古树，过去曾因人们的贪婪而一次次折损，令人心痛。如今在人们的呵护下，一些老树枯干上发出了新枝，由现代科技电子眼忠诚守护着。树木亦有感知，它们舒展着枝杈，每一片叶子都溢出新绿。从这些伫立的大树旁边经过时，仿佛一下子穿越千年，就在树下与曾经的时光相遇，又倏忽间白驹过隙，回到眼前。

沿着山路蜿蜒而下，耳畔似乎还回荡着李白“伊昔升绝顶，俯窥天目松”的诗句。车窗外，层峦叠嶂渐渐化作流动的绿色天幕，当地文友素红引我们驶向径山。素红本是径山的姑娘，少时种茶务农、读书，而后进入城市，靠着勤奋打拼而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十年前她脱掉高跟鞋，抹去口红，回到径山，重新侍弄起茶园。

她说：“我现在是一个茶农。”她回到径山的那年，我曾闻

讯而来，看到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小桥边破旧的农舍、河里堆积着的泡沫垃圾，便为她能否待得久而暗暗担心。时隔十年，眼前的径山竟已焕然一新：一条秀气的柏油马路，如黑色的绸带缠绕于山间；绿意层叠的青山与天目山有所不同，山上不仅有浓密的树木，还有一片片茶园、果园；一路走来，可见被压弯枝头的柿子树，果实金红亮眼，像一个个小灯笼，高挂在路边。

过去这山里曾有一些突兀的别墅，现在都已消失。一问素红，的确有那么些年，径山差点被城里的资本吞噬，他们在径山最美的地方搭建起一幢幢洋楼甚至宅院，凌乱的东一幢西一幢，破坏了径山的山体和生态，当地百姓只有恼恨。素红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雷霆之势，抚平了这些伤痕，拆除违建的轰鸣，成了最动听的乐声。即便是当地有些村民自己的房子也被拆了，受了损失，但也心甘情愿。

曾经办过一家大型农家乐的阿毛，开车带我们去看他过去的农庄。来到一片草木丰茂的山地，阿毛指点着说：“这里原来就是我的农庄，好几幢楼呢。为建这个几乎耗了我所有的积蓄，有民

宿有餐饮，生意很红火。但后来说是违建要拆除，要还山林以绿色，我没说多话，拆就拆吧。现在倒也好，省却了我许多烦恼，我安心种茶，闲时喝茶，日子过得比以前轻松多了。”

他说着，咧嘴一笑。

素红的家有所不同，那是她从小长大的家，家中还有老父母，她只需对老宅进行改造。她将原来的土平房改造成了三层小楼。素红是一位书法家，还写诗。她用自己的书法装扮起了这所宅院，叫作素红书房。第一层是客厅兼书屋，墙上有她写的《径山赋》。楼上是卧室和客房。小楼侧边有一个小水潭，潭边有一棵400多年的香樟树，树下摆着休闲的桌椅，常有乡邻来，坐着一起喝茶。

喝的是她们自己种的茶。正如她在《径山赋》里所写：“况夫灵山毓秀，渌水含英，蕙若暨芝兰并茂，芳苓与瑞树同生。曩者法钦肇基，植茶数株，赖夫膏壤滋孳，雾露涵菁，遂千遂万，蔓衍山中……”

我坐在楼前，细看她写的这赋，不禁笑道，“素红这赋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这些年种茶种出来的。”从前也读过她写的诗，却都不如这个，看来还是有感而

发的好。若没有起早贪黑地上山育茶、采茶，又亲手制茶、品茶，哪来这些入心的体验与感悟？

灵秀的山峰孕育出钟灵毓秀的景致，清澈的流水蕴含着天地精华。蕙草、杜若与芝兰等香草一同蓬勃生长，珍贵的花卉和祥瑞的树木共同繁茂。素红说径山茶是从前的法钦禅师栽种的，经山间云雾与露水润泽，茶树不断增多，在山中蔓延生长。人们在谷雨时节采摘鲜嫩的茶芽，将其储存在精美的罐子里；再汲取双溪的泉水，用精致的炊具烹煮；之后在澄澈碧绿的茶汤和氤氲的茶香之中领悟丝丝禅意。

夜宿径山，喝着素红亲手泡制的径山茶。小小的青瓷茶碗上，有苏轼留下的“我昔尝为径山客，至今诗笔余山色”。我不由地想，在这自带禅意的径山，归乡重耕的素红，定能为这茶写出更多的诗意。

从径山驶向杭州，似一场从田园诗画到人间烟火的奇妙过渡。沿着杭长高速飞驰，窗外的景致悄然变换，墨绿的山峦渐渐隐退，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现代建筑与广袤田园的相互交错。华灯初上，城市的轮廓在天边若隐若现，被渐渐淡去的晚霞晕染成金红，在前方诱人地铺陈。

从径山乡间至杭州湾，田园诗意与城市繁华并不遥远。

住进杭州一家文华酒店，看到房间里有一方小小的提示：“为节约资源，请把能继续使用的毛

巾挂起来”，让人心中一动。常常是这样一些看似微小但却与人息息相关的细节，显示出一个地方一些人的良苦用心。

稍后从文华酒店出来，沿着马路信步走去，发现附近一处花园的外墙上，贴着一些“助老好邻居”的宣传牌。俯身看那些文字，有一张上面写着：“虞莲娣，是石灰桥新村的楼道长、居民代表，也是‘邻里守望’的志愿者。多年来，她常常跑遍三个单元的近50户居民家庭，有时做一户居民工作，需要上楼下楼跑上几趟。照顾老人，解决纠纷，收集意见等，她腿脚骨关节不太好，但她一直坚持。”

旁边还有十多位的介绍，看那牌子依次写着莫锦川、江玲、曹海跃、罗卫平……都是乐于助人的好邻居。夜色中，字迹渐渐模糊，但那些陌生姓名、平凡小事却在夜色中自带光芒，打动着我们。

距离酒店不算远的是东河。它宛如一条碧绿绸缎，纵贯杭州老城东部，南承钱塘江，北入大运河。东河开凿于五代，全长仅4公里，历史上却是连接大运河与钱塘江的重要通道，堪称杭州人家门前的河。旧时酒、油、盐、酱、醋等物资的运输全靠这条河，是祖祖辈辈杭州人的生活所系。河上始建于宋代的坝子桥古韵犹存，被称为“东河第一桥”；宝善桥、广安新桥、太平桥、菜市桥等一座座桥梁，像一本本摊开的书，记载着杭州深处的故事。

这座古老秀雅的城市，正涌动着21世纪的新科技浪潮。从良渚文化的玉琮图腾到南宋官窑的冰裂纹理，从丝绸之府的经纬交织到龙井茶香的氤氲千年，都镌刻着这座城市在不同时代对创新与美的追求。杭州古来书院林立，学风兴盛，早有广纳四方商客、汇聚多元文化的传统，现又以开放的胸怀接纳全球科技人才与创新理念，打造人工智能发展的沃土，吸引了无数外来的年轻人安居创业。

据媒体报道，浙江杭州在高科技领域成果丰硕。在数字技术方面，杭州是“数字经济第一城”“互联网之都”，打造了城市大脑，从“数字治堵”拓展到交通、医疗等11个领域、48个应用场景。在航空技术领域，天目山实验室发布了“天目山系列”最新科技成果，包括新型无人机和未来载人飞行器。在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来自杭州宇树科技的16台Unitree H1机器人身着喜庆的花袄，手持鲜艳的红绢，带来创意融合舞蹈《秧BOT》，惊艳了全球观众。这是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也是新一代科技工作者人生与梦想的融合。世界知道，从这些机器人的精彩表演中，能看到今天的中国所展现的强大实力和无穷创造力。

从乡间到杭州，浙江的城乡如此和美，又如此浪漫跳跃。[\[插图\]](#)
(叶梅，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九届主席团委员，中国散文学会会长)

春城生态诗： 那些滇池畔与青山间的昆明故事

□ 一凡

清晨六点，海埂大坝的风还带着滇池特有的湿润，张叔已经把装着鸥粮的帆布包挎在肩上。他的胶鞋踩过晨露打湿的木栈道，咯吱声惊飞了几只停在栏杆上的红嘴鸥——这些白色的“小家伙”扑棱着翅膀，绕着他飞了两圈，像是在打招呼。“今年来得早，比去年多了起码两百只。”张叔掏出磨得发亮的笔记本，在“2024年越冬红嘴鸥记录”那页添上一行数字。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和鸥鸣混在一起，成了滇池边最早的晨曲。

我站在大坝尽头，看着朝阳把滇池染成金红色，水面上的红嘴鸥像撒了一把碎雪，时而俯冲啄食，时而掠过水面。远处的西山睡美人轮廓清晰，山腰的云南松在晨光里泛着深绿。这是昆明最寻常的清晨，却藏着这座“春城”最动人的生态密码——从滇池的碧波到轿子山的林海，从翠湖的鸥影到盘龙江的绿岸，生态文明理念已融进昆明的每一寸土地，长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模样。

一、滇池清 母亲湖的重生故事

张叔守了滇池二十年，最清楚这片湖的“脾气”。“以前哪有这么多鸥？”他指着大坝对面的斗南村方向，“20世纪90年代，滇池里全是蓝藻，风一吹满湖腥臭味，鱼都死光了，红嘴鸥好几年没来。”那时候，张叔还是滇池边的渔民，网里捞上来的不是鱼，是黏糊糊的蓝藻。后来渔船被收了，他成了滇池湿地的巡护员，一守就是十五年。

我们沿着环湖东路往南走，没多远就到了捞鱼河湿地公园。木栈道两旁的水杉已经红透，水下的苦草和狐尾藻长得茂密，偶尔有几尾鲫鱼从根须间游过。“这些都是十年前种的水生植物，专门吃蓝藻的。”张叔蹲下来，拨开水面的浮萍，“你看这水，现在能看到水下一米多深，以前浑得像酱油。”

湿地公园深处，几个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正划着小船捞水草。“他们是‘滇池美容师’，每天

要捞几十吨水草和蓝藻。”张叔说，除了人工清理，滇池还建了二十多个水质净化厂，把周边的生活污水都处理干净了才排进湖里。现在的滇池，水质已经从劣V类提升到了IV类，部分区域达到了III类，不仅红嘴鸥年年准时来，连多年未见的金线鲃、滇池银鱼也回来了。

斗南村的变化，是滇池治理最好的注脚。以前，斗南花农种玫瑰要用大量化肥，污水顺着沟渠流进滇池。现在村里搞起了“生态种花”，处理过的滇池中水灌溉，肥料换成了有机肥，花瓣落了还能堆肥。“你看现在的斗南花市，不仅花好看，周边的河水也清了。”张叔指着花市旁的小河，岸边种着美人蕉，几只白鹭正站在石头上捕鱼。去年，斗南的鲜花通过中欧班列运往欧洲。花农们说：“滇池清了，我们的花才卖得更远。”

初冬的滇池，总是热闹的。海埂大坝上，老人带着孙子喂鸥，年轻人举着相机拍鸥群，志愿者

们分发着“文明观鸥”的小册子。张叔的笔记本里，记满了红嘴鸥的故事：“2018年，有只红嘴鸥翅膀受了伤，我们养了半个月才放回去；2022年，发现了三只戴环志的鸥，是从西伯利亚来的‘老朋友’。”他说，滇池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所有昆明人的母亲湖，守护好它，就是守护好昆明的根。

二、轿子山绿

乌蒙山深处的生态答卷

离开滇池，我们驱车往东北方向走，四个小时后，轿子山的轮廓出现在眼前。初冬的轿子山，山顶还留着残雪，山腰的云南松却依然翠绿，像是给大山披了件绿外套。山脚下的转龙镇，李姐正带着几个游客认植物：“这是云南松，松果能吃；那是高山杜鹃，春天开的时候满山红；千万别碰那个，是有毒的箭竹。”

李姐是土生土长的转龙人，以前靠砍树卖钱过日子。“那时候山上的树快砍光了，一下雨就滑坡，地里的庄稼全被埋了。”2015年，轿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政府组织村民种树，李姐第一个报了名。最初的日子不好过，华山松苗种在石缝里，要背水去浇，有时候一趟要走两里山路。“现在好了，树长大了，雨水存住了，地里的玉米也收成好了。”李姐指着远处的山林，“你看，那片松树林是我们2016年种的，现在都有碗口粗了。”

轿子山的生态变好，不仅留

住了树，还留住了动物。去年，保护区的生态学监测仪拍到了黑熊、小熊猫，还有多年未见的血雉。“以前上山，只能看到几只麻雀，现在走在路上，能听到画眉叫，偶尔还能看到松鼠从树上跳下来。”李姐说，现在村里搞起了生态旅游，游客来爬山、看雪、认植物，村民们开起了民宿，卖起了野生菌（人工培育）和高山蜂蜜，日子比以前富裕多了。

我们跟着李姐往山上走，路边的溪流清澈见底，水里的石蛙偶尔跳一下，溅起细小的水花。“这条溪是转龙镇的饮用水水源，以前因为砍树，溪水又浑又少，现在水多了，还能养鱼。”李姐蹲下来，掬起一捧水，“你尝尝，比矿泉水还甜。”山顶的轿子仙宫，雾气缭绕，钟乳石上挂着水珠，游客们小声惊叹着大自然的神奇。李姐说：“以前这里没人来，现在周末想来都要预约。大家都说，轿子山的空气能洗肺。”

轿子山的生态变化，是昆明山区生态修复的缩影。如今，昆明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52.6%，比十年前提高了8个百分点。从东川的泥石流治理，到禄劝的退耕还林，再到寻甸的草原修复，昆明的大山正在慢慢变绿，而生活在山里的人们，也过上了“靠山养山”的好日子。

三、春城暖

街巷里的自然诗意

从轿子山回到昆明市区，翠

湖公园正是热闹的时候。王阿姨带着三岁的孙子，坐在湖边的石凳上喂红嘴鸥。“我小时候就在翠湖喂鸥，现在带着孙子来，这是我们昆明人的习惯。”王阿姨手里的鸥粮是专门买的，“不能喂面包，对鸥不好，这鸥粮是玉米做的，有营养。”

翠湖的变化，王阿姨看在眼里。“以前翠湖的水有点臭，湖边的柳树也少。现在你看，水清了，柳树多了。还有荷花池，夏天的时候满池荷花，可好看了。”她说。现在翠湖边上建了“生态浮岛”，上面种着水生植物，能净化水质，还能给小鱼小虾当窝。湖边的“观鸥屋”里，放着望远镜和红嘴鸥的科普资料，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怎么保护红嘴鸥。

盘龙江是昆明的“母亲河”，以前也是条“臭水沟”。现在的盘龙江，两岸种满了蓝花楹和三角梅，春天蓝花楹开的时候，整条街都是紫色的，像童话世界。傍晚时分，市民们沿着江边散步，有的在跳广场舞，有的在打太极，还有的在给水里的锦鲤喂食。“以前没人敢靠近盘龙江，现在每天都要来走一圈。”住在江边的陈大爷说，政府还在江边建了“生态步道”，用的是透水砖，下雨的时候不积水，还能补给地下水。

昆明的口袋公园，是藏在街巷里的惊喜。在篆新农贸市场旁边，有个不到一千平方米的小公园，里面种着香樟、桂花和山茶花，还有一个小小的生态水池，

里面养着睡莲和小鱼。“以前这里是垃圾堆，现在变成了公园，买菜累了就来坐会儿。”经常来这里的张阿姨说，“公园里还有‘自然角’，放着放大镜和动、植物标本，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观察蚂蚁、蝴蝶，了解大自然。”

现在的昆明，到处都是绿色。小区里的绿化带种满了本地植物，学校里的“生态菜园”让孩子们体验种菜的乐趣。就连写字楼的屋顶也种上了多肉和吊兰。“昆明是春城，就该有春城的样子。”这是市民们的共识，保护自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天的生活——给红嘴鸥喂一次鸥粮，给路边的花草浇一次水，少用一个塑料袋，都是在守护昆明的美。

四、共生谣 春城永远的生态诗

从滇池的红嘴鸥到轿子山的云南松，从翠湖的荷花到盘龙江

的蓝花楹，昆明的每一处风景，都在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有张叔这样的巡护员，用二十年守护滇池的碧波；有李姐这样的村民，用双手把荒山变成林海；有王阿姨这样的市民，用日常的行动守护身边的自然。

冬天的昆明，红嘴鸥如约而至，海埂大坝上满是欢声笑语；春天的昆明，蓝花楹盛开，街巷里飘着紫色的浪漫；夏天的昆明，滇池的荷花满池，翠湖的柳树成荫；秋天的昆明，西山的枫叶红了，轿子山的野果熟了。这座城市，四季常绿，四季有景，不是因为运气好，而是因为每一个昆明人都在用心守护。

“滇池清，昆明兴；青山绿，春城美。”这是昆明人常说的一句话。生态文明建设，不是遥不可及的大事，而是每个人的小事——少扔一片垃圾，多栽一棵树，保护一只小鸟，都是在为

昆明的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如今的昆明，不仅是“春城”，更是“生态城”，这里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人更亲。

夕阳西下，我又回到了海埂大坝。张叔正在收拾鸥粮，红嘴鸥们陆续飞回滇池中央的小岛，准备过夜。远处的西山，被夕阳染成了金色，滇池的水面波光粼粼，像撒了一把星星。这一刻，我忽然明白，昆明的美，不仅在于四季如春的气候，更在于人与自然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温情。

这温情，是红嘴鸥与昆明人的约定，是滇池与斗南村的共生，是轿子山与转龙镇的相守，是每一个昆明人对家乡的热爱。而这正是生态文明建设最动人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改变，而是细水长流的守护，是万物共生，是岁月静好，是春城永远的生态诗。凌琦

（一凡，本名唐玉清，自由撰稿人）



滇池

鹤栖沂河源

□ 李宁宁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固执地认为，《蒹葭》里的那条河，就应该是眼前螳螂河的模样——波澜壮阔、浩浩汤汤。气势小了，怎能装得下诗人满腹的惆怅？

螳螂河，因从螳螂崮山脚流过而得名。对，就是《水经注》里“沂水又东南，螳螂水入焉。水出鲁山，东南流，右注沂水……”的那条河。《辞海》和江苏一些地方史志均称此河为沂河源头，我的家乡沂源县也因此得名。

螳螂河从鲁山之阳一路顺流而下，将沿途的小溪旺泉揽入怀中，过村庄，经城镇，穿县城，看到炊烟袅袅的地方，歇一下脚再走；闻到瓜果飘香的地方，歇一下脚再走；听到车水马龙的声音，也歇一下脚再走。盘山绕崮，走走停停，一会儿走成个“丫”字，一会儿走成个“几”字，艰难跋涉27公里后，于城区南部的埠下村汇入沂河，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沂河之旅！

螳螂河在县城的时光短暂却不失光芒，依河而生的沂河源省级湿地公园成了“山东屋脊”上的绿色明珠。站在螳螂河大桥，只一眼，你就会被那铺天盖地的

绿所震撼。两岸站满了垂柳，如舒卷在半空中的绿纱。河道里的芦苇密密匝匝，从眼前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与远处的青山相接，像饱蘸墨汁的画笔，将天地都涂抹成一片醉人的绿。芦苇在烈日下泛着油光，那是大自然在阳光下一挥而就的篇章。微风过处，掀起层层叠叠的绿浪，鸟鸣声在绿浪里此起彼伏。

由此我一厢情愿地相信，《蒹葭》中的那条河，就应该是眼前螳螂河的模样。那个两千多年前佚名的诗人，肯定会时常伫立岸边观芦听鸟，抑或从河东到河西寻觅“伊人”。离他不远处，有人在撒网捕鱼，有人在淘米浣衣。在他眼里，这条长满芦苇的河，便是一处可寄情、可抒感的绝佳场所。

这条河也是我欣赏美景的绝佳场所。我居住的小区，就在螳螂河西岸。螳螂河的鸟飞鱼跃让我痴迷。伏身看水，白云在水里浮动游走，水草下是成群结队的小鱼，如同天空成群结队的麻雀，一霎一个队形，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顶着个大红脑袋的黑水鸡则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双大脚丫子走得鬼鬼祟祟，稍

有风吹草动便连滚带爬地逃窜，飞不高也飞不远。

一小群水鸟从芦苇丛里钻出来，发出“可、可、纠、纠”的叫声。那是人们俗称的“王八鸭子”，它们属于“坐地户”，逮鱼捉虾毫不含糊，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尾羽在碧青色的涟漪里划出梵文般神秘的纹路。后来才知道这个像毛球样的家伙学名叫小鸊鷉。育雏时，鸟夫妻会把孩子驮在背上，几个小脑袋不安分地从鸟爸鸟妈的翅膀下伸出来，又懵又萌，好奇地打量着新世界。

最有辨识度的是冠鱼狗，也是摄影师最难拍到的鸟。摄影师赵兴举为了拍它，蹲在螳螂河边连续打卡42天。我看过照片，第一次从黑白两色里感觉到惊艳——黑白条纹头冠高高挺起，像印第安酋长的羽冠，每根竖起的羽毛都在表明态度：“我很不好惹。”赵兴举说，冠鱼狗又称“花斑捕鱼郎”，个头小、胆子小、飞得快，对栖息环境要求高。要拍到它得早上四点多赶到拍鸟点，五点之前做好准备工作。能不能拍到，能不能拍好，就要端着技术看缘分了。

螳螂河里最常见的是鹭鸟。

白鹭、夜鹭、池鹭出镜率较高，最优雅的当数白鹭。有时一只孤立水边，像古代怀才不遇的文士，颇有“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味道；有时两只深情对望，然后打开丝状蓑羽，旋转，抖动，起舞，向对方表达着爱慕之意；有时几十只从天边飞来，是来自不远处的悦庄镇张良村。

2024年春天，沂源县首次发现大型鹭类集中繁殖地，200余只鹭鸟在张良村安家落户。清晨，数十只白鹭排成“人”字，飞出张良村，去往湿地、田野或河滩；傍晚，它们像放学的小朋友一样闹哄哄地排着队回家。回家也不急于归巢，或站在树冠上梳理羽毛，或高谈阔论叽叽喳喳。不远处的村庄，炊烟升起，“咕咕咕”的鸡鸣声中，有人“沙沙”扫着天井，电视机里播音员抑扬顿挫：“深意不只在山水，更在绿色变革间……”

多么热闹啊！热气腾腾的日子谁不喜欢呢？

曾经，螳螂河是死气沉沉的。她犹如一个被肆意凌虐的少女，日日夜夜地哭泣，哀哀戚戚地哭诉——

20世纪90年代，河砂价格上涨，私挖滥采河砂现象时有发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雪上加霜的是沿河又出现了私搭乱建。河滩成了垃圾场，生活污水、工业污水肆意横流。螳螂河变得千疮百孔，河水没了，树木没了，

砂没了，鸟没了，鱼没了，生机也没了，只有垃圾。河道里一堆一堆的垃圾，小山似的，臭气熏天。

幸运的是，人们听懂了她的哭诉。

2003年螳螂河治理工作启动，拆除沿河违建、平整河道、整修河床、治理污水、修复湿地、搭建公园……2007年，沂源县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关停了当时作为支柱产业的造纸厂、水泥厂等，对皮革厂、白酒厂等排放大户进行了搬迁，为生态环境治理夯实了基础。这条苦难的河，开始复活，不仅活了过来，而且更加生龙活虎了。

如今的螳螂河非同凡响，创成了省级美丽幸福河湖。虽然“行政级别”只是一条小河，但27公里的长度、平均200米的水面宽度、187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足以说明它的声势毫不逊色。有385种植物资源、252种动物资源，一条小河所聚拢的蓬勃生气，丝毫不输大江大河。夕阳西下，晚霞染红半边天，也镀红了河面。苍鹭伸长脖子，穿过滑落的红日，“呱呱”叫着，散入芦苇。窗后的灯次第亮了起来，小城也缓缓走进夜色中，大桥、流水、高楼大厦的诗意扑面而来。月色渐浓，与灯光交相辉映，河面如锦缎，波光如碎金，丝竹和着鸟鸣蛙声，岁月一片静好。

河小，气势足！同样，城小，气魄大！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指引下，小县城入选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绿化模范县、国家园林县城等，绿水青山也成为沂源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的最美底色。“中国矿泉水之乡”“中国铝都”等名片吸引了年产6亿升青岛啤酒项目落户；“沂源红”富锶苹果、富锶矿泉水等富锶产业的品牌价值达149.3亿元；完成全省首单水土保持碳汇交易；打造沂河生态景观带沿线14处国家A级旅游景区，带动发展“一村一业”项目1200多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在沂源越走越宽。

黎明的风吹向螳螂河两岸，金色的阳光铺满了水面。鸟儿从行道树中探出头，“咯吱”“呱呱”“呵呵”的鸟叫声连成一片，正在慢跑的我像老友一样跟它们打招呼，它们则毫不迟疑地回我一个又一个后脑勺、小尾巴。经过南麻大桥，抬头间，河上掠过一群白鹭。朝霞穿过鹭身，把它们的素衣染得金红透明。又一群燕子翩然而至，在河面上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像在表演空中芭蕾。一舞结束，谢幕，飞回岸边的垂柳。我的视线忽然被一只白色大鸟吸引了去。

——那……那是白鹭？不对！白鹭没有黑色的尾翼！

那只大鸟立在水边，有着雪白的羽翼和红色的大长腿。它一动不动，如大侠般孤傲、淡定、机警，身后是成千上万根随风摇

曳的芦苇。我激动得大气也不敢喘，拿起手机，镜头里的那只大鸟一条腿缩回腹下，长颈微曲，后仰，形成优雅的弧度。我拍下优雅的它，以及水中晃动的长长的白色倒影。

我把图片发给同事崔丁文，她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多年，遇到不认识的动植物就向她询问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很快，她打回了电话，急切又兴奋：“你在哪里拍到的？鸟还在不在？附近还有它的同伴吗？图片不是很清楚，大约是东方白鹳。它是少见旅鸟，鹳科鹳属大型涉禽，属于国际濒危物种，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鸟中国宝’的美誉。咱林业保护发展中

心 2019 年 5 月曾救治过一只左腿受伤的东方白鹳。这只可能是在迁徙途中觅食时落单了，我们会持续关注的，也会发动野生动物保护网格员、志愿者对各自辖区内的水库、河道、山林进行巡查……”

是东方白鹳！居然是东方白鹳！

我无比振奋。东方白鹳的到来对于螳螂河意义非凡。这种世界濒危珍禽，曾是东亚地区常见的鸟类，但因非法捕猎、环境恶化等因素种群数量锐减。沂河源湿地能招来东方白鹳，不就是因为沂源县的环境越来越好，螳螂河越来越清澈的缘故嘛。县政府官网上说，沂源县坚定实施“生

态立县”战略，全面落实“林长制”“河长制”“湖长制”“田（山）长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全力推进全省首个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加快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涵水于地、涵水于林草。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达到 66.13，位列全省第一方阵。沂源县也获得省级河湖长制工作激励县、省林长制工作成效明显县、省生态文明强县、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一系列荣誉。东方白鹳不看政府官网，它们不知道沂源所拥有的“六美特质”，也不知道沂源县所取得的荣誉，它们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它们对环境的要求近乎苛刻，但凡一样不符合它们的标



白鹭群戏

高鸿生 / 摄

准，都无法让它们驻足。经过与崔丁文交流，我才知道作为旅鸟的东方白鹳在沂源县已经停下了脚步，鲁村镇、张家坡镇、石桥镇都发现了东方白鹳筑巢育雏的身影。为此，县里有关部门成立了护鸟志愿队，定期巡查、投放食物、加固鸟巢，确保东方白鹳宝宝一睁眼就爱上脚下的土地。

沂河头鸟儿的故事，真是越讲越精彩！

每年夏天，摄影发烧友赵兴举最享受、最投入的事就是拍鸟。老赵在沂蒙山区摄影界很有名，他擅长用“长枪大炮”给鸟儿拍特写，最喜欢拍蓝翡翠鸟、虎纹伯劳、黄嘴白鹭等花里胡哨的鸟。麻雀、喜鹊之类灰头土脸的鸟，很少出现在老赵的镜头里。退休后，背着照相机到处拍鸟儿成了他的“工作”。他身穿迷彩服，头戴迷彩帽，把自己伪装得像一棵树。这棵“树”举着长焦镜头对准鸟巢，一动不动，任凭刮风下雨蚊虫叮咬，只为偷拍或者抓拍鸟儿们的私生活。这次为了拍摄蓝翡翠鸟夫妻，老赵已经在简易观鸟棚里蹲守了一个半月。拍鸟时间长了，老赵也成了半个专家，能把常见鸟或已拍过的鸟，从俗称到学名再到生活习性娓娓道来。比如戴胜又美又臭、煤山雀是“歌手”中的实力派、红尾水鸕的尾巴最会搔首弄姿、四声杜鹃天天说“光棍好苦”……老

赵谈起鸟儿来嘴碎得很，絮絮叨叨得像个老太太，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爱鸟，拍鸟，不惊鸟，更不能伤害鸟”。我敬佩老赵这样的摄影师。在他的镜头下，蓝翡翠鸟夫妻怡然自得、姿态优雅。他拍图片，我写文字，我们把“秀恩爱”的蓝翡翠鸟夫妻记录下来，发在了报刊上。老赵只对我提了一个要求：“文章别透露蓝翡翠鸟的具体位置，来看的人多了，会把它们吓走的。”我在心里嘀咕，大家稀罕都来不及，谁会舍得吓它们啊！但没敢说出口。

每年隆冬，白骨顶鸡便带着远方的记忆回到螳螂河。凭着基因的指引，沂河源头的这片湿地成了白骨顶鸡迁徙途中的专用食堂。作为国家“三有”，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保护动物，这些鸟儿仿佛不知道自己的“身价”：有些在水面上游来游去，荡起一圈圈波纹；有些在芦苇荡中晃来晃去，晃得芦苇东倒西歪；有些在水面附近觅食，也不嫌冻脚；有些贴着水面疾速飞行，激起长长的水花，引得围观人群一阵惊叹。刚出生的小白骨顶鸡隐隐察觉到，与它一样高兴的不只是兄弟姐妹们，还有那些站在岸边的人。他们轻手轻脚地站着，远远地看着，连惊叹都小心翼翼的，人人手上举着闪光的家伙，没有黑洞洞的

枪口，没有巨大的声响，只发出几声咔嚓，就放下了。

这里的“外来户”已经不止白骨顶鸡，远道而来的鸟儿越来越多，队伍不断壮大。后来的加入者与白骨顶鸡点头示意，然后走向各自的“领地”。每年从10月开始，陆续会有上万只候鸟路过山东，耐寒候鸟会留下过冬，另一部分则会停留1~2个月，待天气转冷后再继续南下。“外来户”越来越多，它们也不拿自己当外人，在湿地上空低低盘旋着，嘴里叽里呱啦，好像在问候先到的邻居，问候这里的每一块湿地、每一根芦苇、每一片收割完成的土地——“嗨！我们又来了，远行前先在这里热身一下！”然后，以最优美的姿态，拍打着翅膀，朝着欢迎它们的大地缓缓降落。它们不似过客，似归人。

这时的沂河源湿地公园，恰似一首大自然的交响曲。交响曲里奏出的是青山绿水间万物生灵尽享太平的欢畅。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远处，一群鸟儿腾空而起，在朝阳的光轮中姿态翩翩。它们的身下，是一望无际的绿；它们的头顶，是无边无际的蓝。在这绿与蓝之间，沂源正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一个关于重生、关于坚持、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李宁宁，中国自然资源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水色与茶烟

□ 张博

一、竹影

武夷山初秋的阳光不甚毒烈，金闪闪地洒在水面上，无数光斑时不时让人感到有点刺眼。竹筏转过弯，两岸的“红绿”便围拢过来。红褐色的山体陡峭，顶上覆着茂密的绿树。山不语，静观我们从它脚下经过。

撑筏的陈师傅五十来岁，看我一直握着林远的手，咧嘴笑道：“姑娘，坐稳了。九曲溪的水，不哄人，但也不亏待人。你待它老实，它就载你舒坦。”我撇嘴：“说得跟谈对象似的。”

陈师傅嘿然一笑，竹篙轻点岸边，竹筏便离了石阶，微微晃动。我脱了鞋，将脚探入水中。哎哟，凉！却极舒服。溪水从脚趾缝间滑过，似有人轻轻挠痒。林远这才抬头，眯眼望着溪水：“这水……真清。”确是极清。水底鹅卵石分明可见，青的、白的、带黑纹的，还有银梭似的小鱼穿梭其间。水流不急，缓缓推着竹筏前行，哗啦哗啦，声虽不大，却听得真切。

“这叫丹霞地貌。”陈师傅道，“红石头，绿帽子。”

林远忙记笔记，钢笔在纸上划拉作响。

我问：“这山，能长茶吗？”

“能。”陈师傅点头，“大红袍，

就长在那几棵老树上，岩缝里钻出来的命。”

“岩缝里？”我伸长脖子看，“那不缺土？”

“它不要土。”陈师傅笑了，“它要的是雾，是露，是石头里的矿物质。人觉得苦，它觉得甜。”

我咂咂嘴：“还挺讲究。”

竹筏又拐过一弯，水声忽小。前方一块大石横在溪中，水从旁绕过，慢得几乎不动。

“这叫‘金龟听法’。”陈师傅说，“传说古时有只千年金龟，游到这里，听山神讲道，听得入迷，就化成石头了。”

林远眼睛一亮：“民间传说！生态智慧！这得写进小说里。”

我小声嘀咕：“讲啥道？茶叶种植技术？”

陈师傅未理我，竹篙轻点石头，竹筏滑了过去。

水又急了。阳光斜照，水底石头如铺了层金箔。

我的脚仍在水中晃荡。忽有一条小鱼游来，啄我脚趾。“哎！这鱼还吃人！”我缩脚。

林远举着相机：“别动！别动！生态互动！珍贵画面！”

“珍贵什么呀！”我踢他，“它咬我！”

陈师傅回头：“它不咬，它

亲你。这儿的鱼没见过生人脚，好奇。”

我低头看，那小鱼又凑上来，尾巴摇摆，似在跳舞。

我笑了：“嘿，还挺热情。”

竹筏继续前行。山愈高，水愈绿。偶有鸟鸣自林中传出，白的、蓝的，一闪即逝。林远收了相机，掏出保温杯，拧开盖，茶香飘出。“你带茶了？”我抢过来，“大红袍？”

“武夷岩茶，中火。”他得意，“特意带的，等会儿在茶室，跟你们斗一斗。”“斗茶？”我嗤笑，“你那水平，斗不过人家卖茶小妹。”

“你懂啥。”他抿一口，“这茶，喝的是山场气韵。”我学他腔调：“喝的是山场气韵。”

陈师傅在前头笑：“你们城里人，喝茶喝出哲学来了。”“不是哲学。”林远认真道，“是生活。”

我未接话，望着水。水中映着山与天，还有我们的小小竹筏，如一片叶子。忽然想起什么：“师傅，这竹筏，天天走？”

“走。”陈师傅点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暴雨涨水，不停。”

“累不？”

“累。”他实话实说，“可这水，你不走，它也流。你走，它载你。不走白不走。”我点头。

竹筏又拐过一道弯。眼前豁然开朗，水宽山退，岸边几棵老樟树，树下摆着竹桌。

“到站了。”陈师傅收篙，“岩骨花香漫游道，从这儿走。”

我跳下竹筏，脚踩在石头上，凉丝丝的。林远背着包跟在后头。

“走吧。”我说，“找大红袍去。”他应一声：“走。”

二、茶香

我们沿石板路上山。路不宽，两旁是茶园。茶树不高，一排排绿油油的。有采茶妇女戴斗笠，弯腰摘叶，动作极快。

“现在还在采茶？”我问。

“秋茶。”林远懂一点，“武夷山，春茶秋茶都采。”

“那不累死茶树？”

“不会。”一旁传来声音。是个穿蓝布衫的女人，四十岁上下，手提竹篮。

“您是茶农？”林远问。

“种茶的。”女人笑笑，“我姓吴，村里人都叫我吴姐。”

“吴姐好！”我热情招呼。

吴姐点头：“你们去母树大红袍？”

“对！”林远赶紧说，“听说只剩几棵了？”

“六棵。”吴姐说，“国家保护，不采了。但茶种传下来了，市面上的大红袍，都是它的子孙。”

“那……还能喝到真味吗？”林远一脸求知欲。“能。”吴姐笑了，“茶树的命，在根里，在岩里，

在雾里。只要山在，水在，味就在。”我插嘴：“那为啥母树不采了？”“让它活。”吴姐说得简单，“人要喝茶，也要让树活。树活久了，才有灵气。”林远若有所思地点头。

吴姐看看天：“太阳要躲了，你们快去吧。看完茶，来我茶室坐坐，喝口热的。”“一定！”我痛快答应。吴姐提篮转身，身影很快消失在茶树后。

我们继续上行。路愈加陡，石阶一级级，爬得人喘。终于到一块平地。前立牌子：母树大红袍保护区。再往前是铁栅栏。栏内几棵老茶树，歪扭斑驳，如老人手背的青筋。“就这几棵？”我有点失望，“看着也不起眼啊。”“不起眼？”林远瞪我，“这可是茶中之王！”

“王也有老的时候。”我说，“你看它，都站不直了。”话音刚落，一旁穿制服的护林员走来。“游客同志，”他说，“请不要靠太近。这树，六百多年了。”“六百多年？！”我吓了一跳，“比明朝还早？”护林员点头：“从明初活到现在。以前每年采个一两，拍卖，能卖几十万。”“一两？！”我咋舌，“那不比金子还贵？”“金子没它香。”护林员说，“可现在不采了。让它安度晚年。”

我看着老树，忽觉它们可怜又了不起。活了六百多年，被人围着看，连叶子都不能摘。林远掏相机想拍照。护林员拦下：“不

能开闪光灯。对树有影响。”林远赶紧关了。我们就在栏外站着看。树不语，风吹过树叶沙沙响。

“你说……它知道我们来看它吗？”我小声问。林远摇头：“不知道。可它知道风，知道雨，知道这片山。”

我没再问。看了一会儿，我们转身下山。

天果然阴了，风也凉了。吴姐的茶室在半山腰，小木屋门口挂着布帘，写着“吴家茶坊”。

推门进去，暖烘烘的。炉上铁壶咕嘟冒热气。“来啦？”吴姐正摆茶具，“坐。”

我们坐下。她拿出紫砂壶和小杯。“先喝口暖的。”她倒水烫杯，动作麻利。热茶端上，琥珀色，香气扑鼻。我端起就喝，烫得直哈气。“慢点，”吴姐笑，“这茶，要品。”“品啥？”我吹气，“不就是解渴？”“解渴是粗喝。”吴姐说，“品，是听茶说话，只是你们年轻人没这个闲工夫。”

林远苦笑：“是啊，写稿、开会、应酬……忙得忘了自己姓啥。”“姓啥不重要，”吴姐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停下来，看看天，摸摸树，喝口热茶。”我点头：“有道理。”吴姐笑了：“没道理。这就是日子。”我们喝完一壶茶，天快黑了。风从门缝钻入，带着湿气。

“要下雨。”吴姐起身关窗，“你们住哪儿？”“生态示范区的民宿。”林远说。“不远，”

吴姐指路，“顺这条路下去，第三个岔口右拐，红顶房子。”

“谢谢吴姐！”我起身，“茶好喝，人更好。”吴姐摆手：“茶是山给的，人自己活的。”我们道别出门。

雨果然下了，不大，细密地打在树叶上沙沙响。我们打伞沿石板路下行。林远忽然说：“今天……没写一个字。”

“那咋了？”我问。

“我是作家啊。”

“作家就不能歇着？”我推他一把，“你整天写写写，人都写木了。今天看山，看水，喝茶，不比写强？”

他不说话，但笑了。雨中的山黑乎乎的，却能感到它的呼吸。水从石上流下，汇成小溪，叮咚作响。

民宿是二层小楼，木结构，院里种竹。老板娘是胖大姐，热情道：“来啦？饭菜热着呢，先吃饭，再泡脚，早点睡。明天爬天游峰，费腿。”我们应了。

饭是家常菜：竹笋炒肉、溪鱼炖豆腐、野菜汤。米饭是山里米，香。吃完，老板娘端来两盆热水，放了草药包。“泡脚。”她说，“祛湿，活血，明天腿不疼。”我脱鞋泡脚，热乎乎，舒服得直哼哼。

林远泡着脚，望窗外的雨：“你说……这山，这水，这茶，要是没了呢？”

“能咋没？”我甩脚，“国家公园，保护着呢。”

“可人要发展。”他说，“旅

游多了，人多了，垃圾多了，水还能这么清？”我愣了下：“那……那就管住呗。像陈师傅，像吴姐，像这老板娘，不都靠这山吃饭？他们能毁？”

林远点头：“是。靠山吃山，也得养山。”

“对啊。”我灌一口热水，“绿水青山就是他们的金山银山。这话不假。”

他笑了：“你倒会说。”

三、山顶

天未亮，外面就有动静。

我开门出去，问：“大姐，这么早？”

“早？”老板娘抬头，“这都六点半了！你们年轻人，睡得跟冬眠似的。”

“我们咋儿走了好多路，”我揉眼，“累。”

“累也得早起。”老板娘说，“山里规矩，日出而作。你看那雾，再过一小时就散了，拍照最好。”

我抬头，果然山腰缠白雾，如纱巾。

“您天天扫？”

“扫。”老板娘点头，“落叶，鸟粪，小树枝。不扫，客人踩着脏。”

“不雇人？”

“雇啥。”她笑，“我男人在茶园帮忙，儿子在镇上读书。家里就我，闲着也是闲着。”

“不累？”

“累。”她实话实说，“可这院子，我扫干净了，客人看着舒服，

住得踏实。他们舒服了，下次还来。我这小生意，就活了。”我点头。

她扫完直起腰：“去洗漱，早饭马上好。”

我和林远洗漱完，早饭上桌：米粥、咸菜、煎蛋、烤红薯。

“没肉？”林远问。“早上清淡。”老板娘说，“爬山耗力气，中午补。”我们吃得香。饭后，老板娘递来两个布袋，说：“路上渴了，装水。”我接过：“您想得真周到。”

天游峰在山的另一头，得先坐景区电瓶车。车上人不少，有老有少。导游拿着喇叭：“……天游峰海拔四百零八米，但台阶一千八百二十八级，号称‘武夷第一险’……”我听着就腿软。

林远却兴奋：“一千八百多级，正好锻炼！”“你锻炼，我受罪。”我嘀咕。

车到山脚，我们下车。抬头看，山直拔上去，石阶如灰线缠在山腰。

“走不走？”林远问。“走呗。”

我叹气，“来都来了。”我们开始爬。起初还好，石阶平缓，两旁树木葱郁，鸟鸣欢快。爬到三百级，我喘上了。“歇会儿。”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林远还站着：“你太虚了。”“你才虚！”我瞪他，“我背包，你爬山，公平吗！”“背包不重！”他辩解。“重不重你心里有数。”我掏出水壶喝水。

水是老板娘给的，温的，喝下舒服。歇五分钟，继续爬。越

往上，台阶越陡。有的地方得手脚并用。“哎哟，这哪是爬山，这是上刑。”我扶栏一步一挪。林远在前头，回头笑：“快到半山亭了，加油！”“你再笑，我扔水壶砸你。”我骂他。

他赶紧闭嘴。终于到半山亭。小木棚卖水、冰棍、纪念品。我冲进去买瓶矿泉水，拧开就灌。“慢点！容易呛。”林远拦我。

“呛死也比渴死强。”我一气喝半瓶，坐下腿直抖。卖水大姐递来湿毛巾：“擦擦汗，别着凉。”“谢谢啊。”我接过擦脸。林远去问路：“到顶还有多远？”“四百级。”大姐说，“慢慢爬，别急。”“四百？！”我一听就炸，“还有四百？！”“小姑娘。”大姐笑着说，“山不跑，你急啥。你慢慢爬，山也慢慢长。爬到顶，风景不会少你的。”我愣了下：“山也慢慢长？”“长啊。”大姐指岩壁，“你看那石头，一年长一层青苔，十年长一棵树。山比人有耐心。”我看岩壁，果然青苔绿绿，还有小树从缝里钻出。“有道理。”我说。大姐笑：“没道理。这就是山。”我们歇够继续爬。这四百级反而不那么难了。我知道它就在那儿，急也没用，就一步一步踩实。

终于到顶了。山顶是平台，围着栏杆。放眼望去——

我合不上嘴了。山一层层，绿的、青的、灰的，铺到天边。

九曲溪如银带弯弯曲曲缠在山脚。远处村庄、田地、公路，小小如玩具。风大，吹得衣服哗哗响。“值了。”林远站在我旁边，声有点抖。“嗯。”我说不出话。我们靠栏站着，看，不说话，就看。看一会儿，林远掏本子想写。我按他手：“别写。”“干啥？”“看！”我说，“用眼睛看，用心记。写出来，就不是这个味了。”他犹豫一下，收起本子。

站得累了，我们找石头坐下。林远忽然说：“你说……这风景，能卖钱吗？”“当然。”我说，“门票、住宿、导游，都是钱。”“可钱多了，会不会变味？”他问，“人多了，垃圾多了，山还这么干净吗？”

“那得看人。”我说，“像老板娘，像吴姐，像陈师傅，他们靠山吃饭，肯定护着山。要是来个开发商，盖酒店，修索道，乱挖乱建，那才毁。”

林远点头：“对，发展得有底线。”

“底线就是山还在，水还清。”我说，“只要这个在，金山银山就源源不断。”他笑了：“你今天哲理一堆。”

“我不会哲理。”我说，“我就觉得，这山、这水，让人踏实。比城里那些高楼，让人心里静。”

我们坐到太阳偏西才下山。下山比上山累，膝盖疼。我一步一蹭。林远也不笑话我了，默默

扶我。

回到民宿，老板娘正在院里晾衣服。“回来啦？”她问，“累坏了吧？”“累瘫了。”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泡脚。”她端来热水，“今天加了艾草，活络筋骨。”我脱鞋就泡，舒服得直哼。林远泡脚，忽然说：“大姐，您这民宿，做了几年了？”

“八年了。”老板娘说，“以前在镇上卖杂货，后来景区开发，鼓励我们办民宿，我就回来拾掇老屋。”“赚头咋样？”“够花。”她说，“儿子上学，老人看病，家里开销都够。比打工强。”“没想过扩大？多盖几间房？”“不想。”老板娘摇头，“多了，我就忙不过来。忙不过来，就顾不上干净，顾不上热乎。客人来了，吃不好，睡不好，下次不来。我这小本生意，就垮了。”林远若有所思。

我问：“那您觉得，这国家公园对您家有啥影响？”

老板娘想了想：“路修好了，电通了，网也快了。以前山货卖不出去，现在网上能卖。最重要的是——”她指山，“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小时候我在这山里跑，后来砍树的多，山秃了。现在不让砍了，树又长起来了。”

“您支持？”

“支持。”她答得干脆，“山好了，我们日子才好。绿水青山，就是咱的饭碗。”我和林远对视一眼，都没说话。

晚上,我们吃的是山药炖鸡、炒蕨菜、凉拌木耳。饭后,老板娘拿来一包茶:“自家炒的,带回去喝。”“这怎么好意思。”林远推辞。“拿着!”老板娘塞过来,“不是啥贵东西,就是一点心意。”我们收下。

四、尾声

夜里,雨又下了。我睡不着,听雨声,想今天爬的山,看的景,听的话。这山,不只是风景,是活的。

睡到半夜,我醒了。我站着,看天。忽然,旁边的门开了。老板娘走出来,穿着睡衣,手拿搪瓷缸。

“你也睡不着?”她问。

“嗯。”我说,“出来看看。”

她走过来站我旁边:“山里的夜,好看吧?”

“好看。”我点头,“城里看不见这么多星星。”

“城里光多,遮住了。”她说,“这儿,晚上灯少,星星就能出来。”我们并肩站着看。

“你男人呢?”我问。

“在茶园值夜。”她说,“秋茶要防霜,夜里得烧点烟,暖和点。”

“您一个人?”

“习惯了。”她说,“儿子小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人带。现在他大了,去读书了。我守这院子,守这山。”

“不闷?”

“闷啥。”她笑,“有树,有鸟,有客人。每天都一样。”

“要是哪天,没人来了呢?”

她愣了一下,然后说:“那我就种菜,养鸡,过日子。山在,我就不怕。”我没再问。

她喝口缸里的水:“你和你男人,感情好不?”

“还行吧。”我说,“他整天写东西,闷。”

“写东西的人,都闷。”她说,“可闷人有闷人的好处,踏实。”

“您男人呢?”

“他话少。”她说,“可他做事,我放心。茶园的事,家里的事,他都扛着。”

“那您幸福不?”

她没立刻答。过了会儿,才说“幸福不幸福,我说不清。但我觉得——”她指山,“我站在这儿,脚踩着地,头顶着天,心里踏实。这就够了。”

我点头。我们又站了一会儿。她看天:“月亮要落了。回去睡吧,明天还得走。”

“您也去睡。”

“等会儿。”她说,“我听虫叫。”

我笑了:“您还听虫叫?”

“听啊。”她说,“蟋蟀,纺织娘,还有树上的蝉。它们叫,山就活着。”我静下来,果然有虫鸣,细细地从四面传来,如唱歌。我听了一会儿回屋。林远还在睡。我躺下闭眼,脑子里是星星、虫鸣、老板娘的话,踏实。

第二天,我们退房。

老板娘送我们到门口:“走好。

常来。”“一定!”我抱抱她,“茶好喝,人更好。”她笑:“山好,人就好。”

我们下山回程,路上,林远一直没说话。快到车站,他忽然说“我决定——不写那本书了。”

“啊?”我惊讶,“你不是说要写‘新时代乡土叙事’?”

“写了,”他说,“但不是用笔。”

“那用啥?”

“用眼睛,用脚,用心。”他说,“那些故事,不在纸上,在山里,在人身上。我写出来,反倒假了。”

我笑了:“你终于明白了。”

“明白啥?”

“明白啥叫生活。”我说,“作家不是造梦的,是记梦的。可梦,得先活出来。”

他看我:“你什么时候成哲学家了?”

“我不是哲学家。”我说,“我是爱说实话。”他大笑。

车来了。我们上车坐下。车开动,山慢慢后退。我最后看了一眼武夷山。它静立着,绿着,像什么都没变,又像说了所有。

我知道,我会再来。因为这儿的水,清得照见人心;这儿的茶,香得记住乡愁;这儿的人,活得踏实,像山一样。而这一切,就藏在那句最朴实的话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是口号,是日子。[张博](#)

(张博,自由撰稿人)

余村的竹与路

□ 张志善

晨雾还没散尽时，老胡已扛着竹扫帚站在村口的“两山”石碑下。青灰色的石碑被露水打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二个字愈发清亮，像刚从溪水里捞出来的鹅卵石，带着润润的生机。他伸出粗糙的手掌，轻轻拂过碑上的字迹——指腹能摸到刻痕里残留的晨露，凉丝丝的，像二十年前矿山旁那条小溪的温度。抬头望身后的竹海，风穿过竹叶的声音比二十年前轻了许多，不再夹杂着电锯的轰鸣，只余下“沙沙”的絮语，裹着竹节的清香，漫过整个村子。

老胡的竹扫帚是用屋后的毛竹做的，每一根竹枝都经他亲手挑选、修剪。天蒙蒙亮，他就背着竹篓钻进竹林，专挑那些长了三四年的毛竹——太嫩的竹枝易断，太老的又显僵硬。他蹲在竹丛里，左手扶着竹竿，右手握着磨得发亮的柴刀，“咔嚓”一声，竹枝便应声落下，断面还渗着乳白色的竹汁，沾在手上黏糊糊的，却带着一股清冽的草木香。回家后，他把竹枝摊在院中的青石板上，用篾刀细细削去枝丫上的毛刺，再按照长短粗细分类，最后用浸过桐油的麻绳捆扎结实。一

把扫帚要耗费大半天工夫，他却乐此不疲，常对着刚做好的扫帚念叨：“这竹子啊，以前就是烧火的料，现在倒成了能换钱的宝贝。”

二十年前，这满山的竹子可不是用来做扫帚的。那时余村人靠山吃山，家家户户都围着矿山转，卡车昼夜不停地往山外运石头，扬起的粉尘能把正午的太阳遮得只剩个昏黄的圆。老胡也在矿上干活，每天天不亮就揣着两个冷馒头出门，踩着没脚踝的矿渣往矿洞里走。矿洞里潮湿闷热，照明灯只能照见眼前几米远的地方，耳边全是风钻“突突突”的巨响，震得耳膜发疼。下班回家，他第一件事就是往脸盆里倒热水，使劲搓洗鼻孔——能抠出黑泥来，连吐的痰都是灰色的。刚洗的衣服晾在院里，半天就落满灰。老伴总说：“这日子啊，像是住在煤堆里。”他现在仍清楚地记得，村里那条通往矿山的路，被卡车压得坑坑洼洼，下雨天全是泥，孩子们上学得踮着脚走，把裤脚卷到膝盖，一不小心就摔成泥人，哭着回家时，脸上的泥道子混着眼泪，活像个小花猫。

后来，干部来了村里，在老

槐树下开了场动员会，说要停了矿山，走“绿水青山”的路。老胡当时挤在人群里，手里还攥着刚从矿上领的工钱，听了干部的话，心里直打鼓：没了矿山，靠啥吃饭？散会后，他和村里的老伙计们凑在老槐树下嘀咕。有人蹲在地上抽着旱烟，眉头皱成了疙瘩说：“这不是瞎折腾嘛，山里除了石头就是竹子，能有啥出息？”有人拍着大腿叹气：“我家娃还等着矿上的工资交学费呢，停了矿，日子咋过？”没过多久，矿山真的停了。当挖掘机被拖车运走时，老胡站在路边看着那些“大家伙”消失在山路尽头，心里空落落的。

让他意外的是，裸露的山体很快种上了树苗，有松树苗、柏树苗，还有些他叫不上名字的灌木，沿着矿坑的边缘排得整整齐齐；那条坑洼的路也被重新修过，铺上了平整的水泥，路边还栽上了桂花树，春天抽芽，秋天开花，香气能飘到村尾。

最先“吃螃蟹”的是村东头的小王。小王在城里打过几年工，见过世面，回来后就把自家的老房子改成农家乐。他请人把土墙刷成了白色，屋顶换了新的瓦片，

门前搭了个竹廊，廊下挂着红灯笼。风一吹，灯笼晃悠着，映得竹廊上的竹节纹路愈发清晰。院子里种满了山茶和月季，山茶冬天开花，红艳艳的；月季春天绽放，粉的、黄的、红的，把院子装点得像个小花园。开业那天，小王请老胡去吃饭。老胡刚走到门口，就被一股香味吸引住了——是笋干烧肉的香味，混着竹叶的清香，从屋里飘出来。进屋一看，桌上摆着好几道菜：笋干烧肉，笋子是春天挖的春笋，晒成干后泡软，和五花肉一起炖，油亮亮的；清炒竹叶菜，叶子翠绿，还带着水珠；土鸡炖蘑菇，土鸡是自己养的，蘑菇是山上采的，汤色奶白，闻着就鲜。小王笑着给老胡盛了碗汤：“胡叔，您尝尝，现在城里来的游客就喜欢这原生态的味道，喜欢在竹海里散步，在溪边钓鱼，晚上还能听着竹叶声睡觉。”老胡喝了口汤，鲜得眯起了眼睛，又夹了一筷子笋干烧肉，笋子脆嫩，肉香不腻，嚼在嘴里满是汁水。他忽然觉得，这竹子原来比石头金贵，这满山的绿，原来能长出这么好的日子。

从那以后，余村的变化越来越大。曾经堆满矿渣的空地变成了湿地公园，工人师傅们把矿渣清理干净，挖了个小湖，引来山里的溪水，湖里种上了荷花，岸边栽上了垂柳。春天，荷花冒出嫩尖，垂柳抽出新枝，远远望去，

一片嫩绿。夏天，荷花盛开，粉的、白的，亭亭玉立。游客们坐在湖边的凉亭里，手里拿着荷叶，扇着风，聊着天。溪水清澈见底，能看见小鱼在水里游，一群群的，像银色的小箭头，穿梭在水草间。曾经灰蒙蒙的山，如今郁郁葱葱。竹子长得比以前更粗更壮，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在地上，形成一片片光斑。走在竹林里，脚下是厚厚的竹叶，踩上去软软的，像铺了层地毯。曾经冷清的村子，现在挤满了游客，农家乐和民宿一家接一家地开起来，门口挂着“正宗农家菜”“竹林民宿”等招牌，五颜六色，成了一道道风景线。村里的年轻人也回来了。小王的堂弟以前在城里开出租车，现在回村开了家民宿，还学会了做咖啡，在院子里摆上几张桌子，游客们喝着咖啡，看着竹海，别提多惬意。村西头的小李，以前在外地打工，现在回村做了导游，每天带着游客逛竹林、游湿地。

老胡也闲不住，他学着小王的样子，把自家的竹林打理得井井有条。春天，他背着竹篓去挖春笋。春笋刚冒出地面，顶着褐色的笋壳，像个害羞的小姑娘。他小心翼翼地把笋周围的土扒开，再用笋铲轻轻一撬，春笋就出来了，带着泥土的清香。夏天，他去采竹荪。竹荪长在竹林的腐叶下，白色的菌柄，顶着网状的菌裙，像个穿着白裙子的仙女。他采完

后，回家晒干，装在袋子里，卖给游客，一斤能卖不少钱。秋天，他晒笋干，把春笋切成片，放在竹筛里，架在院子里晒，阳光把笋片晒得金黄，香气飘满整个院子。冬天，他就做竹扫帚。一把把竹扫帚摆在门口，游客们看见了，都喜欢买一把带回家，说“这是余村的竹子做的，用着踏实”。一年下来，老胡的收入比在矿上干活时还多。

有一次，老胡带着城里来的游客去后山的竹林。游客们一边走一边拍照，嘴里还不停惊叹：“哇，这竹海也太漂亮了吧！”“空气真好，比城里清新多了，感觉连呼吸都变顺畅了。”有个小姑娘蹲在地上，捡起一片竹叶，放在鼻子下闻了闻，笑着说：“爷爷，这竹叶好香啊，我能带回家做书签吗？”老胡笑着点头：“当然能，喜欢就多捡几片，这山里的东西，只要不破坏，都能拿。”他指着远处的山说：“你们看，那座山以前全是矿坑，现在绿油油的，看着就舒服。”有人问他：“爷爷，当初停了矿山，您没后悔过吗？”老胡笑着摇头，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盛开的菊花：“不后悔，以前靠山吃山，把山吃伤了，天是灰的，水是浑的，连呼吸都不舒服；现在护山养山，山反而给了我们更多，天变蓝了，水变清了，游客来了，钱也赚了，心里也舒坦了。”他想起以前在矿上干活时，

每天回家都觉得累得慌，骨头像散了架。现在每天在竹林里转悠，听着竹叶的沙沙声，看着潺潺的溪水，偶尔还能听见鸟儿的叫声，心里别提多舒坦了，连腰板都比以前直了。

傍晚时分，老胡扛着竹扫帚往家走。夕阳西下，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云彩像被点燃了一样，红彤彤的。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平整的水泥路上，影子随着他的脚步晃动，像个调皮的孩子的孩子。路边的桂花开了，米粒大的黄花藏在绿叶间，香气扑鼻，深吸一口，满是甜香。几个孩子在路边的空地上玩耍，有的踢毽子，有的跳皮筋，还有的追蝴蝶，笑声清脆，像银铃一样。有个小男孩看见老胡，笑着喊：“胡爷爷，您回来了！”老胡笑着点头：“哎，回来了，你们小心点，别摔着。”他抬头望去，远处的竹海在夕阳下泛着金光，风吹过，竹海起伏，像波浪一样，好看极了。他忽然意识到“绿水青山”是如此真切，是竹海里的竹子，挺拔、坚韧，带着生机；是溪水里的小鱼，灵动、活泼，带着活力；是村里人的笑脸，真诚、灿烂，带着幸福；是这满山满村的生机与希望，是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底气。

二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余村的路，从坑洼的矿山路变成了平整的旅游路，路上跑的不再是拉矿的卡车，而是载着游

客的小汽车、观光车，还有孩子们骑着的自行车，车轮碾过路面，发出“沙沙”的声音，轻快而愉悦；余村的竹，从无人问津的柴火变成了金贵的宝贝，能做扫帚，能做笋干，能做竹编，还能吸引游客，成了余村人的“摇钱树”；余村的人，从满脸煤灰的矿工变成了笑容灿烂的守护者，守护着这片竹海，守护着这条溪水，守护着这方绿水青山，也守护着自己的幸福生活。这条路，是余村的路，也是中国无数乡村的路。它告诉我们，绿水青山是最宝贵的财富，是能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的根基；它告诉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是能让大地焕发生机、让人们收获幸福的正确选择。

老胡走到家门口，看见老伴正在院子里晒笋干。竹筛里的笋干铺得匀匀的，阳光洒在笋干上，泛着诱人的金黄色，香气飘得很远。老伴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小耙子，时不时翻一下笋干，生怕晒得不匀。老胡放下竹扫帚，走过去帮老伴翻了翻笋干，笋干干硬却带着韧性，像他这一辈子的日子，曾经苦涩，如今却满是香甜。老伴抬头看了他一眼，笑着说：“今天的太阳好，晒出来的笋干肯定好吃，等孙子放假回来，让他带点回城里。”老胡点点头，心里暖暖的。他知道，只要守住这绿水青山，余村的日子就会像

这满山的竹子一样，节节高，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红火。

正说着，院门外传来了清脆的喊声：“爷爷！奶奶！”老胡探头一看，是孙子小宇背着书包跑了过来，身后还跟着城里来的同学。小宇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高中的孩子，周末常带着同学回村体验生活。“爷爷，你看我给同学带了啥！”小宇举着手里的竹编小篮子，里面装着刚采的野山楂，红彤彤的。他的同学好奇地打量着院子里的竹筛和墙上挂着的竹扫帚，兴奋地说：“胡爷爷，这些都是您做的吗？太厉害了！我们老师说，余村是‘两山’理念的发源地，现在还是生态教育基地呢！”

老胡乐呵呵地拉起孩子们，往竹林方向指：“走，爷爷带你们去竹林里挖冬笋，晚上让奶奶做冬笋炒腊肉！”几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跟着老胡往竹林走，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和竹海的影子叠在一起，像一幅温暖的画。风又吹过竹林，“沙沙”的声音里，混着孩子们的笑声，飘向远方——那声音里，有对过去的回忆，有对现在的珍惜，更有对未来的期盼。而那座“两山”石碑，在暮色中依旧清亮，像一盏灯，照亮着余村的路，也照亮着无数乡村通往幸福生活的路。生态

（张志善，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让一江清流继续北上

□ 梦鹤南飞

一、雾起

清晨五点左右，十堰市丹江口库区的雾先醒了。它像一匹刚出缸的蓝印花布，带着草木与江水的腥甜，轻轻搭在山的肩膀上。

柳河口村的鸡鸣尚未出口，刘桂香已把木窗推开一条缝——“吱呀”一声，像翻开一本线装书的扉页。

“娘，今天无人机巡库，您还去？”灶膛里柴火噼啪，儿子的话被热气顶出来。

“去！咋不去？机器再灵敏，也得有人给它指方向。”她系上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推门而出。雾立刻涌进来，像要填满人间所有空隙。

远处，一架无人机“嗡”地腾空，尾翼划开雾帘，像庄子笔下“海运则将徙于南冥”的那只鹏鸟，贴着水面滑翔。刘桂香仰头，忽然想起三十年前——自己还是辮梢系红绳的姑娘，划着木盆在江心采菱角，江水清得能照见睫毛上的露水。如今，她脚边的这汪水，要越过黄河，跨过淮河，去滋润北方的一座座城。

“丫头，你手里的遥控器，

可比咱当年的船桨金贵。”她冲操作员笑道。

操作员是返乡大学生小赵，她咧嘴笑着回一句：“婶子，您当年一桨一桨划出来的清水，我这摇杆可不敢辜负。”

一句话，把岁月摇成涟漪，也摇疼了刘桂香的眼眶。她低头揉眼，却在指缝间看见瓦檐上的一滴透亮的露水——那何尝不是另一枚“遥控器”？只要人心不歪，千里水脉便永远指向北方。

二、地下有个“澡盆”

如果说雾是江水的呼吸，那么污水处理厂便是大地的“肾脏”。

郧阳区老河滩，曾是夏夜最热闹的烧烤场。炭火一旺，肉香混着油味往江里飘，连星星都被呛得眨眼。如今，同样的地方，木槿、鸢尾、美人蕉层层叠叠，孩子们踩着彩色透水砖追蜻蜓。谁想得到，脚底下有6万吨污水正在静静“洗澡”？

“就像给脏娃娃搓背，先泡、再搓、然后过水，最后再过一次臭氧，比太阳晒过的被子还干净。”厂长老魏拍拍地面，“上头跳舞，

下头干活，各不耽误。”

我蹲下身，把耳朵贴在花圃边，竟听见地下传来潺潺水声——脏水经九重净化，终以澄澈之姿重返人间。

老魏递给我一杯出厂水，我晃了晃，水纹荡出一圈圈光晕，像一圈圈小小的年轮。

我忽然明白：技术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让水重获尊严的“成人礼”。

三、无人机的乡愁

为了守护丹江口3500公里库岸线，50架返巢式无人机每天清晨“打卡上班”。它们像一群白颈鸦，掠过柑橘林、掠过网箱、掠过垂钓人的草帽，把实时画面送回指挥中心。

“以前偷排污水，趁月黑风高。现在天上多了一只眼，24小时不眨。”市执法支队小张开玩笑说，“我们上班像‘打游戏’，鼠标一点，无人机飞去，证据链一条不落。”

我随队出巡，无人机掠过一处网箱养殖旧址。夕阳下，只剩几根朽木斜插在水里，像历史遗

落的逗号。小张说，这里曾密布网箱，有上万个，鱼粪、饲料沉底，江水浓得能“立筷”。

2017年，十堰用3个月拆掉了全部网箱。养殖户老赵蹲在岸边，望着最后一格网箱被吊起，“哇”地哭出声：“鱼没了，我咋活？”

两年后，老赵的“渔家乐”开张，招牌菜是“丹江全鱼宴”。鱼取自生态放养区，客人坐在柚木栏杆前，江风掀动桌布，远处白鹭起落。老赵端着酒杯冲我说：“以前靠鱼吃‘鱼’，现在靠鱼吃‘景’——水清了，票子反而厚了！”

我抬头，无人机正掠过头顶，像替老赵写下两行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四、雾散见警徽

2023年8月15日，首个全国生态日，十堰市公安局门口多了一块新牌子——“南水北调水源区生态环境警察支队”。

“环保+公安，就是‘文官+武将’，一个负责调查取证，一个负责采取措施，再也不会来回踢皮球。”说这话的支队长老曹是个黑脸大汉。

我随警队夜巡，月光把江面映成一面铜镜。忽然，执法仪里传来无人机回传画面：上游300

米处，一艘暗舱船正偷偷排放乳白色液体。

“收网！”老曹一声令下，快艇如离弦之箭。

十分钟后，船主被按在甲板上。他抬头望天，恰好看见无人机指示灯一闪一闪，像一颗不肯坠落的星。

“我认罪……”船主垂下头，第一句话竟不是求情。

回岸路上，老曹递给我一瓶水：“喝吧，咱十堰自家的水。”

我旋开瓶盖，咕咚咕咚，水过喉咙，发出清脆的回响。那一刻，我听见制度最朴素的心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6个字，重若千钧，却又轻得像一滴水，融入江流，继续北上。

五、渔火与捞网

夜深，汉江清漂队的趸船还亮着一星渔火。

肖安山蹲在船尾，就着碘钨灯缝补捞网。8年，他熟悉江面每一道波纹，像熟悉自己掌心的老茧。

“老肖，今天漂来一大坨泡沫箱，里头还有两条活鲤鱼！”队员小陈笑得见牙不见眼。

“泡沫拖上岸，鱼留下，明早给娃们加菜。”肖安山把针在头发里蹭两下，继续穿线。“江

是活的，你疼它，它就疼你。”

我蹲在旁边，看他手指粗糙如杉树皮，却在网眼里穿梭自如。灯影晃荡，把他的轮廓镀成古铜色，像一尊被岁月磨亮的雕像。

“您打算干到啥时候？”我问。

“干到捞网再也捞不到垃圾。”他抬头，冲着江面努努嘴，“也干到我干不动那天。”

一句话，把夜风说得柔软。我顺势望去，江心月色如水。偶尔一条鱼跃起，溅起银光，像是在江面上写下一行“谢谢”。

六、露从今夜白

如果把十堰的保水比作一棵大树，技术是枝，制度是干，根须必须扎进320万百姓的柴米油盐。

——根须在茅塔河。（茅塔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的二级支流——编者）

73岁的刘大爷把自家的旱厕改造成三格化粪池，菜园里挂着“生态厕所示范户”的黄牌子。

“粪水不直排，菜长得更肥，北京人也能喝上更清的水，一举三得！”刘大爷眯着眼，把烟锅在鞋底磕了磕。

——根须在中小学校。

“饮水思源”班会课上，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出“我心中的丹江口”——长城牵手武当山，丹

顶鹤衔水滴飞向天安门。

老师问：“为啥要守水？”

小胖子站起来，嗓门赛铜锣：“因为我北京的表舅也喝这水！”

全班哄笑，笑声飞出窗外，惊起一群白鹭。

——根须在志愿红。

20万实名注册志愿者，把“红马甲”穿成移动的旗帜。

北京“京堰志愿者联盟”来十堰交流，两地志愿者在水坝上植下同心林。

“我们栽树，你们浇水，树在情就在。”北京姑娘小周普通话字正腔圆。

“等树成林，请你们来摘果子。武当蜜橘，甜着咧！”十堰小伙阿杰回赠一包土。

南北两双沾着泥土的手握在一起。

我忽然想起杜甫那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对京津而言，十堰是远方；对十堰而言，京津亦是远方。

共饮一江水，便把“故乡”二字，写得比秦岭还宽。

七、一滴水的年轮

“十四五”收官前夕，十堰交出水质答卷：27个断面优良率100%，丹江口水库水质稳定在Ⅱ类以上，累计北送720亿立方米——相当于把半个洞庭湖抬高

三尺，送到1.14亿人唇边。

数据冰冷，背后却是滚烫的生活。天津的王阿姨可能不知道，她早晨煮豆浆用的水，半个月前还在十堰的星光下荡漾；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能不知道，他灌进保温杯里的茶，曾经过肖安山的捞网；河南麦田里的老农可能不知道，他用来灌浆的渠水，带着刘桂香窗棂上的雾气。

水，把千里之外的陌生人，悄悄系成命运共同体。

我沿输水渠一路向北，在河南鲁山看见干渠与黄河凌空交汇，两条巨龙对视，一条浊，一条清。

“一清一浊，像极了两代人的对话。”鲁山管理局老李说，“浊的是过去，清的是未来。”

我忽有所悟：每一滴北上的水，都是一枚年轮，刻着“人不负水，水不负人”的信念。

八、把远方还给远方

文章写到这里，似乎该收尾了。

可我的手却在键盘上停住了——

收得住吗？

只要地球还在转，水就永远流向更低、更远的方向；只要人类还延续，“喝一口干净水”这个命题，就永远不会画上句号。

于是，我把结尾留给一个尚未发生的画面：

若干年后，刘桂香的小孙女

蹲在水库边，用空矿泉水瓶灌了一瓶江水，贴上标签——送给未来的北京朋友。

她举起瓶子，对着夕阳晃啊晃，水波把光斑投到她脸上，像撒了一把碎金。

那一刻，她会想起奶奶说过的话——“丫头，水是大地流动的记忆，谁接住它，谁就接住了远方。”

而我们，接过这瓶水的人，又该怎样在自家的屋檐下，将这一汪清波继续传递？


答案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缝隙里：当你拧紧漏水的水龙头，当你把洗衣粉换成无磷配方，当你带着孩子把废旧电池投进回收箱……或许，你就在为一滴水的北上，贡献0.0001克的重量。

别小看这0.0001克，它像蝴蝶振翅，足以在千里之外掀起另一场清澈的风。

水知道，风知道，北方麦田里悄悄拔节的麦穗也知道。

于是，我们终将懂得：

让一江清流继续北上，不是十堰一座城的独舞，而是我们与脚下这片土地无尽的相守。

相守中，没有豪言，只有细语；没有终点，只有看顾。共守这一份——“不将就”的坚持。

（朱仕鹏，笔名梦鹤南飞，自由撰稿人）

太行山笔记：绿色褶皱化作生命诗行

——致山的重生与人的觉醒

□ 丁泳丹

第一章：断崖上的年轮

巍巍太行，北起北京西山，南至黄河北岸的王屋山、中条山，东瞰华北平原，西倚山西高原，绵延八百里，如巨龙纵贯京、冀、晋、豫四省市，气势雄浑。沿着京昆高速，怪奇磅礴的山体从四周聚拢而来，笔直的崖壁带来庄重威严之感。

太行山的褶皱里藏着时间的密码。

我曾在老相册里见过20世纪90年代的太行山脉。在有些泛黄的照片中，山体像被巨斧劈开的朽木，裸露出灰白色的岩骨，运石车碾过的辙痕像是溃烂的伤口。那些年，整座山脉都在震颤——采石机的轰鸣震碎了山鸟的蛋壳，尾气烟尘染黑了山茱萸的花瓣，连最倔强的荆棘都蜷缩成佝偻的姿态。大山的每一道沟壑都承载着难以言说的伤痛。

现在，我站在太行峡谷宝上路观景台，山风掀起层层绿浪，在阳光的轻抚下，树叶闪烁着温润的光泽。峡谷中，溪水潺潺，鱼儿欢快地在水中嬉戏。曾经因污染而逃离的珍稀鸟类，如今也

纷纷回归，重新在这里筑起温暖的巢穴。清风拂面，带来草木的清香。游客们拍下一张张照片，照片中全是绿意盎然。数据显示，近年来，太行山森林覆盖率逐年提升，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这让我想起那屹立于山间的古松，深深的根系是生命坚韧的锚点，一如代代生态工作者不曾动摇的“植绿”之心。如今，在重生的太行山间，繁茂的枝叶宣告生命的蓬勃，为这片山水撑起希望的华盖，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梦想稳稳扎根。

第二章：缝合大地的针脚

生态修复者的工具箱里，藏着现代版的《天工开物》。

绿植的柔美与坚硬的山石形成了一种反差美。每次在前往林场的路上，看着四周的太行山脉，我常想：这一片片的林草，究竟是怎样铺满了山体？

在塞罕坝林场，我听到了一种有趣的造林方法——郝氏造林法。浅山丘陵区特别是石灰岩区域，普遍干旱少雨、土壤贫瘠，造林难度大、造林成活率低，这

一度成为当地国土绿化推进的瓶颈问题。邢台县退休职工郝景香经过反复试验，创造了“郝氏造林法”抗旱造林新技术，有效缝合了太行山的绿化断带，实现了“造林便成活”的目标。这种方法简单概括就是：套塑料袋、埋玉米轴、盖石板片、靠育林板。四个看似简单的步骤，穿针引线一般，在山的五线谱上绣出了美妙的音符：塑料袋的褶皱、玉米轴的弧线、石板的纹路、育林板的格子……人类以谦卑的针脚，缝合了山体的裂痕，绣出了文明与自然和解的诗行，在暮色中融为一幅古老而崭新的山水长卷。

千方百计增绿的智慧渐渐凝聚成个工作百宝箱，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绣花针”也不断升级。

在太行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修复档案室，一幅泛黄的20世纪60年代的地形图与全息投影的三维生态模型相对而立。老工程师用手轻轻叩击着案几：“当年我们用指南针找矿脉，现在用卫星图谱找生态痛点。”他的手指划过屏幕，红色光斑在裸露的岩壁

上跳动——那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山脚下，一群年轻人捧着平板电脑，精准地测算着一系列数据，带队的是一位女性无人机操作员。只见地面上的工作人员把捆扎松树树干的绳索连接到无人机的吊装带上，随后无人机腾空而起，“叼”着松树向半山腰飞去。

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往往吃住山上，睡草棚、啃干粮、喝凉水，对体力有很高的要求。现在有了这些先进的设备，更多的女性生态工作者也可以冲锋在前。飞播造林，精准投苗，提高了植树效率，保证了树木的成活率。人们以科技为“线”精准地缝合了山体的创口。

“我爷爷挖过抗旱田，我父亲修过梯田，现在你们给石头缝里栽树。”一位老护林员感慨万千，眼中满是岁月的沧桑与对这片山地的深情。他轻轻打开智慧护林APP，那里面跳动的数据、记录的点滴，见证着新时代生态修复工作的进展。一代又一代，形成了血脉相连的生态修复网。这张网，不仅缝合了山川的历史伤痛，更绣出了永恒的生态诗行。

都说太行山上石头硬，最坚硬的从不是山岩的棱角，而是生命在绝境中绽放的倔强。当晨曦为山巅的松林镀上金边，那些穿越世纪风霜的树木正将秘密诉说给过往的云：所谓永恒，不过是无数个春天里，有人愿意在岩石

的裂缝中，为柔软的绿意留一扇窗。

第三章：山神的备忘录

晨雾未散时，我总爱用指尖抚过崖柏的年轮。这些扎根在灰岩裂隙中的老者，树皮上凝结着千年风霜。它们的根系像青铜锁链般缠绕着山体，每逢大雨倾盆，便将岩层中的矿物质细细筛滤，再通过脉络输送给寄生在枝干上的石斛。那些淡紫色的小花总在清明前后绽放，用清甜的香气为过往的鸟类指引方向。

太行菊是最让我骄傲的太行子民。这些生长在海拔1200米峭壁上的白色精灵，用纤细的身躯，将石灰岩的裂缝编织成流动的星河。那时，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人打扰，初绽时淡紫色的花苞裹挟着晨露，恰似王维笔下“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禅意。我未见过曹植笔下的洛水仙子，但太行山花盛放时，皎洁的花瓣如绸缎一般掠过我的身边，那一刻，我仿佛亲见了《洛神赋》中“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仙姿。

岩松鼠的家族在扩张。这些会直立敬礼的小家伙，将红桦坚果埋进落叶层时，总会留下几枚，似乎是专门留给我的。它们在崖壁间跳跃的轨迹，无意中为太行菊传播了种子。今年春天，我在鹰嘴崖发现了新的菊群，淡紫色的花盘在风中摇晃，像无数微型罗盘指向北方。

我抬头望去，黑鹳的迁徙路线愈发精准。每年霜降前三天准时降落在青崖底的冰湖。它们用长喙叩击冰层的节奏，与地下暗河的流速形成奇妙共振。最年长的雄性黑鹳“老灰”，每年都会来我这里做客。它们应该也会诧异：没想到二十年前的采矿区，现如今，芦苇荡已能没过人的膝盖。

老周的护林站研究着给我做体检的事儿。他的保温杯里永远泡着蒲公英茶，笔记本上画满各种鸟类的足印。每周三，他会背着竹篓去悬崖边补种野核桃，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二十七年。去年深秋，他在鹰嘴崖救下一只受伤的苍鹰，现在那只鹰每天清晨都会绕着瞭望塔盘旋三圈。从前，愿意待在这儿的人并不多，一般只有老周和他的几位老同事在林子里巡护。这次，我听到了些陌生的脚步声，是护林队陆陆续续来了些后生。护林员小李用激光测绘仪记录下这些变化，他的仪器屏幕映出我从未见过的光谱，那些跳跃的红点像流动的星群。

山里也变得热闹了起来。山脚下的民宿群亮起了灯，仿佛林海中的萤火虫在脚边起舞。滂沱大雨后，彩虹隐现，这些用木头和玻璃搭建的房子，像从林海中冒出来的朵朵蘑菇。游客们也往往会把垃圾带走，还会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了解植物故事。清明假期，我看见几个孩子蹲在溪边观察石蛾幼虫，他们的老师正在讲

解食物链的奥秘，风掠过松林，将这些知识播撒进山的褶皱。

现在，我记录的速度已经有些跟不上季节变幻的脚步了。惊蛰那天，第一声春雷惊醒了冬眠的蝮蛇。它们吐着信子游过解冻的溪流，鳞片上倒映着漫天的杏花雨。小满时节，党参花在阴坡次第开放，蜜蜂的嗡鸣与松涛合奏出生命的乐章。秋分后的第七天，红腹锦鸡开始换羽，它们脱落的羽毛飘进溪流，成为鱼儿越冬的暖巢。冬至夜，雪豹的足迹出现在垭口，那些梅花状的印痕在月光下闪烁，像大自然写下的神秘符咒。

合上书卷时，暮色正从山坳里漫上来，远处传来布谷鸟的最后一声啼鸣。人类开始用无人机监测我的呼吸，他们在云端搭建生态数据库，将我的心跳转化为二进制代码。而我依然用最原始的方式记录着：月光漫过太行花的花蕊，岩松鼠的爪子叩响岩穴，护林员的巡山靴踩碎薄冰……所有生命都在用血脉、年轮与星辰的轨迹书写同一份备忘录。

第四章：藏在林草里的金子

春分时节，太行山的褶皱里涌动着金色的波浪。连翘花如约绽放，在山林间织就一片片流光溢彩的绸缎。可不要小看这小小的连翘，现在，它们成了阳泉市林草经济最动人的注脚。连翘也叫“一串金”，早春，花开满枝

金黄，可以发展乡村旅游；仲春，嫩叶萌发，采摘后可以制成连翘茶；盛夏，果实成熟，可以入药对外销售。小小连翘像小碎金一样，真正串成了大产业。去年，我调至阳泉市林长制办公室工作，随着对业务逐渐熟悉，我越发体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不断增加的造林绿化面积、持续增长的林业产值，一个个数据的背后是沉甸甸的民生。看着这漫山连翘，我心中满是对林草事业蓬勃发展的期许，期待这大自然赋予的珍贵馈赠转化为经济的亮色。

晨雾未散时，盂县核桃林间已浮动细碎的银光。果农们腰系竹篓，指尖轻巧地摘取枝头新绽的嫩芽。这些鹅黄色的芽苞，将在春雷的催促下舒展成羽状叶片，待到秋风起时，便化作满山跳跃的翡翠珠玉。核桃树皮皴裂如古玉，却以千年智慧的根系，将贫瘠的石缝滋养成沃土。当深褐色的果实坠地，那沉甸甸的声响，恰似大地对耕耘者的礼赞。我以前是不爱吃核桃的，但想着应该要买些当地的特产。这里的核桃香甜不腻，厚壳的果仁面甜，薄壳的果仁香脆，吃完口留余香，确实是好吃。同事们还给我推荐了核桃露、核桃仁月饼、核桃油……核桃似乎是当地人乡情的记号，也浮动未来诗意的轮廓。

当看到有人在早市上摆出一罐罐蜂蜜，就知道夏天要来了。

早市街上热热闹闹的，金黄的蜜汁沐浴在阳光下，宛如凝固的阳光。蜂农热情地向客人介绍着他们的蜂蜜，荆条蜜、槐花蜜是阳泉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也是很好的伴手礼。

轻轻一嗅，像是花化成了糖，仿佛可以见到那些花衣的精灵，以云朵为舟，以花香为桨，在连翘花海与荆条灌木间穿梭，在翅翼振动间，将大山的清甜酿成琼浆。风一拂，蜂农的竹匾里盛满了金灿灿的希望——那不仅是蜂蜜，更是大自然的馈赠，是藏在花蕊里的液态黄金。

西南异乡的果园里，玉露香梨与樱桃树次第开花，粉白的花海间，果农们架起防雹网，如同为果树披上水晶战甲。科学管理，规模种植，四季各有其美，成为城市人向往的桃花源。当秋阳照着果实粉扑扑的脸蛋，游客的竹篮与汽车后备箱，便承载着山野的深情厚谊。

连翘的芬芳尚未散尽，山间的民宿已升起袅袅炊烟，游客们围坐在石桌旁，品尝着用荆条蜜调制的甜点。林间的木栈道蜿蜒如带，将康养步道与果园采摘串连成线。当晨露浸润衣襟，当松涛涤荡心尘，方知林草之间，真有藏不住的黄金。

暮色中的林场别有一番韵致。护林员骑着摩托车巡山，车灯扫过油松林，光束中飘落的针叶如金色蝴蝶。他们守护的不仅是森

林，更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根基。连翘的根、核桃的壳、蜂蜜的甜，都在时光的沉淀中，化作推动乡村振兴的澎湃动力。

从春的萌发到冬的蛰伏，太行山的林草以不同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或明艳如火，或静默如金，或灵动如蜜，在大自然的调色盘上交织成绚丽的画卷。城市霓虹渐次黯淡，落晖下的林海却不再清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字迹未干，惊起归燕数点，聒碎了千年不变的山水对白。

后记：绿意的续写者

古岩画旁新增了二维码，让古老山脉也学会了数字时代的语法。不同时空的绿色在此交汇：

石炭纪的绿封存在岩层深处，凝结成黑色的能量；

工业时代的绿是焦炉旁跳动的数字仪表，化成了工厂运转、城市发展的强劲动力；

而此刻的绿在光伏板下跳动，它是智能车间里循环水系统的涓涓细流，是氢能储罐中蕴含的清洁能源，也是监测屏上流淌的碳汇数据。

生态修复，就是学会让钢铁与草木共存。在地球的生命史诗中，人类不过是匆匆留下足迹的过客。而此刻的修复工程，则是我们写给过去的道歉信。

护林员的皮本子，记着更细腻的绿色编年史：

“2015年春：最后一车矿渣运离壶关峡谷；

2022年夏：天南海北的游客纷纷涌入大峡谷，欣赏太行之美；

2024年冬：红外镜头捕捉到黑鹇和华北豹的影像；

……”

这些文字不再冰冷，它们化作松针上的露、岩隙里的风，成为山河呼吸的韵脚。

下山时，我摘了一片银杏叶夹入笔记本。叶脉的纹路里，我仿佛看见了太行山修复工程的等高线图。晚风拂过山脊，整座山脉沙沙作响，仿佛在诵读自然写信人类的信：

“以谦卑书写的绿意，终将

成为文明最庄重的落款。”^{生态}
（作者单位：山西省阳泉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太行秋色

龙泉山的生态答卷

□ 任朝政 王睿

成都南望，龙泉山如青苍巨龙横亘天际。

它像一条天然的绸带，串联起绵阳、广汉、金堂、龙泉驿、天府新区、简阳等地，自古便是“天府东大门”。山脉隆起的脊背，以西是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以东是错落起伏的川中丘陵。千百年间，龙泉山以巍峨身躯阻挡风

沙与严寒，用丰沛的地下水系滋养万物，成为成都平原的生态屏障。

如今，这座承载着千年记忆的山脉，正见证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变革——2300岁的成都，正以“跨越龙泉山”为密钥，开启城市发展的新维度。龙泉山生态保护修复暨国家储备林项目，

便是这场变革中最动人的生态注脚。

绿色转型：种出“生态银行”

2022年，《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城市中央公园——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的蓝图徐徐展开。



龙泉山日出

谢佳里 / 摄

这座森林公园横跨成都平原东缘的龙泉山脉，南北绵延 90 公里，东西宽 10 ~ 12 公里，北起金堂县，南至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西邻龙泉驿区，东接东部新区。它不仅包括龙泉山主体，还包括沱江小三峡、三岔湖、龙泉湖、丹景山等，覆盖 5 个区（市、县）、38 个乡镇（街道）、268 个村（社区），总面积达 1275 平方公里，相当于 1700 多个成都人民公园，成为镶嵌在城市版图上的巨型“绿肺”。

龙泉山生态保护修复暨国家储备林项目，便是这座“绿肺”的“造血工程”。这一省、市重大生态惠民项目规划建设规模 56.6 万亩，涉及四川天府新区、成都东部新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和金堂县。项目由成都市政府授权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管委会统筹，由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牵头的社会资本方与政府出资代表共同投资，由成都昆仑森投龙泉山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作为业主义单位，由中铁二十三局集团负责营造林、道路改造、蓄水设施改扩建及智能化监测系统建设等任务及建成后 12 年后的运营。

“这片林子曾是‘病秧子’。”站在万兴 15 号退化林修复小班的山岗上，中铁二十三局集团龙泉山国储林项目指挥部总规划师、林业高级工程师柳丽杰指着眼前

的林地，向笔者讲述它的过往。20 世纪 80 年代，这里人工栽种了大片柏木纯林，因长期缺乏科学管护，树木长得密密麻麻，林分密度远超合理范围。“你看，以前的林子密得能挡住阳光，林下连草都长不出来，土壤裸露着，一下雨就容易水土流失。”

改变始于 2023 年初春。施工团队带着油锯、测树仪等工具进山，按照“间伐劣木、保留优树”的原则，对这片柏木林进行“疏枝剪叶”。他们砍掉畸形、衰弱的树木，为长势好、有培育价值的目标树腾出空间；在林间空地补植香樟、楠木、黄连木、麻栎等乡土阔叶树种，让单一的针叶林变成针阔混交林。“就像给森林‘搭班子’，不同树种搭配生长，既能提高抗病虫害能力，又能为动植物提供多样化的生存环境。”柳丽杰说。

如今再看这片林地，已是另一番景象：保留下来的柏木舒展着枝干，年平均胸径生长量超过 1 厘米，比改造前快了近一倍；新栽的香樟树苗抽出嫩绿的新叶，楠木的枝干愈发粗壮；林下的黄荆、石海椒、通梗花、地精等灌木和草本植物自由生长；野兔在草丛间蹦跳，竹鸡的鸣叫在林间回荡，石龙子拖着长尾穿梭在落叶中，马陆蜷缩成小土球躲在树根下——一个生机勃勃的微型生

态系统，正在这里重新构建。

项目的生态效益远不止于此。据测算，项目完成后，龙泉山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将显著提升，森林固碳释氧、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净化空气的功能将全面增强。同时，大片优质林木将成为国家木材战略储备资源，为保障国家木材安全添砖加瓦。这片曾经的退化林地，正蜕变为一座“生态银行”，持续为城市储存绿色财富。

模式创新：用“四库理论”破解生态密码

“种树不是简单的‘挖坑、放苗、填土’，而是要让每棵树都能在山上扎根、成材。”在龙泉山造林现场，有着 20 年造林经验的王师傅，正小心翼翼地将一株香樟树苗放入树坑，再用掺了有机肥的土壤分层回填、踩实。他身边的山坡上，一条条灌溉管道蜿蜒至山顶，一座座蓄水池像蓝宝石般镶嵌在林间——这些都是保障苗木成活率的“秘密武器”。

为了提高造林成效，项目团队创新推行多树种混交造林模式，根据不同海拔和土壤条件搭配树种，既保证了森林的生态功能，又提升了景观效果。同时，他们构建起“提灌 + 蓄水 + 引水”的立体灌溉体系，即使在干旱季节，

也能让苗木喝上“及时水”。“以前造林靠天吃饭，成活率能达到70%就不错了，现在有了这套灌溉系统，成活率能稳定在95%以上。”王师傅笑着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团队将中国铁建成熟的工程管理模式引入造林领域，制定了从苗木选育、种植管护到后期监测的全流程标准。在苗木采购环节，他们建立“苗木溯源系统”，每一株树苗都有“身份证”，记录着品种、苗龄、培育基地等信息；在种植环节，严格按照“坑深、土实、水足”的标准操作，技术员全程旁站监督；在管护环节，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每个片区都有专人负责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

“建设国家储备林，本质上是践行‘森林四库’理论——让森林成为水库、粮库、钱库、碳库。”项目总指挥翟森的话，道出了项目的深层意义。在他看来，国家储备林不仅要为国家储备大径级木材，更要成为锚固生态安全的“压舱石”。“你看，这片林子能涵养水源，就是‘水库’；能蕴藏丰富的食物资源，就是‘粮库’；能发展生态旅游、林业产业，就是‘钱库’；能吸收二氧化碳，就是‘碳库’。这四个‘库’，缺一不可。”

这种理念也深深影响着一线

建设者。“我们现在不是‘种树’，而是‘培育森林’。”年轻技术员小李拿着测树仪，正在测量柏木的胸径。他告诉我们，他们会定期对树木生长情况进行监测，根据数据调整管护方案。“比如这棵树，去年胸径是12厘米，今年已经长到13.5厘米了，说明生长状况良好，明年可以适当减少施肥量。”

模式的创新，让龙泉山的生态修复工作事半功倍。曾经的荒山秃岭，逐渐恢复“柏楠常青，桃花点点，绿树红花，相映成趣”的原生风貌；曾经的低效林地，正朝着“生态优、效益高、可持续”的方向转变。这种“普遍修复+重点提升”“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的模式，为国家储备林建设提供了“龙泉山样本”。

花果飘香：“蜜桃之乡”的生态新篇

这里不仅是生态胜地，还是远近闻名的“水蜜桃之乡”，是全国三大水蜜桃生产基地之一，产出的水蜜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龙泉驿区山泉镇万兴社区的水蜜桃基地，200亩桃树试验林长势喜人。“这是我们去年栽的桃树，有6个品种，既有龙泉本地的‘白凤’‘晚湖景’，也有从郑州果研所引进的‘中桃

13号’‘黄金蜜桃1号’‘中蟠101号’‘中蟠104号’。”柳丽杰指着挂满青涩果实的桃树介绍，“今年有一小部分桃树试果，口感特别好，甜度能达到18度以上。”

据了解，未来3年，项目团队还将在龙泉山推广种植1200亩水蜜桃，到项目建设期满，总种植面积将达到6000亩。这些桃树不仅是“经济林”，更是“生态林”——它们能增加森林植被覆盖率，丰富植物多样性；春天盛开的桃花，能为昆虫、鸟类提供蜜源和栖息地；秋季结出的果实，能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等到6000亩桃树全部挂果，每年能产出上万吨水蜜桃，按市场价算，产值能达到几千万元。”翟森说。

在梨园村村民李大爷眼里，这些桃树是“摇钱树”，更是“幸福树”。“以前我种玉米、红薯，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现在把土地流转给项目公司种桃树，不仅能拿到租金，还能在基地打工，一个月能挣3000多块。”李大爷笑着说，“等到桃花开的时候，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肯定更多，到时候我还能开个农家乐，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

水蜜桃产业的发展，只是龙泉山“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一个缩影。项目团队还在探索

发展林下经济，在林间种植中药材、培育食用菌，既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又增加项目收益；同时，依托龙泉山的生态景观，打造“春赏桃花、夏观林海、秋品果实、冬看雪景”的生态旅游线路，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千年之变：从“城市屏障”到“城市绿心”

“分栋山前曙色开，三千铁骑简州回。”唐代诗人吴融笔下的分栋山，应是如今的龙泉山。在宋代，它又被称为灵泉山，宋代诗人李流谦曾在此写下“垄头停辔望龟城，元有夷途似掌平”的诗句，描绘在龙泉山俯瞰成都平原的壮阔景象。

这条山脉，不仅是自然的水岭，还是文化的传承地。据龙泉驿本土学者胡开全介绍，龙泉山是岷江与沱江的分水岭，自古便是“天府之国”的战略屏障。从蚕丛王庙遗址、汉代崖墓，到魏晋南北朝的书法碑刻；从隋末名士朱桃椎隐居于此，到唐代段文昌、宋代李流谦任龙泉驿县尉（龙泉驿地区唐时设县，名为“灵池县”，宋时改名为“灵泉县”）；从明清高启、张问陶的题诗，到近现代骆成骧、卢前的华章——数千年的历史沉淀，让龙泉山成为成都厚重的文化基底。

在这里，文化与自然交融共

生：成渝古驿道诉说着古代商旅的繁华，青龙湖、龙泉湖倒映着山水的灵秀，秦人古墓出土的桃核见证着“桃文化”的源远流长，北周文王碑展现着石刻艺术的魅力，石经寺、燃灯寺传承着佛教文化的精髓，洛带古镇留存着客家文化的根脉。这些文化印记，如同珍珠般散落在龙泉山间，构成了成都独特的文化基因。

2300多年来，成都始终“城名未改、城址未变、中心未移”，城市发展长期局限于龙泉山以西的平原地区，形成了“两山夹一城”的空间格局。而如今，成都正以“东进”战略为引领，第一次跨过龙泉山，将城市发展的目光投向了山以东的广阔区域。

在新一轮城市规划中，成都提出构建“一心两翼三轴多中心”的网络化市域空间结构，其中“一心”便是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龙泉山的定位，也从原来的“城市生态屏障”，升级为“世界级品质的城市绿心、国际化的城市会客厅”。曾经的“城市边界”，如今变成了“城市中心”；曾经的“阻隔”，如今变成了“连接”——成都正以龙泉山为纽带，串联起东西两翼，开启“一山连两翼”的发展新格局。


“龙泉山国家储备林项目是推动这一变革的重要力量。”翟森表示，“作为中国铁建战略

转型投资最大的新兴产业项目，该项目旨在恢复龙泉山原生地带性植被，构建功能完善、生物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它不仅能锚固市域生态安全格局，助力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还能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筑牢生态屏障。”

对于中铁二十三局而言，这个项目更是产业转型的“试金石”。

“我们以前主要做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现在进军生态领域，就是要实现‘一体两翼’的产业布局。”翟森说，项目团队将承担起“前期建设+后期运营”的全生命周期责任，努力把龙泉山打造成全国储备林项目的典范，形成中国铁建独有的“国储林产业模式”。

站在龙泉山顶，远眺成都平原，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徐徐展开：西边，城市楼宇与田园风光交相辉映；东边，产业新城与生态绿地相得益彰；山间，林海茫茫，花果飘香，鸟鸣阵阵。这座千年山脉，正以崭新的姿态，拥抱城市的未来；而那些为它付出的人们，也在这片绿水青山中，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就是龙泉山的生态答卷。

（作者单位：四川农信绵阳办事处）

碧海蓝天映金湖

□ 刘涵宇

—

“沧海月明珠有泪”，再次抵达珠海，心中忽地浮现李商隐的诗——眼前这片珍珠般的海，也是一片海的珍珠。

依山面海，百岛点缀，帆船往来，海天一色。目送港珠澳大桥从晨曦显现，又隐入黄昏。在情侣路边领略渔女、日月贝的时代气息，总让人油然而升起一种莫名的眷恋之感——也许是海风熏得人欲醉，也许是水天相接处云烟缥缈，让人感悟到日子的稀疏

与珍贵。

若说海洋的“蓝”是珠海的气质，那么，城市的“绿”则是珠海最动人的底色。它以山脉为出发点，向着平原，向着村庄，向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晕染，叠加，继而在绿色的底色上，雕刻出艺术般的园林作品，由此奠定珠海作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的坐标。

而最能体现珠海“蓝”的气质与“绿”的底色的作品，当属

遍布城市各处的公园。它们将城市的格局与规划、温度与想象、气质与底色，一一具象化。

在生态维度上，珠海是名副其实的“公园之城”。但是，要说构建“森林郊野”“都市特色”“水网湿地”“社区村居”四大公园体系的城市规划，似乎显得太过官方；要列举数据，如“珠海已建成 708 个公园，实现市民出门 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5 千米可达综合公园、10 千米可达森林郊野公园，绿化覆盖率为



金湖公园

46.29%”，又显得太过生硬。但若细想，其实每个数字背后都是这座城市的温度，是树叶在阳光下的不同折射面，是游鱼在湖中溅起的形状各异的水花，它们共同指向了“绿”，指向了市民的幸福感。

二

作为珠江八大入海口之一，磨刀门水道形成于明末清初，因流经磨刀山与小托山之间而得名，其输沙量居八门之首。磨刀门水道带来的泥沙淤积形成的横琴岛，如今已是著名的自贸区。

地处磨刀门与崖门之间的金湾区，海岸线漫长，港湾众多，珠海最大的港口高栏港即坐落于此。这片土地自秦汉以来曾先后隶属番禺县、东官县、宝安县、东莞县、香山县、中山县第七区、斗门县。2001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珠海市金湾区，自此形成今日的行政格局。

在金湾区，磨刀门水道西侧，有一个水域公园——金湖公园。这是一个以珠江水系为基础形成的公园，276.45公顷的面积中，水系就占到了189公顷，是珠江口典型的湿地公园。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面积占地球表面6%，却能为40%的已知物种提供生存环境。珠海的湿地资源“家底丰厚”——91.91平方公里的总面积，4个湿地自然保护区，8个湿地公园，初步形成了以湿地自然保护区、

湿地公园为主框架的湿地保护体系，构筑了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因此，珠海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湿地之城”，一座建在湿地上的城市。在这里，城市与湿地相互依托，人与自然美美与共。

明媚而炎热的盛夏，偶然踏入公园，扑面而来的徐徐凉风，让汗流浹背的我，顿时心情舒畅。目之所及，碧水蓝天，鱼翔浅底，鹭鸟翱翔，远处山峦起伏，近处草木葱茏，好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令人赏心悦目。继续往里走，大大小小的生物纷纷醒来，在草丛，在石缝，在河岸，在水中，发出各式各样的叫声，仿佛在招呼行人游客。

湿地多鸟类。黑脸琵鹭、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众多鸟类，吸引了大批鸟类爱好者到此观鸟。俗话说，“凤非梧桐不栖，鹭非宝地不歇。”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的到来，为公园增添了别样的光彩。数据显示，珠海市拥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53种、省重点保护鸟类69种（截至2024年5月底）。

沿湖而行，氤氲的水汽送来沁人心脾的清凉感。笔直平坦的道路在脚下延伸，杉木冲天直立，在蓝天的衬托下，充满生命的张力。蝉鸣声声入耳，树叶婆婆细语，心中一片宁静。风在乔木和灌木间来回穿梭，吹得湖面上泛起层层涟漪，把枝叶摇得沙沙作响，带着节奏律动，仿佛自然的呼吸声。

不同时节里，勒杜鹃、粉黛乱子草、波斯菊、毛杜鹃、格桑花、鸳鸯茉莉、宫粉紫荆、风铃木等轮番登场，每一次花开，都是一场视觉盛宴。佛陀云：“一花一世界”。每朵花的绽放都蕴含着宇宙的奥秘和生命的智慧。从微小的种子，到破土而出，再到繁花似锦，阳光下灿烂，风雨中摇曳，秋风中枯萎，春日里重生，每朵花都有自己独特的美——或清新淡雅，或浓墨重彩，或娇艳欲滴，或朴素无华，无论哪一种，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生命的美丽与坚韧。

在清凉的绿意中，再燥热的心绪也能稍作停歇。游人三五作伴，支起天幕、帐篷，或简单铺一层野餐垫，躺坐其上。茂密的树叶形成天然屏障，将暑气牢牢隔绝在外，留下满是治愈人心的清爽。

三

自然的选择，亦是人的选择。作为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绿洲，金湖湿地公园可不仅仅是游客打卡之地，还吸引了很多人在此安家。公园旁，住宅楼鳞次栉比，湛蓝无边的湖面波光粼粼，草树风云，鸟雀蜻蜓，闲散行人都是这里的主人，乐于看见彼此的身影。漫行其间，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纯净的自然气息，每一处景观都弥漫着融洽和谐的美好氛围。

头顶有树荫，脚下有河流，消解了夏日的炎炎暑气。不知不

觉间，夕阳已沉落湖中。华灯初上，夜色透着平静朦胧的气息，灯光映照湖面，波光粼粼，如梦如幻，仿佛星辰落入人间，也落入我心深处。

此后的许多日子，当夜深人静时，遥望月华，思绪总会飘回金湖公园，伴着清风，一路寻幽，聆听自然的声音，感受生命的节奏。它的美丽与宁静、简约与诗意永远留在记忆中，润泽着我的生命。正如一本书中写道，“在路上，所有的旅途都是归途；在路上，所有的终点都是故乡”。

山海城人，自然万物，互为依托，生生不息。天地间的每一种生物，都如星辰一般，在各自的轨道上，和着天籁跳动。

作为“城市之肾”，金湖公园所展现的饱满、立体、丰盈的生态面貌，见证着珠海生态环境的逐步向好，是“两山”实践的一个缩影。

襟山面海的地理环境来自大自然的沧海桑田，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却是“天帮忙，人努力”的结果，是多年来珠海坚持“生态立市”、脚踏实地干出来的。如今，“幸福之城”“浪漫之城”配得上珠海人的汗水与付出。

珠海自建市以来，一直注重生态环境建设的法治保障，持续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展现了主政者的长远目光。1992年，珠海率先提出生态环境保护“八个不准”，其中一条就是“不准

建设有大烟囱或有严重污染的项目”，将许多“三来一补”企业拒之门外。这份被称作“生态环境铁律”的规定，最早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成为珠海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进步的重要支点。


1998年，珠海获得地方立法权后，通过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就是《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使珠海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更加系统、全面。2013年，颁布实施全国首部生态文明建设地方性法规《珠海经济特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明确了禁止开发区、生态发展区、集聚发展区、提升完善区等功能分区，明确了各功能分区的边界、定位、开发和管制原则。此后，珠海不断推进生态文明立法，先后制定44部生态文明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制度，探索实施“多规合一”，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二十年来，珠海坚持系统思维，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开展入河入海排口整治、大气移动源污染防治等工作，实施控源截污工程、生态修复工程、环境污染自动监测系统工程等，分阶段逐步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2024年，珠海市全市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城市环境空气质量6项污染物浓度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达标天数比例为93.7%，在全国168个城市中排名第13位，在珠三角9个城市中排名第3位。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优良，地表水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100%。道路交通声环境噪声处于二级（较好）水平，城市区域声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处于三级（一般）水平，城市功能区噪声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分别为98%和85%。

二十年来，珠海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既算“经济账”，更算“生态账”，始终把产业发展方向聚焦到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激活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美丽经济”，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曾几何时，我们对着发达国家的城市流露出的欣赏目光，如今已聚焦回我们自己的城市。或许，那是对城市生态油然而生的一种底气，而这种底气，就来自我们将造物之初的状态还给城市、还给自然——让蓝天更蓝，让绿水更绿，让青山更青。

高楼与青山相望，车流与海潮同频。珠海正在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答卷，为美丽城市建设提供“珠海样本”。

（作者单位：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生态文化建设的重庆实践

山水为根，文化铸魂，融通古今促发展

□ 刘莺

两江潮涌处，巴渝文韵浓。在长江上游最大的临江城市重庆，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四山”环绕，造就了山环水绕、江峡相拥、人文荟萃、底蕴厚重的独特气质，孕育出跨越千年的巴山渝水生态文化。

一、源远流长的巴渝生态文脉

巴渝地区江河纵横、山川壮

丽，气候潮湿，多雨多雾。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不仅有崖柏、珙桐、银杉等孑遗植物，还有黑叶猴、林麝、胭脂鱼、中华秋沙鸭等珍稀而古老的动物。古代巴人以勇猛善战著称，他们在与自然环境的斗智斗勇中，形成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在巴渝地区的民俗文化、建筑风格等方面都有体现。比如，巴渝民居吊脚楼就充分考虑了地

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就地取用竹木等天然材料，依山而建，通风防潮，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在关于巴渝的古诗词中，诗人常常通过描绘自然景象来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李白、杜甫、李商隐、刘禹锡等诗人都曾在巴渝大地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诗词。比如，“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无边落木



重庆奉节三峡之巅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重庆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涪陵白鹤梁作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是古人生态智慧的集中体现。古人以石鱼为水标、鱼眼为观测基准，系统记录了长江1200年间72个枯水年份的水位数据，总结出“三五年一小枯、十年一大枯、六百年一极枯”的水文规律和“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自然规律。白鹤梁水下题刻，荟萃了唐、宋、元、明、清及近代名人墨宝，涵盖篆、隶、行、草、楷等多种字体，汇集颜、柳、苏、黄等诸多流派，融艺术与自然为一体。明代涪州太守黄寿所书“时乎鸾凤见，石没亦是丰”“丰凶良有自，奚关水石踪”，以及张献、刘永良的联句“鱼出不节用，年丰难为丰；鱼没知节用，年凶未必凶”等题刻，都体现了古人的“民本”思想和“节用”传统，生动反映了巴渝地区古老的生态文化。

二、方兴未艾的生态文化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上游意识”、扛起“上游责任”、展现“上游担当”，在美丽重庆建设全过程、各环节中传承培育生态文化，着力在红色沃土上书写绿色发展的新篇章。

加强生态文化研究和传播，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大众化传播。重庆成立

全国首个生态文明传播研究中心，发布生态文明传播指数，打造传播影响力领先的“美丽重庆”融媒体矩阵，创作的多条融媒体产品阅读量达“10万+”，制作的“美丽重庆·我们在行动”专栏阅读量达“200万+”，发布的“美丽重庆”系列宣传视频传播覆盖超1亿人次，高质量承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和首届生态文化论坛，让大美巴山渝水走向全国，推动生态文化浸润人心。

着力打造生态文化品牌。高质量承办“大地文心”生态文学采风活动。开展“绿动巴渝”生态文学作家采风活动。出版《生生嘉陵》生态文学作品集和《蝶舞山城》生物多样性丛书。开展川渝生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评选出优秀作品131个。联合打造的民族歌剧《一江清水向东流》入选全国歌剧节。将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相互融合，制作“二十四节气”宣传短视频，创作《一城山水韵 千年巴渝风》宣传片。

促进生态文化转化利用。丰富生态文化体验场景，高质量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打造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长江文明书馆等生态文化展示地，建成环保设施开放场所、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场馆200余个。推出《读着诗词游长江》《一江碧水向东流》《寻蝶记》《归来三峡》等文艺作品。

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碳惠通”平台接入低碳应用场景20

余个，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达55.6%，建成“‘无废城市’细胞”3800余个，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96%，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持续推进。“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仁爱万物”“以时禁发”的生态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三、不断续写的生态文化新篇

2025年6月，生态环境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重庆市迅速反应，重庆市生态环境局、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庆市作家协会等部门联合，系统谋划重庆市生态文化建设工作，于2025年7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实施方案》，推出了16项具体举措。2025年10月1日施行的《重庆市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条例》也对“开展以强化生态价值观念等为重点的生态文化宣传教育”作出规定，并指出鼓励生态文明题材的文艺创作，倡导生态文化的国际传播和研究。

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入脑入心。结合美丽重庆建设实践，进一步阐述巴山渝水生态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并做好理论研究成果集结；大力支持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生态文化课题研究，组织开展长江生态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巴山渝水生态文化等系列专题研究；健全完善生

态文明传播研究中心工作机制，定期发布生态文明传播指数、生态文化推广与传播等研究成果。

打造多样化生态文化阵地，拓展生态文化体验空间。打造在博物馆里看见生态智慧的生态文化新阵地，打造集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科普推广和文化实践于一体的生态文化实践新场地，打造环保设施中的生态文化阵地等。未来，市民有望在生态文化主题公园、世界遗产中的生态文化阵地、“青山书角”生态文化空间等场地，沉浸式感受生态文化的魅力。

创作高质量生态文艺作品，生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聚焦美丽中国建设时代主题，征集评选

文学、戏剧、舞蹈、音乐、曲艺、美术、摄影、书法等生态文艺作品，开展最美生态环保人评选，生动展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风貌。聚焦长江大保护主题，支持歌剧“一江清水向东流”展演，开展“大地文心”生态文学采风、川渝作家行、生态文学志愿服务和“生态书香”全民阅读等品牌活动，出版一批反映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成效的生态文学书籍。进一步深化“二十四节气”等生态文化品牌活动，推动生态文化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组织实施网络生态文艺精品创作和传播计划。

推出生态文化特色旅游精品

线路，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品读生态文化。依托长江、嘉陵江等生态旅游碧道和歌乐山等山城步道，培育打造生态旅游精品线路。鼓励各地依托本地区特色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农事活动等，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美丽乡村生态文化体验线路。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庆将深入挖掘传统生态智慧的时代价值，以山水为根、用文化铸魂，以更高的站位、更实的举措为生态文化建设的地方实践写下生动注解。

（作者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高新区无废城市艺术展



高新区无废城市艺术展



无废宣传进社区（大溪沟）



重光小学无废城市活动

生态突围的歌乐山样本

□ 陈忠瑜

在重庆沙坪坝区的腹地，有一座因“大禹治水，宴宾客于歌乐”的古老传说而得名的山川——歌乐山。这片曾经山上山下“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土地，曾经承载了1300多家“散乱污”企业的土地，曾经背负污染之重的土地，如今涅槃重生，正在书写长江经济带生态突围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沙坪坝区与歌乐山街道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生态禀赋视为最宝贵的财富、最坚实的基础、最核心的竞争力，以生态为基，向绿图强，终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底色——生机盎然的绿。

生态修复是根基。在铁腕治污的同时，歌乐山街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精耕细作，夯实产业发展的绿色根基。“颐麓欢歌生态园”作为核心项目拔地而起，2万余株桃、李、梨、葡萄等果树在山坡上规模化扎根，播下了希望的种子。绿色农业技术的引入，让这片土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功取得5项绿色食品认证。生态的改善与品质的提升，如同最动人的广告，吸引了四方游客，带动游客数量增长30%。生态，正从无形的财富，

转化为可见的吸引力。

生态优势如何转化为经济优势？歌乐山探索出“采摘+”的融合路径，将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成功举办十二届赏花节，带动农家乐、民宿如繁星般点缀山间。精心构建的“四季有果”采摘体系，让游客无论何时前来，都能体验采摘的乐趣。7个草莓园、4个垂钓基地、2个研学基地年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创收900余万元。采摘成为串联起休闲、体验、消费的“富民链”。在金刚村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巫山父子信心十足。他们流转380亩耕地与荒地，打造出集西瓜草莓研学、开心农场体验、国防教育实训、露营、亲子活动、减肥训练营于一体的综合基地。“这里的生态，是我干好这个产业的信心。”巫山坦言。去年，该基地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年收入突破100万元。生态的价值，在市场中得到了认可。

绿水青山的守护与转化，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强劲支撑和用心用情的服务保障。沙坪坝区将环境保护领域相关的资质申请、评级认定等纳入企业建设目标，从源头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建立环评审批综合服务联席会议制度，

为企业落地建设减时间、减流程、减投资。成立企业服务办，提供“一对一”专人帮扶指导。拓普、立中等7个重点项目因此受益，水泵厂在协同服务下每年节省运维成本约20万元。

如何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派驻歌乐村的区生态环境局专职书记给出了答案——“入户走访+院坝调解”模式。在农家院坝里，搬几条板凳，泡几杯清茶，干部与群众围坐一堂，心平气和地摆问题、讲政策、想办法，成功化解矛盾纠纷。同时，依托“141”基层智治平台，构建起“预防—处置—巩固”全周期治理体系，持续督导企业做好治污设施运维管理。组织村社网格员化身“环保管家”，开展入户行动，详细建立问题台账闭环销号，让群众身边的环保问题有人管、管得好。群众的满意度显著提升。

一个关于企业异味扰民的信访投诉处理，成为当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注脚。沙坪坝区生态环境局联合歌乐山街道、歌乐村，深入走访巡查，精准锁定陵江塑料有限公司和重庆市金页印务有限公司两家企业

的异味源头。他们化身“环保医生”，深入企业调研“把脉”，指导企业采用先进的催化燃烧工艺进行深度治理，还协助企业编制治理方案，并申请专项资金缓解治理压力。结果令人欣慰：企业污染物排放浓度比标准限值低30%以上，困扰居民的异味问题得到根治。更可喜的是，环境改善提升了企业形象，产品客户现场续签了购买合同，实现了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一优秀案例被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宣传推广。

歌乐山红庙村民组那片500亩曾被人遗忘的荒芜之地，在村集体流转后，被精心打造成以桃、李、梨、葡萄为主的生态果园核心区。这看似寻常的一步，却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荡起层层涟漪。

在外有稳定工作的粟建川，敏锐地嗅到了商机。他毅然返乡，在果园的空地上建起了以多肉植物为特色的精致花卉园。紧接着，他又将目光投向园内那些闲置的农房。经他亲手设计和改造，这些老屋变身成为格调高雅的民宿和充满文艺气息的咖啡馆。他精心栽种的蔷薇花墙，花开时节如梦似幻，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胜地。

如今，这500亩的土地上，沉睡的资源已被唤醒：闲置农房、荒坡空地、静默水塘……每一寸都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围绕着核心果园，自然生长出一条完整的

生态休闲产业链：春可赏花采果，夏可林荫垂钓，秋品农家柴火鸡，冬享民宿暖咖香。漫步园中，所见皆是惬意景象：年轻人流连于花墙拍照，老年人围坐院坝闲话家常，孩童在田间欢乐奔跑。粟建川笑着说：“游客们往往早上来园内游玩拍照，中午品尝我们的特色柴火鸡，下午在咖啡馆悠闲小憩，傍晚拍完美丽的夕阳落山，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一子落而满盘活。歌乐山村负责人欣喜地介绍：“目前，围绕这500亩核心生态果园，全村已发展起民宿、餐饮服务业7家，建成特色垂钓场8个。全村在基础设施和生态产业上的累计投资已超过亿元。”生态修复和闲置资源的盘活，不仅美化了家园，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为村民提供了12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为村集体经济年增收200万元以上。昔日荒芜的土地，如今已成为流淌着财富与幸福的绿色经脉。

歌乐山的美好生态环境还催生了生态康养产业。合展老年护养中心吸引了7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长者。年轻的中心管理负责人刘丽介绍：“中心强调医养结合，目前拥有850张床位，配备专业护养工作人员200余名。”中心的创办人郭彬是土生土长的沙坪坝人。他投资养老产业，主要是源于为父母寻找理想养老之所的迫切需求。当年，面对年迈体弱的双亲，工作繁忙的他难以周全照料。在遍寻合适的养老院

而不得时，歌乐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便利的区位优势深深吸引了他，最终他决定就在歌乐山，自己创办一所高品质的养老院。

在歌乐山天池湖畔的九九康寿养老中心，四季盛开的鲜花，与上天池清澈见底、碧波荡漾的湖水相映成趣，构成一幅流动的风景画。目前，80多位老人在此安度晚年。

养老产业已成为歌乐山街道一张闪亮的名片。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街道辖区的5个村、3个社区里，都因地制宜办了养老院。全街道已汇聚68家高、中、低不同档次的养老机构。”目前，在这些镶嵌于青山绿水间的养老院里，安享幸福晚年的老人已超过3500名。依托生态与区位优势蓬勃发展的养老产业，不仅有效盘活了部分乡村闲置房产和土地资源，更创造了600多个就业岗位。生态康养这轮温暖的“朝阳”，正从歌乐山冉冉升起，照亮银发群体的幸福路。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歌乐山街道党工委负责人说，“生态和区位是歌乐山最大的优势。我们曾尝过牺牲环境的苦果，近两年来，党工委和各村党委统一了认识，必须转换赛道，吃好‘生态饭’，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壮士断腕之后，并非产业的沉寂，而是凤凰涅槃，向“绿”而生，向“新”而进。

在环保整治中经受住考验、实现华丽转身的重庆富强大威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是歌乐山产业绿色转型的代表。“今年上半年，我们已在泰国、巴西、韩国等承接了多个工程项目。”公司相关负责人自豪地介绍，“目前业务订单充足，生产计划已排到了9月份。”这家企业得以生存并持续壮大的秘诀何在？在于其彻底转换了发展思路，将创新作为生命线。公司专门组建了11人的核心创新团队，持续投入研发，目前已累计获得37项国家专利。“正是依靠不断创新产品和技术，我们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把业务从重庆拓展至全国乃至海外。”创新，成为其驰骋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不破不立，先破后立。”歌乐山街道办事处负责人道出了转型的精髓。告别“散乱污”的沉重包袱，歌乐山的工业轻装上阵，正加速奔跑在绿色发展的新赛道上，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重庆明达天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发展印证了这一点。“今年以来，我们研发的4个新产品已实现量产，正大批量投放市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近3年来，公司已成功研发并推向市场的创新产品达百余个。目前，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已占到公司总收入的40%左右。”创新驱动，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当产业成功实现绿色转型，歌乐山的经济也奏响了高质量发展的

激昂乐章。即使在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歌乐山依然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幅达到了7.44%。绿色工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区域经济，更惠及了乡村。2024年，歌乐山街道所辖的5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实现高速增长，最高的达到448万元，最低的也有103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至46740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一条兴业富民的康庄大道在绿水青山间延伸。

歌乐山的绿色发展，不仅关注当下，还着眼未来。沙坪坝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命名的“首批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场馆”。监测站内精密的仪器、跳动的数据、专业的讲解，为青少年打开了一扇了解环境科学、感知生态变化的窗口。在这里，孩子们可以直观看到歌乐山PM_{2.5}浓度从43微克/立方米到28.9微克/立方米的下降曲线，感受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17天的来之不易，了解黑臭水体动态清零背后的科技与汗水。这颗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播下，守护绿水青山的信念与智慧将在新一代手中传承、发扬。生态文明教育，为歌乐山的绿色未来点亮了希望之光。

登临歌乐山巅，俯瞰苍翠绵延，感受清风拂面，聆听自然与人文的交响。蜿蜒山道上55万游

客的足迹，果园里农人采摘时的欢声笑语，精品民宿咖啡馆的袅袅醇香，养老院窗棂后老人们的笑脸，连同生态环境监测站大屏幕上那令人心安的数据……这一切，共同谱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

大禹治水“疏堵结合”的古老智慧，穿越千年时光，在歌乐山的绿色蝶变中焕发出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治污之“堵”，是壮士断腕的魄力，为保护与发展腾出空间；护绿之“疏”，是系统思维的前瞻布局，让生态要素顺畅地转化为经济要素、惠民要素。这“一堵一疏”之间，尽显平衡的智慧与发展的哲学。

歌乐山的实践，以无比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一个真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城市的璀璨灯火与山林的静谧星光在歌乐山的夜色中温柔相连、交相辉映时，我们欣然读懂，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之源、幸福之基；推动“两山”转化，是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康庄大道；创新体制机制，是厚植绿色发展根基、释放生态潜能活力的深层密码、不竭动力。歌乐山的故事，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它将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代代传唱。■

（陈忠瑜，重庆市沙坪坝区作家协会会员）

我与粤北丹霞山的诗画情缘

□ 骆阳叶

我叫骆阳叶，1971年11月生于丹霞山下锦江河畔的黄屋新安坝村，一个被丹霞风光环抱的小乡村。打记事起，我的童年就和丹霞的山山水水绑在一起。每天一睁眼，就是朱红岩壁映着的晨光；学会说的第一句童谣，是祖辈唱给山听的调子。如今知天命之年，我仍守着这片红土地，在当地的宣传文化部门平凡的岗位上，用诗画记录它的晨昏、它的变迁，也慢慢读懂了——丹霞不仅是我血脉的源头，更是用亿万年的岩层告诉世人，好山好水不是静止的风景，而是要用心守护、用情传承的生命共同体。

一、晨雾里的启蒙：丹霞是最早的生态课本

我的童年，裹着丹霞的晨雾与泥土香。那时的丹霞还没有如今这般热闹，没有游客中心，没有观光缆车道，没有水上游船。山是静默的巨人，锦江是流淌的碧玉，祖辈们在田埂上劳作的身影，会被夕阳拉得很长，落进稻田的波光里。放学路上，我总爱绕去锦江河边，蹲在湿润的红土草地上，打开作业本用树枝炭条画远处的僧帽峰、近处的翠竹林。有时还用竹枝在锦江河面上写字，当水流过字迹时，线条会晕成朦胧的淡墨，后来才知道，那是大

自然教我的第一堂水墨画课，也是最早的生态启蒙课。

父母是地道的农民，不识几个字，更不懂“诗文书画”，却常说“山里的风光就是最好的课本”。这话我记了一辈子，后来才明白，他们说的“课本”里，藏着最朴素的生态智慧：春天不许折刚抽芽的树枝，因为树要长叶挡太阳；夏天不许在河里乱丢杂物，因为鱼要干净水活命；秋天捡板栗时要留几颗在树下，这样明年才会有新树。家里穷，买不起纸笔，我就把煤油灯的灯芯调得很暗，在废报纸上画山画水，父母从不说“费油”，只在我画



作者画作：山水相依图

完后，凑过来看看：“今天的山，比昨天更像了。”

第一次完整画出僧帽峰时，我才十岁。那天傍晚，我把画铺在门前院子里的石板上，父亲干完活回来，蹲在旁边看了很久，粗糙的手摩挲着我的头说：“这石头在你笔下，好像活了。”他没说“好看”，只说“活了”——后来我才懂，“活”是对山水最高的赞美，因为它藏着生机，藏着自然的呼吸。考上大学那天，我背着行囊走出丹霞，回头时看见父亲站在土砖房子前，晨光把他的身影镀成金色。他喊：“别忘了山里的样子。”那时我以为他说的是山的形状，多年后才明白，他是让我别忘了山里的生机，别忘了守护这份“活”的责任。

二、笔墨间的顿悟：山水之魂是生态之韵

1990年7月，我考上了韶关教育学院美术系。大学期间，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系统学习了素描、色彩，也涉及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多个专业课程，还自学啃完了《芥子园画谱》《曹全碑帖》等。西方油画讲究光影写实，中国传统笔墨追求意境传神，起初我总觉得二者难以融合。直到某个周末，我在画室里对着丹霞的照片写生创作，照片里的赤岩在阳光下泛着暖光，可画出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忽然想起童年在锦江河边的场景：雨后天

晴的丹霞，岩壁上挂着水珠，云雾在山间游走，连空气里都带着泥土的腥甜。那一刻我顿悟了：画山不必拘泥于“形似”，更要抓住山水的“魂”，而这“魂”，就是生态的韵致。

丹霞之魂，藏在四季的变化里。春天，映山红开在岩壁缝隙，松鼠在松枝间跳跃，是生命的热闹；夏天，锦江涨水，白鹭贴着水面飞，是自然的灵动；秋天，枫叶染红山谷，野果挂在枝头，是丰收的厚重；冬天，雾凇覆在岩顶，山风掠过松林，是沉静的力量。这些不是凭空想象的画面，是我从小看熟的生态图景。我开始尝试把西方的光影技法融进传统笔墨：画晨雾中的丹霞，用淡墨铺底，再以赭石色轻扫岩壁，让阳光透过雾霭的层次感显出来；画雨后的锦江，用花青调淡墨画水，再点几笔白色表现水珠，让溪水的清澈跃然纸上。

毕业前，我画了一幅《丹霞暮色图》，画面里没有具体的山峰，只有被夕阳染成橘红的天空和远处模糊的山影，题了句“丹霞不语藏生机，暮色无边纳万象”。老师看了说：“你把丹霞的‘气’画出来了。”这“气”，就是生态的气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韵律。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份对“气”的理解，会成为我后来创作的核心——用诗画记录丹霞的生态变迁，让更多人看见绿水青山的生命力。

三、岗位上的坚守：做丹霞生态的记录者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进了当地宣传文化部门工作，后来又成了《丹霞》杂志的编辑和《南岭风》杂志的执行主编。有人说：“你是大学科班出身，能写能画，回到山城工作，太屈才了。”可我不觉得——这份工作让我能更深入地触摸丹霞的脉搏，尤其是它的生态变迁。

那些年，我跑遍了丹霞周边的村落。去夏富村时，我遇到护林员李伯，他每天凌晨五点就上山巡林，口袋里装着塑料袋，捡游客丢的垃圾，手里还拿着本子，记录松树上的松毛虫数量。他说：“以前村里有人砍树卖钱，后来景区管得严了，大家也知道，树多了，游客才会来，日子才会好。”我把李伯的故事写成短文，还画了一幅《山间守护者》，画里的李伯背着巡山包，站在松树下，远处是丹霞的岩壁。文章发表后，有读者给杂志写信，说想加入护林志愿者。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的笔不仅能抒情，还能传递守护的力量。

去周田镇时，我看到村民们在田里种水稻，不用化肥，改用有机肥；田埂边还挖了排水沟，用来收集雨水灌溉。村支书说：“以前为了多打粮，化肥用得多了，田里的泥鳅、黄鳝都少了，溪水也没以前清了。现在搞生态农业，稻谷虽然产量少了点，但价格高

了，游客还爱来体验农耕，收入反而多了。”这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啊！我把这段经历写成诗：“田埂新挖排水沟，稻穗轻摇带露香。生态农耕传佳话，丹霞脚下好风光。”还画了一幅《丹霞春耕图》，画面里的农民弯腰插秧，田埂边有孩子在捉泥鳅，远处的丹霞山在晨光里静静矗立。

有人劝过我：“你在哪里都可以画丹霞，在经济发达地区工作，作品能卖更好的价钱，何必困在山区小县城呢？”我也曾有机会调去做行政工作，待遇优厚，前景光明。那天晚上，我独自爬上丹霞山长老峰的观日亭，月亮从岩壁后升起，把山影投在地上，像一幅天然的水墨画。我想起童年蹲在河边画画的样子，想起李伯巡山的背影，想起村民们种水稻的场景——如果我离开了，谁来记录这些生态变迁？谁来传递这些守护的故事？第二天，我婉拒了调岗的机会，同事说我“傻”，可我认为，能在岗位上记录丹霞的生态之美，能让更多人看见绿水青山的价值，这才是最有意义的“聪明”。

四、诗画里的传递：让生态文明住进人心

在宣传文化部门工作这些年，我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用诗画宣传丹霞的生态之美。除了编杂志和做好群众文化工作之外，我还

经常组织“丹霞生态诗画展”。展出的作品里，有画山水花鸟的，有画护林员的，有画生态农业的，有画锦江保洁的，每幅画都配着诗句，背后都有真实的故事。

有一次，展览上有幅《锦江保洁图》，画的是保洁员划着小船，在锦江里捡垃圾，题诗“一船清浪一船歌，保洁不辞辛苦多。守护锦江清澈水，丹霞美景万年和”。有个游客站在画前看了很久，后来找到我说：“以前我来丹霞，也随手丢过垃圾，看了这幅画，才知道保洁员这么辛苦。以后我不仅自己不丢，还会劝身边人爱护环境。”这话让我感触很深——诗画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是能走进人心的桥梁，能让生态文明的理念悄悄发芽。

我们单位每年暑期都举办公益书画培训班，我都积极参与，还常去村里的小学教孩子们画丹霞。不是教他们怎么画得“像”，而是带他们去山里写生，让他们认识岩壁上的植物，听鸟的叫声，摸溪水的温度。有个叫小石头的孩子，父母在珠三角打工，平时不爱说话，却爱在画里给丹霞山画上好多小房子。他说：“画了房子，爸爸妈妈就会回来住了。”我问他：“为什么想让爸爸妈妈回来？”他说：“山里的空气好，水也好，回来住身体好。”我把他的画配上诗句“丹霞山下小房子，藏着童心盼归期。绿水青山常作伴，人间最美是家园”，发

表在《丹霞》杂志上。没想到后来有企业老板看到，给村里小学捐了钱，建了文化室，还在周围种了丹霞特有的花草。现在小朋友们常去文化室读书看报，写字画画，还给花草浇水，他们说：“要把花草养得好好的，等爸爸妈妈回来看。”

这些年，我还帮老手艺人写过传记，把丹霞的传说创作成诗画。有个编竹篮的王爷爷，他编的竹篮都是用山里的毛竹，从不砍刚长的新竹。我把他的故事写成《竹编老人》，画了一幅他在竹林里选材的画，题诗“毛竹青青守丹霞，老人巧手编年华。不砍新篁留生机，匠心不负好山家”。文章发表后，很多游客来买王爷爷的竹篮。他的生意好了，还收了两个徒弟，专门教年轻人编竹篮。他说“要让大家知道，保护竹子，就是保护我们的手艺，也是保护丹霞的生态”。

五、岁月中的传承：绿水青山是永恒的约定

转眼已是知天命之年，我的鬓角添了白发，可每次爬上丹霞山，看着熟悉的岩壁，依然会像年轻时一样心跳加速。有人问我：“画了这么多年丹霞，会不会觉得腻？”我总会指着山间的云雾说：“你看，今天的云与昨天的云，形状从来不同；今年的枫叶与去年的枫叶，红的深浅也不一样。丹霞是活的，它的生态在变，

我的笔墨怎能停下？”

这些年，我的画里多了些新元素：高速公路从山间穿过，却特意绕开了原生林；返乡青年在直播间里展示丹霞的特产，身后是漫山的映山红；游客们举着手机拍丹霞，同时会主动把垃圾装进塑料袋。有人说这“破坏了传统山水的意境”，可我觉得，真正的传统从不是一成不变的。丹霞亿万年来经历了风雨侵蚀、地质变迁，才成就了今天的模样；生态文明建设也需要与时俱进，才能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成为现实。

前些年，我儿子骆伽利大学毕业。学计算机的他在大城市深圳工作，常常帮我的丹霞山水画做视频宣传推广，还回来帮我把画作做成文创产品：把《丹霞春耕图》印在笔记本上，把《丹霞

守护者》做成书签，还开发了“丹霞生态诗画”小程序，扫码就能看到每幅画背后的生态故事。他说：“爸，你的画里藏着丹霞的生态美，我要用年轻人的方式，让更多人看见。”看着儿子忙碌的身影，我忽然觉得，守护丹霞的生态，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就像丹霞的岩层，一层叠一层，把岁月的故事刻进时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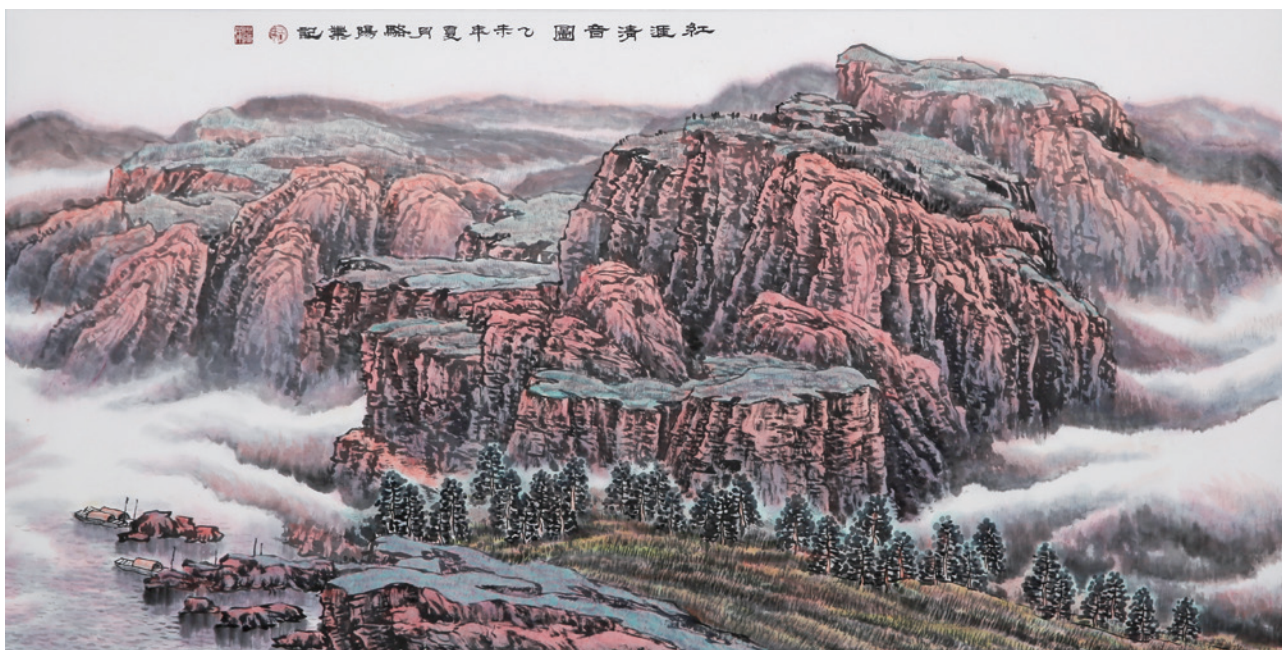
今年清明，我又去了长老峰。站在山顶，看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山风里带着松涛与泥土的气息，锦江河像一条碧玉带，绕着丹霞流淌。我想起童年在河边画画的自己，想起父亲的叮嘱，想起李伯、王爷爷，想起小石头和他的小伙伴们。忽然明白，我这一辈子，其实只做了一件事：用诗画记录丹霞的生态之美，用坚

守守护这份绿水青山。

常有年轻人来问我，如何才能在创作的路上坚持下去。我总会带他们去看晒布岩——那片被水流冲刷出条条沟壑的岩壁，据说是女娲补天剩下的布料所化。我告诉他们：“你看这岩石，水流日复一日地冲刷，才留下了这般深刻的痕迹。守护绿水青山也一样，不必追求一时的光鲜，像水滴一样，朝着心中的方向不停歇，时光总会给你答案。”

我是骆阳叶，生于丹霞，长于丹霞，终将归于丹霞。我的笔，会一直画下去；我的诗，会一直写下去。不为名利，只为守护丹霞的这片乡土，只为传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只为与这片红土地，赴一场永恒的生态之约。生态

（作者单位：广东省仁化县宣传部）



作者画作：红涯清音图

山河纹样：恰西生态笔记

□ 王丽梅

水文：生命的脉络

天山北麓伊犁河谷的皱褶深处，藏着一脉流水，名曰恰西河。伊犁是哈萨克族人的主要聚居地，恰西是北疆伊犁自然之书的精彩画卷。

恰西河发源于那拉提山北坡，是由古冰碛堰塞湖形成的自然景观。每年四月，河水苏醒，冰川积雪渐次融化，水流变得急促而欢快。

六月初，蓝天下，雪山在云端，雪线下是绿色纵队般的云杉林海，森林下是高山草原，恰西河从高山峡谷中奔涌而出，进入一片开阔地，水势渐缓。彪悍的伊犁马或在河边悠闲地伫立、漫步，或俯首在河中饮水，姿态优雅从容。黑棕色、栗色的马鬃在晨风中微微飘动，水珠从它们的唇边滴落，在平静的河面上荡开圈圈涟漪。

河谷平坦处略高的地方是露营地。进入夏季，恰西敞开怀抱，迎接慕名而来的游客。

从踏入河谷那一刻起，我就被这幽深静美的绿色河谷所震撼。雪山、森林、草原、河谷，构成了立体的生态景观。

沿着恰西河逆流而上。路在山中、在河边，河在林中。

走过少女们身着民族服装拍照打卡的燕子桥，一路上山。恰西河咆哮着冲向下游，水声在山谷间震耳欲聋，连伸向云端的云杉林也压不住河水的喧嚣。与沉默的森林相比，恰西河是性情多变的，开朗快乐、阴郁暴怒或幸福恬静。

在恰西的原始森林中穿行，阳光从林中枝叶间洒落，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松脂味道。地面有一层厚厚的落叶，坠落的褐色松塔随处可见，脚踩在地上有种松软的感觉。葱绿、墨绿的苔藓在树干的阴面，倒伏的树木似疲乏的战士，以各种姿态横卧于地，有些是完整的，有些是断裂的。林间走路，需要特别小心脚下盘根错节、连绵凸起的粗壮树根。

河边有年轻的情侣在大青石上拍照，身姿曼妙，顾盼生情。阳光正好，边走边看恰西河，峡谷中的水如沧浪，水花四溅。

恰西河水的纹路起初是纤细的。河水在峡谷间蜿蜒，清澈得能照见天空与云杉的心事。河水带着冰雪初融的冷冽，水下卵石的每一道斑纹都成了被水流翻阅的书页。河床之上，常有倒伏的云杉横卧。它们曾是森林中挺拔

的巨人，如今静卧水中，树皮被流水褪去，木质被时光打磨得光滑如玉。这些横亘的巨木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形态的开始：水虫在其上攀爬，苔藓为其披上新衣。河流以它的方式，将逝去的生命编织进新的生态图谱。

河中的倒木似乎在诉说着自然的哲理：一棵云杉可能屹立百年，却可能在某场暴风雨中轰然倒下，顺流而下，开始另一段旅程。这犹如人生中的意外，总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发生，改变着生命的轨迹。

沿河向上行，遇见一群衣着鲜亮的哈萨克族中年妇女，她们八九个人，头上包着各色纱巾，穿着绣花、镶着花边的长裙，外面套着红黄蓝绿、长短不一的外套。她们正在河谷中拍照，看到我这个外乡人，热情地招手。其中一位大姐，笑盈盈地走来要与我合影，我欣然同意。随后，她把手机递给我，请我为她的姐妹们拍照。她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懂，但我看懂了她的意思。那群大姐都看着我微笑，她们自然地靠拢在一起，笑容灿烂如阳光下的鲜花。给她们拍完照，几位大姐又拉我过去，示意要与我拍个

合影，我也正有此意。先前邀请我拍照的大姐挽住我的胳膊，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粗糙而有力，有厚厚的茧子，那是常年劳动留下的印迹。她们用哈萨克语愉快地交谈着，我虽听不懂，却从笑脸和眼神中，感受到了她们的自然淳朴与热情大方。她们身上散发着一股阳光热情的的气质，带着蓬勃和野性的生命力，如同恰西河般自然奔放。

与她们分别后，我继续向前，穿行于恰西河畔与山林间的小道，山谷里的幽静时常被恰西河的水声打破。河谷的尽头是更高、更深的、密密的云杉林，更令人意外的是绝壁处飞泻而下的石门瀑布，像是对虔诚登山者的奖励，又像是自然出演的一场压轴戏。瀑布下，游客们饶有兴致地打卡

拍照。他们用手机记录着恰西河谷立体的生命纹路，这记录对人与河流而言，是唯一的，也是永久的。

水的纹样，是恰西最灵动的基础笔画。它既是地图上的线条，也是时间的刻痕，无声地书写着生命的来处与归途。

木理：交织的穹顶

沿着水的纹路逆流而上，便进入了云杉的国度。

恰西是伊犁著名的林区，森林如同绿色的海洋，覆盖着这片土地。恰西河谷是恰西原始森林的核心地带，空气中弥漫着松脂与腐殖土混合的独特气息，林地负氧离子丰富，吸一口令人神清气爽。这里曾有一棵著名的“云杉王”，高50米，直径1.85米。

据说当年砍伐这棵树，7个工人工作了一天。如今这棵树的截样陈列在中国农业展览馆，密实的年轮见证着恰西云杉的雄伟与岁月的悠长。

进山的路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巍然屹立的天山云杉原始森林。走在森林的边缘，你会发现这里的树都有合适的间距，各自独立，笔直地向上生长，各自争取获得阳光照射的权利。林地中，有些云杉高达三四十米，树皮呈灰褐色，纵向开裂如龙鳞，记录着岁月的风霜。云杉林中夹杂着西伯利亚冷杉，它们的针叶更为细密，呈现出深沉的墨绿色。

恰西森林的纹样，是光与影在垂直空间上的交织。笔直的云杉与冷杉构筑起绿色的穹顶，阳光需要费力地穿过层叠密实的针



恰西河谷

叶缝隙，才能在布满松针和腐殖土的林间地面投下斑驳的光点。这些光斑随风晃动，如同一个个温柔的呼吸灯，照亮林下的世界：倒伏的巨木、散落的松塔、厚厚的苔藓，以及各种在幽微处努力生长的草本。

林中最深刻的纹样，莫过于那些倒木。它们姿态各异，有的显然已横卧多年，与大地几乎融为一体，成为菌菇、地衣和幼苗的温床；有的则新近倒下，断口处还散发着松脂的清香。它们静默地伏倒在依然挺拔的同伴脚下，无言地阐释着森林的法则：个体的消亡，恰是共同体焕发生机的契机。一棵树的倒下，意味着林窗的打开和光线的涌入，新一轮竞争随之开始。这生死交替的肌理，构成了森林最深邃的纹样。

森林的生命以各种形式竞相绽放，每一种绽放都是植物间对阳光的竞争，也是对生存权的竞争，因此也促使树木笔直地生长，尽可能地向上。林中除了挺拔的云杉、冷杉，还夹杂着雪松、红松、桦树等树种。在一些林地与草场的过渡地带，林下还生长着一些白桦、山杨等杂树。林间草地上散落着无数松塔，有的完好如初，有的已被松鼠啃食得只剩壳了。这些松塔大小不一，颜色从浅棕到深褐，像是大自然撒下的种子银行。松针铺就的地毯柔软而富有弹性，踩上去悄无声息。各种野草从这松软的温床中探出

头来——零星开放的野花、野苜蓿、不知名的禾本科植物，都在努力争取着阳光。

在林间，我看见一棵需两人合抱的云杉，它静静地矗立在一处高地之上，树皮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树根凸起的部分在地表杂乱地伸展，粗壮的根须紧紧抓牢土地。我忍不住伸手触摸，粗糙的质感传递着生命的力量。树下，新掉落了几个松塔，我拾起一个，闻到淡淡的松香。

恰西是国家级猛禽重要栖息地，恰西云杉森林是生物多样性的聚集地。景区中的指示牌显示，在密林深处，有棕熊、雪豹、马鹿等多种野生动物和各种昆虫繁衍生息。行走林间，脚踩着松针铺就的柔软地毯，耳边是空灵的流水声与自己的脚步声。在这份巨大的静谧中，仿佛也能听见树木生长的声音，能触摸到时间流淌的痕迹。

森林的纹样，庄严，缓慢，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和无可阻挡的生命力。

草甸：大地的织锦

当森林的帷幕向两侧拉开，恰西便向你展露它最辽阔的纹样——草原。

恰西草原如一幅巨毯在天山脚下铺展开来，六月的阳光慷慨地洒向碧绿的草场，新生的牧草泛着翡翠般的光泽，草原上每一片草叶都饱含着融雪滋润的生机。

恰西草原并非一马平川，她是生动的，柔软的，草原随着地势的起伏形成柔曼迷人的曲线，一直绵延至远方的雪线。走上高坡，可见天山雪峰巍峨的冠冕，低处则隐藏着涓涓细流。在高低起伏的绿色波浪间，游人们以各自的方式体验着草原的壮美。远处，几个年轻人骑在马上，哈萨克人牵着马，马儿像是体谅游人的生疏和胆怯，以悠闲稳健的步伐在草地上踏出沉稳的节奏。马背上的游人时而驻足远眺，时而笑语欢声，惊喜与惊吓，忐忑与兴奋，人与马矫健的身姿在蓝天绿草间勾勒出流动的剪影。

初夏的草甸，绿色层次分明：新生的嫩绿、牧场的翠绿、远山的黛绿，一路铺陈至天山森林之下。在这片绿色的海洋里，最灵动的纹样是那些野花：蓝色的龙胆、紫色的鸢尾、黄色的毛茛，它们不像花园中的同类那般拥挤张扬，而是恰到好处地点缀其间。六月的草原，林茂花繁，漫山遍野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蜂蝶成群，铺展开一幅幅美丽的自然画卷。

草原的纹样是动态的。骑手的马蹄踏出蜿蜒的路径，羊群移动如流云，在有山坡的草场，有些地方可以看出羊群踩出的细细的羊道。

遇见一些正在转场的哈萨克族牧人赶着牛群、羊群和马群。牛群、马群里常有年幼的牛犊、

瘦小的伊犁马夹杂其间，小牛犊、小马驹奋力地跟着它们的妈妈，生怕掉队，它们的母亲也常伴随左右，护着它们的孩子。草原上的羊群看似分散，实际上是有“组织的”。仔细观察羊群中头羊行走的方向，后面尾随了一群羊，便能一眼看出谁是头羊。

牧人骑着马，口中发出哈萨克语的吆喝声。迎面而来的一位中年牧人看见我，一边赶着马群，一边友善地点头致意，古铜色的脸上写满了风霜，眼神却锐利而明亮。

走到一处高地，坐下来小憩。从这个角度望去，草原的全景壮阔而绮丽。游人的身影点缀其间，或打卡拍照，或现场直播。有人痴迷地欣赏风景，有人端着手机，俯下身子近距离拍摄野花。天、地、人、牛、羊、马同在一幅画面，自然而和谐——人类也是恰西草原自然生态的一部分。

我试图读懂天地之间绿色大地之毯的编织法则——它的韧性

来自深植的根须，它的美丽来自适时地绽放，它的生态平衡来自万物的节制，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破坏。

风的形状，水的路径，生命的轨迹，在此交织成最和谐、最包容的纹样。

纹样的生态思考

站在恰西营地，回望水、木、草共同勾勒出的生态画卷，方悟“纹样”一词的精髓，不在于“山河”的宏大，而在于“纹”的细腻与“样”的规律。

恰西河、原始森林、高山草原，三者之间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构成了一个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恰西河如生命的血脉，滋养着沿岸万物；原始森林好似大地的肺叶，调节气候，涵养水源；草原则是坚韧的皮肤，保护着土壤，维系着生物多样性。

恰西的每一处景观都有其生

态智慧：河水中倒伏的云杉，告诉我们生命的无常与轮回；森林里的倒木诠释着死亡与新生的辩证；草原上的野花展示着适者生存的法则；游牧的哈萨克族人，千百年来遵循着古老的轮牧智慧，让草场休养生息。这种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生态逻辑，历经千万年自然选择而臻于完善。

我们行走于天地之间，带不走一片云、一滴水，却能带走对“山河纹样”的深刻记忆与无限敬意。恰西的生态之美，不仅在于它的壮阔景观，更在于它细微处的生命奇迹和万物共生的智慧，这正是现代人最需要向自然学习的课程——如何在发展中保持平衡，在索取中懂得回报，在欣赏中学会保护。

恰西，这片神奇的土地，用它自己的方式，向我们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王丽梅，作家）



云杉林



沧浪之水

王丽梅 / 摄

寻河万里

□ 张雪晴

苏庄,这应该就是我的名字。

我与一条有老鹳窝的河,已经纠缠了六百年。

人们却说,世上没有这条河。

我不信!

一、相依

穿过 20 世纪 60 年代疯长的春草,在一条奔腾的大河旁,我望见一个精壮后生弯着腰正奋力挥动铁锹。连天暴雨让河水漫上田埂,他已连守了几天,解放鞋里破洞露出带泥的脚趾甲,两瓣的轮廓在夕阳下的河道里清晰了几分。

瞧见我这衰老的过客,他憨厚地笑了,热络地邀我坐下喝碗水。目光坚定地向我讲述他所在的生产队如何开沟引渠、平整土地。

我并不知道他口中的生产队是什么。只听得浸透汗水的号子声,依着自然蜿蜒的河岸,一同融进被规划的水流里。当看到河水被引入纵横的土沟时,我懂了。古往今来,对咱庄户人,河水是血、是命,是男人们赤裸的脊背在烈日下淌的汗,是女人们蹲在河边捶打的衣。

当年的我也如这后生一般年

轻。村落升起袅袅炊烟,我踩着鹅卵石蹚过溪水,成鸟衔着虫鱼归巢,幼雏发出满足的咕啾,老鹳窝像一片霞光似的架在槐树高高的枝桠间。如今,后生的脚依然陷在泥里,播种、耕田、收获,河水沉默地接纳乡民的汗水、生活与祈求。

我问后生,如今那低矮的草丛里是否还装得下我的老鹳窝?他告诉我,这草丛叫茨尾草。几百年前,先民用这草搭建茅草屋,或许确有过鸟窝的痕迹。

雪浪来了!后生喊了一声。春季融雪浪花湍急,远远望去煞是壮丽,乡人称为雪浪。忽而这浪冲破河岸,淹没农田。旱季断流、雨季洪涝,哪里还有老鹳窝的踪影,后生看着这土地摇摇头。

没过多久,广播里传来嘈杂的音乐。年轻的人们听着这铿锵的鼓点纷纷穿上崭新的绿色制服。后生的胸前也佩着一朵大红花,他俯下身子,亲吻着自己汗水浸润过、建设过的河道,便开始向母亲告别。母亲默默取瓶,为他盛入一捧河水。后生正了正军帽,带着那捧河水,转身消失在时代的烟尘里。

雪浪下,乡愁的水酿成土地

深沉的脉动,却不是我的河,我的老鹳窝!

二、裂变

时光荏苒,号子的余温如河水般奔袭远去,推土机的轰鸣碾碎蛙声,我顺势滑入 21 世纪钢筋水泥的森林腹地。土地消失于卫星城扩张的蓝图中,广场舞歌声在傍晚响起,覆盖了昔日的晒谷场。

我匆忙挤入人群,找到一位新搬来的居民。这中年妇人穿着塑料凉鞋,露出的小脚趾甲分成两瓣令我有些恍惚。我问她可曾见过一条可以安放老鹳窝的河,她却问我姓什么。

“我叫苏庄。”

凉鞋跟踢开一粒石子,“姓苏的啊?喏,那条刺猬河,不都是你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还要什么老鹳窝?”从泥土里连根拔起又被匆忙栽入水泥方格的人们,面孔陌生、习惯迥异。无数新人的涌来,让旧乡人成了悬浮在自家土地之上的“失地者”。

乡人摇着蒲扇,目光刀子般刮过垃圾桶前笨拙分类的新邻居,任意堆放的垃圾随流失的水土进

入河道，新旧居民的拉扯感逐渐在高楼间蔓延。这酸腐的气味猝不及防窜入我混沌的意识里，激得灵魂一缩！我一下被拽回那个遥远的深秋——

那是洪武三年的秋风，它像鞭子一样刮在脸上，沉重的背篓压弯了脊梁。背篓里，小脚丫冻得发紫，最小的脚趾甲上，浮现一道清晰的裂痕。幼童哭声、官差呵斥、大人叹息、汗水的酸臭味充斥在没有尽头的黄土路上。村舍模糊成灰色的影。天地间，只剩下那棵顶天立地的大槐树，黑色的鸟巢半吊在树梢，像一朵乌云灼烧着心口。

一只沾满污渍的手忽然出现，

将我从这记忆深处的灼痛拽回到高楼林立间的新世界。这只手来自一位身披绿色军装的笔挺老者。在晌午令人窒息的酸腐气中，老者俯身不语，只低头分拣涨破的垃圾袋，动作中带着一种虔诚的专注，熟悉的身姿让我不禁想起那位后生。

人们把目光从老者手上粗糙的老茧，移到自己同样曾握紧锄头的手掌。河畔集体劳作的古老记忆，在三色的分类桶里悄然苏醒，居民们紧跟着蹲下身，学着他的样子在桶前笨拙地开始了一种新的“耕作”。拆解垃圾袋的动作，成了彼此拆解隔阂的仪式。

这时几丛茨尾草从垃圾桶的

缝隙里倔强地探出头，河流浑浊的泥水渐渐沉淀变清，古老的生存智慧在新时代产生了新的变奏。新老居民蒲扇摇出的风沿着河流，开始吹向同一个方向——一个关乎清洁、关乎共同的方向。

“这里的河能放下我的老鹳窝吗？”带着六百年的漂泊与执拗，如同当年在迁徙路上，我向每一处陌生水源发出探问。

“老鹳窝是什么？”人们疑惑地看着我。

是啊，当河岸砌上坚固的石甲，当河流可以裁弯取直，泻走滔滔洪患，却不是自然河岸生态的模样。这重构的社区生态虽初现生机，却依旧不是我的河！



北京房山龙门口水库

三、共生

2022年冬，我又一次穿越，在西风咆哮的冰河上行走。岸上，一位朝阳般的女孩手持一柄冬奥火炬，步伐矫健地掠过被精心打理的滨河步道。在欢呼的人群中，我依稀看到了火炬上描绘的祥云，不由想起壮年时的那片霞光。

我跃然出水，急切地问她：

“这叫什么河？”

“刺猬河。”

“此地何名？”

“北京房山苏庄三里。”

“我想寻一条能看见老鹳窝的河流安家！”我的声音穿透寒风。

“这里没有您要找的老鹳窝。”她的回答温和却刺骨。

我默然了。是啊，咱不过是六百年前的一个乡民，背篓里的儿女早如星散，这里怎么会有我的老鹳窝？只是这安土重迁的梦，终究要湮灭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寻河万里，竟成绝响。

我怀揣着绝望沉入寂寞河底。眼前却悄然萌发新生——河床铺设着生态砾石，水生植物柔曼的根系如同绿色的云朵，滋养着悄然复苏的底栖生物，水循环让流水不腐，种群回归形成城市绿脉。

此刻人群中的老者依旧身着绿色军装，佝偻着脊背已是两鬓斑白。那个戴着大红花年轻身影却在此刻重叠，他就是当年那

个两瓣脚趾甲的后生！我忽然记起新移民凉鞋里的脚趾，这熟悉的印记像一道闪电让我一跃而起，将一道跨越时空的叩问抛向那火焰般的女孩，“你最小的脚趾甲，是一瓣，还是两瓣？”

“爷爷说，我们大槐树的移民，都是两瓣。”

轰——！

一道惊雷在灵魂深处炸响。

军装老者忽然挺直已显佝偻的脊梁，眼神锐利地看着我，嘶哑地唱起了一段传说，“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刹那间，新老移民的声音汇成磅礴的洪流，古老的民谣激荡在刺猬河畔，“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我兀然跪在这片土地上，老泪纵横。六百年前，我们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背上背篓拖儿带女上路。村社渐行渐远，唯那巍峨的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鹳窝诉说着乡愁。那两瓣的裂痕烙印在每个离人的身上，是洪洞大槐树投下的最后一道影儿，是六百年来最深沉的乡愁。

可我，还是想找一条能看到老鹳窝的河啊！灵魂深处的执念仍在低语。

老人家，我的祖先，听啊！刺猬河的水倒淌六百年。它从长阳

镇奔回良乡，只为接引那些漂泊的灵魂。家不在山西洪洞的老鹳窝，不在明代刺猬河畔苏庄的茅草屋，也不在生产大队旁的房舍。

它是茨尾草在迁徙中顽强的生命韧性，是滨河步道上新老移民在生态廊道的怀抱中、河长守护的碧波旁、畜阳灯照亮的夜色里，超越姓氏与血缘的认同与归属！

我听到了！刺猬河奔腾不语六百年，悄然托起所有离散的灵魂，无数次接纳着两岸的变迁与重生。村落没有消失。它超越了经纬度的坐标，融入了这条河的每一次脉动，在变迁中完成了一场化蛹成蝶的蜕变，成为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生态家园。

女孩指着刺猬河说：“老人家，虽未见鹳鸟，但河治好了，明年春天会有白鹭飞来，我想它与鹳窝是一样的吧！”

我没有回答。转身间，来自奥林匹亚山的火种在古老的河面上燃烧，水汽凝结成万千棱镜，每一面都映照着一个流浪的灵魂，我的魂灵也在其中踉跄。寻河万里，老鹳窝的残枝早已长出纹理，化成了漂泊者的脊骨。高举的火炬与天际的霞光融成一片。漂泊的灵魂乘着白鹭的翅膀，飞向下一个百年……[张雪晴](#)

（张雪晴，笔名纪然，今日国土生态文学委员会特聘作家）

创作札记：六百年移民河畔的重生

一、根脉：大槐树下的迁徙密码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首黄淮民谣，亦是苏庄人的血脉记忆。明初洪武年间，为恢复中原农耕，朝廷以“四口留一、六口留二”之策移民。苏庄村由此诞生——因首批定居者多姓苏，平原聚落遂得此名。传说两瓣小趾甲是大槐树移民的基因烙印。盐沟（刺猬河古称）的流水，自此浸润离散者的乡愁。

二、刺猬河：自然恩赐与困境的双面性

辽宋时期，此河名为“茨尾河”，因两岸丛生茨尾草而得名。百姓取草筑屋，商贾沿水云集，故雅称“福禄水”。然自然无常，旱季断流，雨季洪涝。所谓“良乡八景”之一的盐沟雪浪，美景背后是农耕文明的脆弱。直至近代，“茨尾”渐讹为“刺猬”，河名更迭中暗藏人与自然博弈的隐喻。

三、蜕变三部曲：从土地到社区

拥有六百余年历史的苏庄村，浓缩了华北村落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的典型路径，其发展历程可为当代中国城乡融合研究提供鲜活样本。近几十年来，房山苏庄村经历了从传统农业村（20世纪60

年代平整土地，80年代分田到户）到为支持卫星城市建设而全面城市化、退出农业生产，并荣获“首都文明村”称号的巨大转变。北京苏庄的价值，不在于固守传统，而在于“消失的村落”如何重生为现代社区。

四、火炬与河流的对话


文中白鹭不仅是诗意符号，更是环境评估的客观标尺。白鹭是指示性生物，本身对水质非常敏感，依赖鱼虾生存，其回归暗喻了刺猬河生态系统恢复。

当火炬手奔跑时，火焰映亮河床底部的生态脉络，垃圾箱前新老居民共学分类，白鹭取代老鹳栖居浮岛……六百年的移民韧性，也终在“双向奔赴”的社区认同中重生。

这一刻，移民史诗与生态文明在河水中交汇。老鹳窝消逝于历史，但白鹭正掠过下一个百年。

五、结语：消失与永恒的辩证法

苏庄的价值，不在固守茅屋与鹳巢，而在以茨尾草般的生命力，将离散的根脉植入现代性的土壤。当女孩手持火炬穿越欢呼的人群时，她承接的不仅是移民先祖的背篓，更是刺猬河托举所有漂泊者的碧波。

故事的结尾，苏庄并没有确切回答。关于乡愁，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美哉，观音山

□ 杨文丰

1

你曾数上观音山，何以屡上？除了美缘，也似参与梦幻，美的精神梦幻！

晌午，你从下榻的酒店举目望去，观音山山体连绵，大美不言。山左上侧戴圆红帽的高楼，即樟木头镇的地标慈云阁，这座形似文峰塔的办公楼，遥对着颇有意味的笔架山；右上方绿色簇拥、隐约云端的，就是高处的观音圣像；山下环绕观音山潺湲西流的石马河，恰与下弦月般的观音山山脊线“画”成绿汪汪的一只“眼”——得天独厚的好风水啊！

观音山原名飞云岭，面积26178亩，为樟木头镇东南屏障诸山之一。1999年以前，观音山还是名不见经传的荒山。如今成为名扬海内外的文化名山，实赖后继依法承包观音山者——“山长”东莞本土人黄淦波先生。这位少年习武、藏书过万卷、胸怀文化信仰的饱学之士，在房地产潮席卷南国之时，“识见高卓又有社会情怀，为了守护这片森林，

为了保护这方生态，凭着一颗热心一副赤肠，逆潮流而动，勇当接盘侠，几乎是押上身家性命，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建立起国内首家民营国家森林公园。”（引自杨海蒂：《红尘中的莲花——观音山》）

2

你穿过山门进山，观音山山风徐岚影清幽。开园前，进观音山并无大路，也无完善的基础设施。如今这七八公里由栈道、水泥铺就的盘山路，似缎带扎在曼妙山腰，人车分道，安全顺畅，不入黄昏也暗香浮动。

你上山，登上园内最高层——海拔566米的耀佛岭，竟无“高处不胜寒”之感。薄雾弥漫过来，宛若仙境。你想尘世的绿色都是相似的，可观音山的绿还真有所不同：山径两侧的绿，多为人工布局，葳蕤人文。

相传八仙曾游玩观音山，谈笑间，一棵花苗自何仙姑的花篮滑落耀佛岭，化作一片竹林。众仙拍掌称奇，细观竹林，身影竟

留于竹林。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言：“中国陆地广大深远，苍苍茫茫，中国人多喜欢登高望远，不是站在固定角度透视，而是从高处把握全面。”你站在耀佛岭，极目“把握”这座名山，只见薄雾轻罩起伏连绵的绿色“山洪”，跌跌宕宕又安稳沉静。

“起彩虹啦！”游客在喊。观音山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无明显冬季，冰冻罕见。旦夕起雾，罩天青色烟雨，是寻常之事。森林覆盖率已逾92%，是湾区空气负离子含量最高的地方之一。

3

上观音山前你曾重温“诗佛”王维的作品。王维擅长将审美自然山水的愉悦，融佛性感悟，幻化为闲静、空幽的艺境，“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王维可谓水的知音也。依现行说法，如此作品已蕴含独家自然生态美。你在观音山临水，想及王维诗句，

总禁不住感慨：观音山人亦是水的“知音”啊！既尊重水，又善导水，臻入善美。

你于吉祥路畔初见金龙吐水，就深叹其大得中式美学的含蓄美。你攀上“龙亭”，凭栏平视十米开外哗哗喷出龙头之水，只见声势如瀑，飞花溅玉，全跌入篮球场大小、环岸绿水碧如翡翠的深潭，而龙身则半隐半现。“金龙吐珠落深潭啊！”你刚叹道，就听得观音山工作人员说：“这深潭，以前是废置的采石坑……”

行至吉祥路转弯处时，你耳畔传来密集水声。导游图上说，这附近有个仙泉瀑布群，跌宕落

差380米，狂呼飞泻36级！——莫非这瀑布群，为曲尽其妙，竟藏身在附近的葳蕤？

你这样想着，闪入绿叶幽深的栈道，上台阶，循水声，朝林深不知处而去。绿雾氤氲，空翠袭人。你转过一溜曲折上下的观景栈道，左倾右旋下台阶，路畔巨石上镌“知音”两字，水声愈来愈响，突见一美亭，四角翼然。你走入这观瀑亭，瀑布声浪，上下左右，高低急促，全然将你裹围。

正是雨季丰水期，悬瀑阵势如沸，你上望——是瀑高30米、瀑宽8米的“飞玉瀑”了吧？自悬崖，不，是从天河而来，如洁白、

喧闹的小白龙，奔跃跌宕，势若虹，若漫天白玉，跳荡泻落，朝你奔来。那些水力学现象湍流、急流和漩涡一一呈现，你的耳朵灌满了似雨似雾又似烟的水声……

假如明月朗照时，你盘桓瀑布上下，就置身“明月林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自然写作”诗境了吧。而你未必明白：这瀑布，先前可并非如今这么美，更无亭台，只是任性流于所当流、止于所当止——全无今天的精巧；而今瀑布周遭已不再纯属天然，多少有些被人工“美化”，可自有生存逻辑的生物们，仍“山居”于适宜的生存环境。



观音山

仁者乐山,山似画;智者乐水,水如诗。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对自然山水适当人工装饰,则属善美“联姻”,即便略显精巧,仍善美矣。

4

生态环保理念就如无处不在的空气,弥漫在观音山。

活跃在观音山的重点保护动物有三百多种。建园初“现身”一群(窝)野猪时,即颁“山规”保护,而今野猪群已达七八群(窝)。六百余亩箭竹林,几成“野猪俱乐部”。你在揽胜台倚栏眺望碧玉般的仙泉水库,台下荔枝林突传来野猪的高调嗷叫。商铺店员说,林中的野猪群,晚上经常咬架,叫声很凶,但白天从不出来惊吓客人。

观音山还悠闲生活着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四脚鱼。这古生物活化石“中华小鲵”,是与恐龙同时代的两栖爬行动物,头型圆扁,躯干扁柱形,腹部斑点红棕色,背部之色似墨色融入清水,适宜悠游于无污染、鲜活的水体,当地已久不见踪影。可2007年一个冬日,工作人员在瀑布下游溪岩处却发现了四脚鱼两尾,泥鳅大小,亦游亦爬。

感恩湖有无中华小鲵?未可知,倒是其习惯清幽深涧。你一边想着,一边从感恩广场一侧的

圆月洞门,走向下方一汪绿水——感恩湖。

你匆匆下二三十级台阶,即半惊喜半迷醉这天光云影下的湖水了——静幽一潭,波澜不惊。在薄薄的云烟氤氲下,难分哪是湖光哪是山色,如仙境一般。对面半月形垂柳依依的湖岸上,牛蛙高一声低一声正互答唱和,宛如大提琴左一声右一声的回应。水中央闲卧竹筏一叶,湖镜显得微微倾斜。

你平生最爱柔美恬静的湖,此刻已“醉湖”了。

作家张承志先生在《风土与山河》里说:“他人亲历波马风景,面对奇异‘涂满了金红的神彩’的自然万物,在万物气息如美丽涌动的潮,要瞬间淹没他时,他顿感将被‘击碎’,被‘还原’,然又‘满心都溢着那难言的美色’”。你一时身心和谐入湖水,该也类似于承志先生的感觉。正如生态学者汪树东教授所誉,“这种被大自然的大生命所同化的境界就是生命的生态境界,就是生命理想的高峰体验。”

然而你竟还不太习惯这人与自然臻入和美之境,这时,你发现同伴王君竟未至湖边,即转身返回。这时,一位身穿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工作服者从台阶下来,双手持两米多长的不锈钢竿,竿端钳着一尾锅铲柄大小的尖头蛇,

褚青色腰身,脖子红斑点点。那蛇剧烈扭绕钢竿,吐着颤动的蛇信,圆睁凶眼却脱身不得。

你小心上前问:“这蛇在哪里抓到的?是放生吗?”“刚抓到,就在台阶边草丛。去湖坝那头放生。观音山生态好,蛇多,捉了一律放生,我们有规定,不得伤害动物。”

你不是刚匆匆经过台阶吗?好险!你暗自庆幸,再上台阶,步步高升,近圆月洞门时仰头,只见门匾上赫然两个红字:“感恩”!

万物都须对母性的大自然感恩,自然生态里的人、动植物、昆虫、微生物,乃至风云、虹霓、土地,因缘际会,其实都须相互感恩——这尾被放生的蛇,也该对观音山和观音山人深深地感恩吧。

5

五年前你初上观音山那天,天空灰云弥漫,观音圣像被施工挡板所围,你只能在外围仰望。

这次,你与王君同行,经菩提小径,在梵音赞唱中进入观音广场时,雾已散去,天地光明。

你面朝观音,昂首,双手合十,顿感心平静了下来。蔚蓝穹庐白云下的观音,高高在上,端坐须弥莲座,头戴宝冠,身着天衣,肩披帔帛,胸饰璎珞,左手持净瓶,右手结无畏金刚印,妙相庄严,高妙悲悯,俯视着芸芸众生。

有位女作家说她曾见观音在旋转，细辨，原是心动，乃错觉。

你闭上眼，沉浸在慈悲和智慧的氛围里，睁眼再仰望，竟也见观音在动，是朝南而动，定神再看，乃观音身后蓝空下的白云，正缓然北飘。

虔诚仰望，摆脱的是人的傲慢。

合掌弯腰，崇敬的乃红尘万物。

西方的大教堂，即便至高至伟如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也是有局限的，须上对屋顶。可在我们中国，那天坛、地坛，直面的却是辽阔、虚空的天穹，是以整个宇宙为自己的庙宇——眼前的观音圣像，又何尝不是以苍茫天宇作为庙宇……

说是有人在观音圣像附近曾见佛光，你想今天若也能见，该有何等的幸缘。这样想着，你和王君转至观音寺背后的平台，平台外山谷幽深。你朝东方平视远眺，已静风，霎时水汽四起，迷濛上来了，缠绵缱绻，白雾生兮。此时红日尚未衔山，阳光正平直光耀观音大佛，当然也直射你的后背，须臾，似有梵音四起，在你齐高眼前方空茫处，幻境已兀自显现：一直径五六米的七彩光环，圆圆满满，静静谧谧，彩光流转，光环中间，咦，正站立一尊微晃的“佛”——你登时在心

里就惊喜地喊了一声：“啊！佛光！”

此处须有插叙：方才你礼敬的颇具盛唐风采的石雕艺术品——观音圣像，是由蕴含灵气的999块福建莆田优质玄武岩花岗石雕就，经三载拼装方成，正是因为她的加持，观音山方成为观音山，升华成独特的人文自然风景。

而佛光作为一种瑰丽奇美的大气光学现象，实是人和自然生态的美缘际会，是人与自然美既偶然又必然的巧合。你生幻觉时，眼前空茫中恰好悬浮着湿漉漉的雾，又因太阳将近落山，阳光之箭正好直射你，也直射着你眼前的云雾——太阳和你与云雾，恰巧同处于一条直线，这是气象学认定的人可见佛光的“充分必要条件”……阳光叮叮当当点击云雾必发生散射、折射，而幻生环形七彩，而这时你刚好双眼朝前看，圆环彩光显然会投射入你的眼帘——所见佛光圆矣，而光环里微晃之“佛”——恰是你在光环中的投影。

6

生态学有个法则：“一切生命形式都是互相依赖的。”佛教蕴含的万物相联观与生态整体主义颇类似，“依据缘起的立场，整个世界处于重重关系网络当中，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整体论是佛教生态观的首要特征。它认为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分割。人与自然，如同一束芦苇，相互依持，方可耸立。”

东莞民众本就多礼观音佛像，观音山上立观音圣像实乃顺应民风之举，同时也正如汪树东所说，“对中国人影响甚深的佛教更具有浓郁的生态意识。”另据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的观点：文学艺术和宗教携手了数千年，世界最伟大的建筑雕塑和音乐多是宗教的。因而观音佛像客观上升华了观音山的文化，强化着观音山之美。

何况，观音山本身就是一座包容的山，山上还有一座道观的遗址，儒释道兼容，本土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园林文化和生态文化，和谐相处。

并非空山的观音山，倡行仁义礼智信孝，既情理相融，且极贴地气。

观音山推崇正气。有一年国庆节举办“和谐、健康、长寿”活动，数万名来自粤港澳的朋友齐声诵诗《祖国颂》，高潮迭起，山鸣谷应。

观音山催生爱情。观瀑台旁的知音石，伴着昼夜流瀑的山水琴音，听着伯牙子期的千秋故事。说不清有多少青年男女，上观音山观高山流水，觅千古知音，良

久不舍得离开红线串起“前生、今生、来生”的三生石。自2010年以来，观音山每年春、夏、秋、冬均举办万人相亲会，近万人成功牵手。

观音山亦重色，尤其活力中国红！你看，感恩广场一侧的网红威亚开始“飞天”了。身穿中国红汉服的女士笑着助跑几步，一跃，凌虚飞上半空，飘然若仙，在一片欢呼中，秀手一撒，朵朵红花瞬间在半空缤纷开放。

7

以文化立山，为文化人谋福祉，是观音山享誉海内外的灵魂。观音山建园以来创立的文化活动数百项，雅俗共赏，影响深远，以至在正常年份，一年上山游客已达130万至150万人次。

纵观中外，你说不出还有哪一座山，可在如此短的春秋里，产生如此大的文化影响？

在2019年10月27日举办的“观音山国际文学与生态文化座谈会”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先生应邀作了题为“生态文化的国际写作”的演讲。他慨叹“在中国的唐诗中，让我看到非常美妙的未来。在中国已出现非常创新的状态，能够将自然科学和人类的想象结合在一起……在观音山这个美丽的地方，我看到了对自然的尊重，自然当中充

满美。动物和植物都在教我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尊重，一直是我们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勒·克莱齐奥与参会作家游山赏秋，并在观音山状元坊山麓亲手栽下观音山上第一棵火焰木，“我的老家也有很多火焰木，非常漂亮！”

而今，你看到每棵树下如书本展开的石碑上，均勒石记着植树者的姓名。从廊墙上“观音山文林名家植树名录一览”，你能读到蒋子龙、施战军、阿来、梁衡、叶辛、叶梅、杨海蒂等中国作家和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埃及、白俄罗斯等国的艺术家的姓名近800个。

正是：“文林”艳红一片，文缘喜牵五洲！

何以说“文林”是“艳红一片”？因这四季常青的火焰木是南方之树中高大的美男子，好高温，喜强光，所开的花，总热情似火。随着文林“发展壮大”，你从观音山上望去，那一伞伞羽状复叶迭累的树冠缀满猩红，就像天边燃烧的朝霞……

正是有无数“火焰木”般花团锦簇的文化元素上山，观音山才葳蕤出大美；一棵棵多姿多彩的文化“火焰木”，从不伤残风云、不破坏绿色，更不会让我们“不自然”。

在你看来，以工业革命为分

水岭，人类“寄生”的自然，可以划分为“前自然”和“后自然”。“前自然”尚未遭受人类过多干扰；“后自然”则已遭受人类的过度索取。人的因素本质上是文化，我认为凡是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化就属善美文化，反之就是恶丑文化，那么，“后自然”势必要分成或善美或恶丑的“人文自然”。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下的观音山，不正是独特而善美的“人文自然”吗？

8

观音山是一个天然中草药库，还有一座“古树博物馆”。

在科学家看来，一棵古树是一个气象数据库，在旅游者看来，一棵古树是一幅风景的画图，而在我看来，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教科书。

——梁衡

古树的年轮，蕴藏着时光深处的奥秘，也如夜空之星，可照亮未来气候、环境变化的趋势。

2002年底，黄淦波先生听说有农民挖出几千年前的古树当柴烧，还有上万年的古树贱卖给商人，甚是痛心。之后，他找到了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古树的李平日教授。两人一拍即合，谈笑间，“观音山古树博物馆”的蓝图绘就。

2004年9月，足球场大小的古树博物馆在会展中心一侧落成，是世界上首家古树博物馆，免费开放。那是“立山”初期，经济并不宽裕。

今天，你走进这座举办过“观音山全球气候变化与地质记录科学论坛”、让人领悟大自然生命韵律的殿堂，可见四个展区，收藏了自黄帝时期到清代的古树近百棵。古树直径多在1米以上，甚至达十几米，颇富研究及观赏价值。古树入馆前，皆经过专家鉴定。

在展馆，你当会在一棵横卧的青皮树前驻足，这棵距今逾4700多年的镇馆之宝，掘自粤潭江河畔，“像巨龙，身躯粗大，树顶宛如张开的大口，尾部嶙峋如龙鳞，树中部这个深30厘米，直径17厘米的孔，似排泄孔。”想想，这棵青皮树婆婆绿叶时，黄帝尚盛年，先民始种五谷，音律、中医学始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还是邈远日后的事。面对这棵中华沧桑的见证者、自然留痕的教科书，你仿佛听到古树之魂，听到它仍昼夜与满山绿色进行对话。你弯下腰，去抚摸

这高贵生命的坚硬，顿感龙鳞扎手，你的手刚弹缩收回，就见几只花蚊子，从树皮龟裂处受惊飞出，朝馆墙飞去……

古树博物馆檐下墙部分镂空，古树气息可与山林风气交融，这时，你若有所悟——这古树博物馆，似乎甚像中国文化里的什么。

你有些迷糊地想着，走出馆门，入了冰雪主题乐园。

冰雪主题乐园乃一座雪窟，面积近千平方米，窟内冰天雪地，彩光闪烁着艺术萌宠、冰雕和森林木屋，宛若童话世界。

窟外正是南国大热天，你穿上厚厚的棉袄去滑梦幻冰滑梯。在走出雪窟时，你滑了个趔趄，这一惊却让头脑清醒了，霎时得悟——咦！古树博物馆，不就是树的大祠堂吗？

不论树祠堂，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祠堂，都是不忘根本、承先启后的精神殿堂。观音山的树祠堂，所崇尚的更多是科学与历史，是对满山林木的礼敬、对天下绿色的谦卑，所张扬着的是高贵的人文与科学精神！

9

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意义已远大于一座山。能成为一座名山，法门是什么？

你就近下山。出山门，不禁

驻足回望，这座被誉为“南粤第一门楼”的门楼，高28米，长46米，宽18米，却气度雍容，宛若嘉峪关、山海关，又不失岭南古建筑的风度，堂皇，对称，简约，古雅。长城般的平台上，那三层红柱黄瓦楼亭，四角翼然，龙头飞檐，歇山顶型屋檐，飞脊式屋顶，通透华美。门楼前高高的旗杆上，五星红旗漫卷山风。山门左侧时是大名鼎鼎的上联“观音山上观山水”，正悬赏138万元，热征下联。

啊，这山门浑身上下，无处不浸润着中国文化！观音山成功的最大法门，不正是以“中国文化”铸魂、以“生态绿色”塑性，实现了对山水的美学塑造吗？

诚然，任何美善道路，在滚滚红尘中，都不平坦，然而，只要是路，终究都走向太阳。

泱泱中华大地，浙江有海天一色的普陀山，陕西有雄伟奇峻的九华山，四川有清幽灵秀的峨眉山，山西有庄严峰峦的五台山。

道阻且长又如何，大风已起兮，盛世事兴，行则将至，我有理由坚信，假以时日，粤港澳大湾区观音山，必昂昂然，巍巍然，耸立为中国第五大佛教名山、世界千年文化名山！[续前](#)

（杨文丰，中文二级教授，一级作家）

美丽流坑文脉传

□ 罗铮

很少有人在大雨倾盆时游览古村。但从下车的那一刻起，流坑古村就让我的倔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流坑古村位于江西省乐安县牛田镇，距南昌车程约两个半小时。抵达古村已近傍晚，天色在雨中显得愈发昏暗。万籁俱寂，偶有几声虫鸣传来。远处，岚雾飘拂，灰蒙蒙的青山若隐若现。宽阔的乌江从群山中奔腾而来，自南往北绕村再向西流去。村口的老樟树枝繁叶茂，像忠诚的卫士，守护村庄近千年。一栋栋古

建筑错落有致，高墙小窗，青壁黛瓦，质朴而简洁，属典型的赣派民居。与乌江连为一体的龙湖穿村而过，雨滴在湖面上荡起层层涟漪。

鹅卵石和青石板铺就的地面甚为湿滑，我和友人小心翼翼地前行。长街深巷，纵横交错，我们仿佛走进了历史深深的褶皱里。房檐上，写有“董”字的灯盏鳞次栉比。五代南唐升元年间(937—943年)，流坑村开基之祖董合见此地四周青山环抱，三面江水绕流，常有云气氤氲，遂将全家

徙居于此，拓荒建宅。“坑”乃江西方言，意指山间分布的小盆地。在农耕时代，盆地内肥沃的耕地和山野间丰饶的物产，乃立村之本。经数世繁衍，流坑村发展壮大为以董氏聚族而居的血缘村落。

徜徉在街巷里，犹如在时光隧道里穿梭。整座村的格局，不像一个村落，反倒更像一座小型的城。“七横一纵”八条街巷，好似棋盘格局。绕村的乌江和龙湖，犹如城池壕沟。村内的层楼群宅，相互守望。这个基本轮廓，



流坑古村

乃明朝中叶南京刑部郎中董燧辞官回乡，对流坑重新规划缮建所奠定。七条横巷的东端直对乌江江岸，每个巷口均建有一个码头，既方便商船停泊，亦使江风顺畅入村，调节村内温度。码头上修筑七座两层阁楼，楼间以高墙连接围合，如同一座坚固的城堡。下设排水渠，解决了排涝清淤的难题，朴素的环保理念令人肃然起敬。横巷西端与纵巷相接，状似一把梳子。间以若干小巷相连通，族人按房派宗支分巷居住，一如唐宋时期的里坊规制。难怪1636年冬至，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徐霞客到访流坑村，也忍不住赞叹“其处阘阘纵横，是为万家之市”。

在流坑村，“古”字被衬托得熠熠生辉。有典雅别致的民居古宅，有雄浑大气的古代祠堂，有精妙考究的古街古桥，还有古塔、古书院、古戏台、古牌坊、古水井、古码头等各类蕴含丰富传统文化的古建筑。可以说，流坑就如同一座活着的中国古建筑博物馆。“村内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建筑260余处，其中明代建筑19座，牌坊楼阁59座，各类宗祠50多处。”同行的友人介绍道。最有代表性的是窄巷“一线天”，一边是明代建筑，一边是清代深宅，眼神游移间，恍如穿越时空。

村中的民居多为一层半的砖

木结构，二进三开间，一堂一厅。堂前皆有一天井，集采光、通风、聚水等功能于一身。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里的古建筑几乎都有准确的建造年代。檐宇、墙头、门楣、窗栏等处，均有形态各异的木雕、砖雕和石雕，雕有麒麟、凤凰、花卉、瓜果等图案，色泽斑斓，疏密有致，透露着村庄往昔的富庶昌盛。雕刻堆塑之外，不时可见庭院中悬挂的木匾和楹联，散发出深沉的气息。它们或表明主人身世，或彰显家族荣耀，或讲述传统道德，皆有深远意境，且相当一部分出自朱熹、杨士奇、罗洪先、谭纶、曾同亨、曾国藩、左宗棠等历史名人之手。

董氏一门崇文重教。曾请来一大批饱读诗书的儒士在村里兴办书塾学馆，心斋书院、雪峰书院、蓉山书院等书院源远流长。龙湖畔的文馆规模最大，集讲学、藏书、研习、祀祖、敬贤于一体。前墙正中门上高悬“儒林发藻”四个大字，自下堂至上堂，地势逐渐升高，入内须曲折迂回而进，寓意莘莘学子学业循序渐进、逐级登高。大堂堂顶的藻井中，蛇形雕刻依然清晰，据传几百年来不被鼠咬、不结蛛网，靠的正是蛇雕的威慑力。

长时间的文化浸润，终于在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结出硕果。董洙、董汀、董师德、董师道、董仪五人同时考中进士，

让默默无闻的流坑村声名大噪。文天祥《谢恩表》中有“名耀贴金，一门而五董”之句，即典出于此。村里为纪念这一“五桂齐芳”的盛事，特意建了一座五桂坊。五桂坊一侧的棋盘街通往状元楼，为纪念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恩科状元董德元所建，是整个村落的制高点。董德元的同科进士朱熹亲笔题写了“状元楼”匾额，并附赠“南宫策士文章贵、北阙传胪姓字先”楹联。村中学子外出赶考，都要从此门过，以增添信心。站在两层重檐、穿斗式梁架、蝴蝶瓦屋面的状元楼前，我仿佛看见一批批饱读诗书的董氏子弟背着行囊，昂首挺胸踏上赶考之路。村中还有翰林楼、魁星阁、文昌阁、文武魁元坊等老屋，光听名号，便知文气兴盛。

在家族榜样的引领下，流坑董氏登科入仕者累累相继，全村曾出文武状元各1人，进士34人，举人78人，留下了“一门五进士、两朝四尚书，文武两状元、秀才若繁星”的佳话。现今，古宅和祠堂门前的旗杆石仍随处可见。

流坑不仅崇尚文教，而且注重经商。自明朝中期开始，长江、京杭大运河的水运成为“黄金水道”，江右商帮借势崛起，流坑董氏也因地制宜发展贸易，逐步控制了乌江的竹木商运，一时间涌现出许多富豪。这些商人心系家族，将资产投于修建祠堂、编

制族谱、铺路搭桥、立学助教等方面，使曾经萧条的流坑再次繁荣兴盛。万历年间的董国举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谱牒对他有如下记载：“设义仓，置义田，济贫寒，礼高年，恩敷幼，修桥铺路，捐资助公……”我走进他的府邸怀德堂，他的后人董大哥先是惊诧于瓢泼大雨之际竟然有客到访，后便愉快地介绍起祖上的光辉业绩。他指着大门的“怀德堂”匾额和正厅的“正大光明”匾额，自豪地说：“它们都出自明代著名学者罗汝芳之手。”更让他自豪的，是“正大光明”匾额下的丹凤朝阳图。画面中部，一对凤凰交尾立于山石之上，抬头引颈仰望着左上方一轮祥云环绕的太阳。中左部，山坡上两只喜鹊并立，其下一灵猴攀于岩上，伸手去抓飞舞的蜜蜂，另有一鹿昂首观望。四种动物分别代表爵位、官侯、封赏、俸禄，寓意“爵禄封侯”。这幅流露了主人愿望的砖雕画，以其精湛高超的工艺，成为流坑最著名的砖雕照壁。

丹凤朝阳图两侧，还有两幅配图。右幅以春竹、夏荷、秋菊、冬梅构成，名曰“四季图”。画面中部分三个级次绘七株荷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才露尖尖角，有的已结莲子，既以出淤泥而不染明志，也希望子孙“连升三级”。右上几只喜鹊嬉戏芙蓉枝头，树下——对孔雀闲庭信步，左边是四只神

态各异的鹤。整个画面将流动的时间凝固在墙壁上，给人一种动静结合、栩栩如生的美感。左幅主体为群雉图。上方，喜鹊分立梅花和芙蓉花的枝头，意为喜上眉梢。左下方有一对大雉和一对雏雉，安详自然。一旁，双燕穿梭于芙蓉花丛中。此图寄望后辈能够生活在平安祥和的环境之中。

状元楼旁，矗立着一座古戏台。每每见到古戏台，我就会想起鲁迅先生的《社戏》，想起他和小伙伴们夜晚坐着白篷船去看戏的美妙经历。晚清时期，流坑曾有三座戏台，都与神庙对门而建，与江南戏台的建筑风格一致，只可惜如今只留下了这座仰山庙戏台。戏台平面呈“亚”字形，包含舞台、看场、四角亭和神殿。若是天气晴朗或游客熙攘，村民们就在此表演“傩舞”，主要剧目有钟馗扫台、天官赐福、安庙装香、书生进考、跳财神等。听一位恰巧来取演出服的老人介绍，傩舞表演有规范的仪式和程序，不能有丝毫差错。演员们穿上沉重的戏服，头戴实木面具，手持角色所需的道具和兵器，在不同曲牌音乐的伴奏下，把一个个情节演绎得极其生动。临走前，老人还强调：“这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一定不能让它失传啊！”所幸，乐安傩舞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关注度越来越高。

雨势略小，我行至村子北面的香樟林。只见密密麻麻的老樟树高耸入云，树姿挺拔，冠大荫浓，枝叶在雨水的洗涤下绿得鲜亮。穿林而过的小河上，薄雾弥漫，宛若仙境。漫步其间，一股清新淡雅的芳香沁人心脾，清脆的鸟鸣声此起彼伏。随意挑一棵樟树，树龄都在百年以上。想要寻得一棵五百岁的樟树，也并非难事。友人告诉我，这片林子总面积达100多亩，相当于十多个足球场的大小，共有近3000棵老樟树，树龄大多在200~800年。几分钟前，我还在印着“大世界基尼斯”标志的石刻边思索，什么样的樟树林敢称“中国第一古樟林”？待身入其中，已深得奥妙。

樟树自带一种特殊的香味，可驱虫。由于其偏好温湿环境，故江南地区广为栽种。相传汉高祖年间，因城中遍植樟树，葱葱郁郁，加上当时“樟”“章”通用，于是在此设立豫章郡。千百年来，樟树始终得到江西人民的厚爱，在赣鄱大地织起道道绿色的帘幕。时至今日，江西各地仍有“无村不樟，无樟不村”的说法，樟树也成为江西的“省树”。流坑古村和周边村落亦是如此，先民们在乌江两岸种植了大量樟树，给村庄立起了一道远离水患的防护墙。

前方，一棵形似“山”字的老樟树映入眼帘。细看之下，树干厚重敦实，围径少说有八九米，

树龄在千年之上，上部众枝交柯，苍翠欲滴。它叫“三仙樟”。友人一字一顿地介绍道。相传大华山的浮邱、王、郭三仙曾云游传道，来到乌江畔，发现村舍、田地尽被淹没，像条“长排”飘荡在江洪之中，便作法将一柄宝剑化作北岭的一侧山峰，似铁锚般拴住这“排形”之地，同时三位仙人还化身成一棵三杆同体的樟树，镇于江岸，使得这片土地世代安宁和谐。

在水南洲口的河岸边，一棵主干分两支、干高约两米处有凹槽的老樟树映入眼帘。相传南宋时期，文天祥曾路经此地，见一樟树酷似马鞍，遂心血来潮乘兴跃上，作勒马提枪状，高声吟出“山河辽阔朔风紧，青龙驰骋收北疆”的诗句。恰被村中一老者撞见，老者暗自称奇，预言这位青年才

俊日后定大有作为。乡民们为纪念这段佳话，将这棵樟树命名为“马鞍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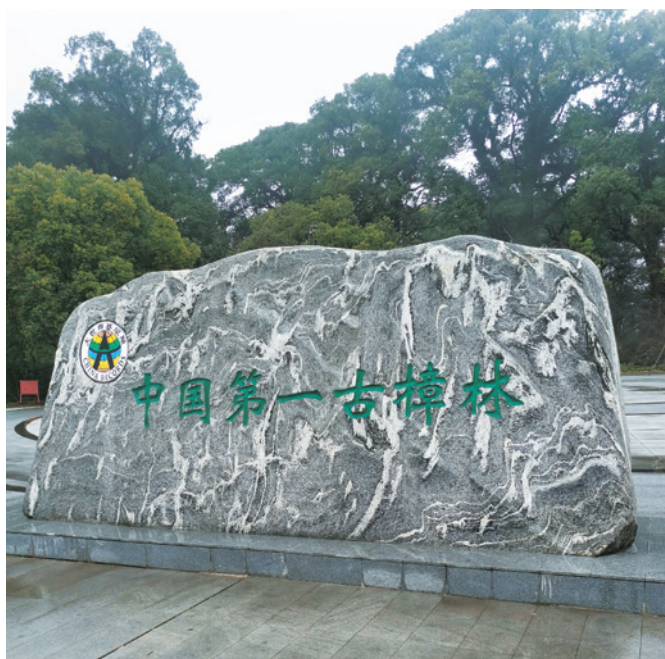
如果说一两棵古樟树传承千年尚属正常，那么，蔚为壮观的“十里香樟”能够躲过自然灾害和人类刀斧，不得不说是个奇迹。顽强的生命力自然是樟树的先天优势，但更重要的是乡民们世世代代的用心守护。祖先们制定了严格的村规民约，不允许家禽、牲畜进入古樟林，禁止砍伐古樟林内的树木，禁止捡拾枯枝，即便是自然倒下的樟木，也任其与泥土交融。这份约定流传至今，不曾有变。

“流坑归来不看村”。这座被誉为“千古第一村”的村落，一路尽是古朴苍劲的建筑，一堵堵原生态的墙壁上刻满了时间的

印痕，每一砖每一瓦都在述说着岁月的沧桑。一伸手，仿佛就能触摸到悠长的文脉。因此，它被赋予“浓缩华夏耕读文明最后的孤本”和“中国古代农村文明的活化石”的美誉，被认定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被纳入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还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介名单。在这个“孤本”和“活化石”中，人们总能找到记忆中或想象中的诗意栖居。

夜幕缓缓降临，蛙声阵阵，几缕炊烟袅袅升起。远山苍茫，灰白相间的建筑群洋溢着凝重祥和之气，像是浓缩了千年的时光，亦像是讲了千年的故事——千年来人与自然相知相守、和谐共生的故事。[续](#)

（作者单位：江西省生态环境厅）



护寨树，苗岭深处的生态密码

□ 倪邦瑞

一道蜿蜒连绵千里的苗岭，横贯黔西、黔中、黔南和黔东南，携手清水江和都柳江，托起海拔2100多米的苗岭之巅——雷公山，在崇山峻岭的贵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毫不吝啬地洒下数以千计的、古老而神秘的苗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当今人类保存最完好的一块未受污染的生态文化净地，是人类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理想王国”。

“苗岭天下秀，半在黔东青”。唐朝诗人孟郊曾以此诗赞美雷公山。清《贵州通志·古迹志》载文：“雷公山深在苗疆，为台拱（台江）、清江、丹江（丹寨）、麻哈（麻江）、凯里、古州、八寨交界之地……叠嶂重峦，皆是山支，林木幽深，霾翁雾郁，水寒土软，人迹罕至，即昔称牛皮箐也。”一千多年前，苗族先民因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从鱼米之乡西迁，溯都柳江北上到达雷公山高寒地区。他们有一个传统，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首先要栽下一棵小树苗来护寨，名曰“护寨树”。如果树苗能够成活，说明此地自然生态条件好，是块“风水宝地”，可以修村建寨，安居乐业。这既表现出苗家人对

大自然的敬畏，也映衬出苗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纵观苗岭深处星罗棋布、特色各异的苗寨，每一个寨子都屹立着一棵、几棵甚至更多参天古树。它们或枫或杉或松或梨，其中以枫树居多，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守望着当地的吉祥“风水”。

一

拥有百户苗族人家的雷山县朗德上寨，自元末明初建寨以来，已经历了30多辈人。寨子里和寨子四周苍劲挺拔、直插云霄的一棵棵、一窝窝乃至一坡坡的护寨枫树与四周环绕的群山、村前的潺潺流水、横跨溪水的风雨桥，还有两岸的水车、炊烟漫过的吊脚楼、云雾缭绕的梯田、鹅卵石铺就的寨道，营造出美美与共的自然环境，书写着苗寨特有的韵味。

枫树作为护寨树，不仅是植物意义上的树，更是苗寨文化的精神支柱。《山海经·大荒南经》曰：“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民间还有一传说云，蝴蝶妈妈从枫树中诞生，而后孕育了人类始祖姜央，因而枫树就成了妈妈树。

同其他苗寨人一样，朗德上寨的苗族人认为天地万物皆起源于枫树，所以对枫树特别崇拜，视为神灵，日久天长，逐步形成了敬枫、爱枫、植枫、护枫的文明风尚和乡规民约。苗民房屋供奉祖先牌位处的梁柱，一定要用枫木建造。苗寨还规定，护寨树一律不准砍伐，即使是枯枝败叶也不能背回家当柴火烧掉。同时，在护寨树下要举止文明。如有哪家孩童无意犯忌，家长必以酒、鱼等来“祭树”，为其“赎罪”。每年新年伊始，寨子里的男女老少会围着古枫唱古歌，给枫树系上红色的祈福带，开展一系列祭树祈福活动，祈盼护寨树能够保寨子风调雨顺，护村民平安如意。

二

在众多的苗寨中，有一个被誉为“秃杉之乡”的雷山县方家乡格头苗寨。走进寨子，迎面一棵巨大的秃杉矗立于村头，高约40米，古干虬枝，树冠如云，需要六七个成年人才能合抱，被誉为“秃杉之王”，也是格头的护寨树。

秃杉又称台湾杉，苗语名叫

“豆机欧”，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美誉，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和观赏价值。听当地老乡介绍，这座苗寨有我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片秃杉林有几千棵秃杉，树龄在1000年以上的多达200棵。

格头苗寨的村民认为万物皆有灵。淳朴的生态理念让他们对待家中长者一样，敬畏、尊重和爱护秃杉。10多年前，村委会用大青石刻下保护秃杉的古训，竖起“秃杉保护碑”，并组织村民们立下九鼎盟誓，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砍伐破坏秃杉。曾经，寨子里一棵巨大的秃杉枯死以后倒在两家村民的田里，两家人一合计，便买了一头猪，请了十多位村民帮忙，按照苗族老人仙逝的葬礼规程举行祭祀，然后才将秃杉移到河里，让其顺水漂流，回归自然，进入生命的另一个轮回。

秃杉有招财、长寿、坚韧、神圣等多种寓意，象征幸福吉祥，万事如意。对于寨子里身体较弱或经常生病的小孩，他的家人总会把一些鸡毛和红布条绑在一棵强壮的秃杉上，希望他像这棵树一样，经受风雨，战胜灾祸，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被选中的秃杉被称作“托命树”，人们希望能凭借自然之力来呵护孩子的健康和平安。

秃杉撑起格头苗寨的一方天地，其木材、观赏、药用和生态价值伴着日月精华，浸润着苗家人的日常生活。层层吊脚楼、袅袅的炊烟、涓涓的山泉、声声的蝉鸣、“唻唻”的布机、“吱呀”的纺车、悠悠的山风、美美的古歌，共同勾勒出一幅世外桃源般的美丽画卷。

三

青山莽莽，流水淙淙，三条溪流浅弹轻唱，穿村而过，奔向远方。

地处苗岭山腰、海拔1300多米的雷山县丹江镇乌东苗寨，苗语称为“欧东”，意思是“水中央的村寨”，是明清时期苗民为躲避战乱而迁徙过来的。

这里山环水绕，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2.4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达到90%以上，既有西南山林的野性，又有南国小桥流水的婉约，可谓“山中村、水中寨”。


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傲然挺立于村中的那棵百年老梨树，以其苍劲、挺拔、高大的雄姿，成为人们敬仰的护寨树。春天，冰雪消融，万物复苏，老梨树慢慢睁开惺忪的睡眼，渐渐抽出新枝，长出了嫩芽。三月小雨，一夜春风，千朵万朵梨花开。小蜜蜂“嗡嗡”地在花间辛勤采蜜，成群的蝴蝶翩翩起舞。远看“白锦无纹

香烂漫”，近观“玉树琼葩堆雪”，一棵护寨树竟然将苗寨的春天演绎得如此炽烈，如此红火，如此经典。

在这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苗寨，村民们将老梨树敬为护寨树，不仅是崇拜其高洁典雅的品格，更是欣赏其坚韧、持久、真诚、和谐的精神内涵。

秋天乌东苗寨新谷飘香，瓜果遍地，鸡鸭成群，欢声笑语，到处洋溢着丰收的甜美与喜悦。如果此时踏进寨子，不论光顾哪家吊脚楼，都能得到主人热情的招待，可以品味一碗色泽温润如玉、入口醇厚绵长的稻酒；无论夜宿哪家的民宿，都可以枕林而眠，收获甜蜜的美梦。

苗寨的护寨树是苗家人的常青树、生态树、绿色古董，是族源文化的体现与赓续。如今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每一棵护寨树都有了“身份证”，上面明确标注了树木的学名、树龄、编号、责任单位和保护方案等信息。严格的保护机制让护寨树在新时代的阳光雨露下，更可扛鼎一方风雨，播洒千秋绿荫。

一棵棵护寨树，营造出一个个适宜居住的“小气候”，书写着千年苗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故事。

（作者单位：安徽省庐江县委宣传部）

闪亮的生命 诗意的栖居

——读罗宾·沃尔·基默尔《苔藓森林》

□ 陈艳敏



《苔藓森林》，罗宾·沃尔·基默尔著，孙才真译，张力审订，商务印书馆2023年7月第1版

卑微如苔藓者，在罗宾·沃尔·基默尔的笔下也闪耀着迷人的光芒，那不是苔藓的光芒，而是一个特别的人由内而外散发的光芒。

罗宾·沃尔·基默尔是印第安人的后代，特殊的渊源使她带着不一样的视角，写出《编结茅香》《苔藓森林》等作品，给读者带来全新的视野和意想不到的发现。

万物有灵，罗宾·沃尔·基默尔笔下的苔藓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

苔藓“是最简单的植物，简单之中蕴藏的，是优雅”。它凭仅有的几个基本的茎叶结构，就演化出遍布全球的22000多个种类。“每一种都是主旋律上生出的一支变奏曲，它们蕴含独一无二的精巧设计，得以成功栖居于每一个生态系统中那些微小的生态位，是无与伦比的独特造物。”

苔藓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树木无法扎根的地方生存，坚硬而不透水的基质也能成为它们的领地，比如岩石、悬崖表面。“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形容那里丰饶的生物多样性，唯有致以敬畏。生命的丰沛、鲜活和繁盛远远超出了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每一片叶上都藏着很多秘密。”看，“雌株的茎上覆盖着密密匝匝的长叶，

优雅地摆向一边，这是曲尾藓特有的风姿”。

悦纳、顺应是苔藓的生命姿态。在雨水重回大地之前，苔藓接受际遇的安排，安静等待，并为这场隐忍做好万全的准备，直到雨水回归。“它们完全臣服于降雨规律，努力改变自己，以获得生的自由。”在不同的视角下，苔藓与森林互为背景，彼此独立。“雨水透过乔木林的林冠滴落下来，亮红色的螨虫在树叶上漫步。森林的结构在苔藓的绿毯上再现，冷杉林和苔藓林互相映照。把注意力集中到一滴水的尺度，森林反倒成了模糊的壁纸，成了独特的苔藓小宇宙的背景。”

罗宾·沃尔·基默尔说：“懂得一片雪花的分形几何构造，会给冬天平添奇迹。懂得苔藓，则会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她俯下身来，用天人合一的视角观察，以谦卑的心怀体恤，写道“在雨林壮阔的绿色中，人类矮小又脆弱，我好像体会到了在苔藓丛林中生活的微小生物的感觉。”在与苔藓朝夕相处的时日里，罗宾·沃尔·基默尔度过了她静谧安然的美好时光。

她是一位研究者，更是一位对话者、聆听者。在印第安原住民的认知里，

每一个生命都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生来就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天赋，有自己的智慧、精神和故事。“代代相传的故事告诉我们，造物主给了我们这一切，作为最初的指引。”土地是人类的老师，关于植物的知识来自植物自身。面对耐心的观察者，植物会缓缓地展示自己的天赋。在印第安人的传统认知里，每一种生命都是如人一样的个体，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

在罗宾·沃尔·基默尔眼里，每一片苔藓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片苔藓都与众不同。她对待苔藓就像对待家人，每当出现一个新的面孔，她都不急于了解它的学名，而是凭借第一印象先给它取个“小名”，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用什么词来命名，而是认识它们，认可它们各自不同的特性”。

凭借特有的绿和捕捉光影的特定方式，罗宾·沃尔·基默尔便能辨识出她的苔藓家人的不同秉性。“在视角不够灵敏之处，亲密感给了我们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看方式。”就像我们不用看脸，只凭脚步声就能断定来的是哪一位家人，“这种亲密联结使我们在惯于匿名的世界里仍然拥有识别的能力，就像在一个吵闹喧嚣的屋子里分辨出你爱的人的声音，就像在千万张脸孔中间认出你的孩子的笑脸。”罗宾·沃尔·基

默尔的讲述感性、迷人而又温暖。

她识别植物的才华传承自父母，这让我回想起小时候，姥姥和鲁西南那个叫郝寨的小村庄不也曾教会我辨认榆树、槐树、柳树、马蜂菜、灰灰菜吗？大地上遍布着神奇的植物，一株株、一棵棵、一片片，尽管我叫不出名字，然而那自然挺立的优美姿态，依然闪耀在我遥远的记忆中。

万物一体。我们日常的吃穿取用，有多少来自花草树木等植物啊。大自然的能量和气息，很多时候不正是借由它们进入到我们体内，完成与我们的气息交换和能量循环吗？正如罗宾·沃尔·基默尔不仅从邻居那里学会了用坡顶上野黑樱桃的果浆给女儿治咳嗽，用池塘边采来的穿叶泽兰退烧，还采来野菜烧饭做汤。在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刻，我也如罗宾·沃尔·基默尔一样，“重新获得了童年时期与树林的联结，一种关于参与、互惠和感恩的联结”。她诗意而多情的描述，带我回到单纯浪漫的时光和天真烂漫的童年。

她的讲述深邃、动情，她不是在做研究，而是用情寻觅，用心感知。她认为，“我们不能只用数据来描述苔藓的生命与存在，而对身边触手可及、闪闪发光的生命视若无睹，世界上有很多秘密不是量尺能够测量的。”然而，“我们肉眼的敏锐性似乎已经退

化了，不是因为眼睛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心灵变得粗粝”。是技术的力量让我们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吗？还是我们对那些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时间和耐心就能感知的东西不屑一顾？她说：“柏氏漏斗也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物区系（biota）物种名录，但我更乐于做的，是在一片苔藓丛中穿行，看着成千上万的生物生机勃勃地活跃着，而不是数广口瓶里它们的尸体。”

凭借耐心和热情，罗宾·沃尔·基默尔在技术之外，拓展出许多新的维度，这个过程令她愉悦。她知道，与高科技装备比起来，人们更需要创造力。

她以自然选择的视角去观察苔藓的选择，感同身受。“在传统认知方式中，了解一种植物禀赋的方法之一就是，留心它是如何来的，又是如何去的。始终保持一种原住民世界观，把每一棵植物都作为一个有自我意志的存在来看待，就会懂得植物总是在它们被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它们会去寻找那些可以很好地发挥自己作用的地方。”罗宾·沃尔·基默尔眼中的植物有思想，有智慧，有记忆，和人类没有两样。

从四齿藓开始，她懂得了怎样换一种方式获取知识，让苔藓自己“讲述”，而不是从它们身上极力索取答案。让苔藓“讲述”需要时间，她便将自己的实验由

以月为单位改为以年为单位。对她来说，一项好的实验就是一场优质的对话，每一位聆听者都要为讲述者提供说出自己故事的机会。所以，她选择了用聆听的方式研究苔藓。“苔藓是作为一株株个体来感知这个世界的，要了解它们的生命，我就必须用与它们平齐的视角来观察它们。”她年复一年地耐心观察，从不简单粗暴地提问，直至苔藓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她划着小船沿河而下，在悬崖峭壁间停靠，在激荡的水流中冒险，为的是能更接近悬崖边的苔藓，了解它们的姿态、性情，见到它们的真容。基卡普河上的苔藓没有辜负她，被她打动，向她“讲述”了很多自己的故事……

她研究苔藓是如何在岩石上生长的，那是苔藓和岩石之间的一场远古的对话。“这对话一定是诗，关于光亮，关于暗影，关于大陆漂移。”在这场对话中，罗宾·沃尔·基默尔看到巨大与微小、过去与现在、柔软与坚硬、沉静与波动、阴与阳的交流，看到时间的流逝，也听到她波塔瓦托米部落熊族的祖先娓娓的讲述……

从苔藓与水相互作用的方式中，罗宾·沃尔·基默尔看到了爱促使我们自我打开的方式。“对爱的渴望塑造了我们，爱的陪伴让我们宽广，爱的离去让我们萎

缩。”苔藓调节水分的方式也为人类树立了极简主义的典范，“对于那些最原初的自然之力，要谋求其助力，而非拼命将其战胜”。大道无为，顺其自然，万物在罗宾·沃尔·基默尔的眼中和谐共生，熠熠生辉。

罗宾·沃尔·基默尔说：“祖先已经告诉我们，人类的角色是去敬畏和管理。我们的职责是用尊重生命的方式去关照植物和所有的土地。我们懂得了使用一种植物是在表达对这种植物自然特质的尊重，而且我们应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让植物可以不断地发挥自己的天赋。神圣的鼠尾草的角色是让人思想实体化，好被造物主看见。我们可以从鼠尾草这里获得启发，让我们的敬畏之心和感激之情被整个世界看见，并以这样的方式栖居大地。”

苔藓在它们被需要的地方出现，那是一种关怀人类的特别语言，它们扮演的是小小的、不起眼的角色。“正是这些小小的每天都在那里的东西，一旦消失不见，我们就会最为想念。”在书里，罗宾·沃尔·基默尔由衷地感谢苔藓，她还怀着深情，代表脚下的土壤、天上的云、地上的河流、森林里的鸟儿、地里的虫儿、古老的树木感谢苔藓。“苔藓借由互惠模式将一片森林的生态要素紧密联结在一起，这种模式给予我们一种崭新的视野。”它催人

反省，并使人憧憬。罗宾·沃尔·基默尔期待不久的将来，人类也能像苔藓那样找到自我节制的勇气，拥有苔藓的谦卑。“到那一天，当我们怀着敬意向森林致谢，我们也许就能听到森林回应的声音，这也在向人类表达感谢。”

她不希望看到财大气粗的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不惜以破坏的方式满足私欲，就像她遇到的那位不顾自然规律和生物秉性，一心想在自己园子里营造苔藓景观的老板，在种种实验失败之后，不惜炸山巧取豪夺。占有不是真爱。“为了满足荣耀而摧毁一种自然之物似乎是一种展现强权的行为。荒野是无法被收集的，因其始终蛮荒而成为它自己。在荒野被剥离它原来处所的那一刻，荒野的本性就消失了。”研究苔藓的罗宾·沃尔·基默尔知道，苔藓是极难被移植的，“即使移植成功，苔藓也不是自己选择去陪伴他的，而是被束缚在他身边”。对此罗宾·沃尔·基默尔有些感伤：“苔藓被剥走以后，它们所关联的生态网络也随之消失。鸟儿、河流和蛛网都会想念它们。”

心系苔藓，罗宾·沃尔·基默尔的心灵向原野敞开。她每年都会离开城市，奔向野外。在那里，她门窗大开，坦然面对星空大野，体会生命的大自由和大自在。在那里，大地与她紧密连接，

“我的身体和这片土地亲密无间，从中我找到了力量的安慰。这是一种知道每一块石头的名字的感觉，是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栖居何处的安心。在这片荒野，在克兰伯里湖岸，我内心的风景就是这片土地的完美映象”。在那里，她不挂窗帘，因为窗帘是对自然的背弃，是对阳光和空气的羞辱，是对自我的遮蔽和禁锢。

苔藓是大地的一员，微小中予她以力量。即使置身黑暗，罗宾·沃尔·基默尔也能找到她的苔藓朋友。暗夜里的每一片光闪烁，都能顷刻间点燃她的热情。

“光藓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能够存在，仅仅是因为无数的不约而同，让我们在一个特别的时刻来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为了回报这样一份馈赠，唯一合情合理的回应就是，让自己的生命也闪亮起来。”这蓬勃、昂扬的笔触里，不正激荡着这样的生命吗？

罗宾·沃尔·基默尔说她厌倦城市生活，只有不得已时才去城市，然后尽可能快地离开。“在乡村生活的人更像细枝羽藓，我们需要很大的空间，需要有荫庇的湿润环境，才能充满活力。我们选择生活在安静的小溪边，而不是忙碌的街道旁。我们生活的节奏是缓慢的，我们对压力的承受能力远不及城市居民……城市景观既不是苔藓原本栖息的环境，也不是人类的，然而两者都在努

力适应，顶着压力，在城市的峭壁上建起自己的家。”乡野于我又何尝不是难以抵御的诱惑与召唤呢？

或许唯有回归原野，回到那一片葱茏广袤的质朴纯真，回到那一种本真本然的姿态，我们的内心才能真正幸福、自由和舒展吧？

是啊，在今天的城市，我们还能找到多少苔藓的栖居之地呢？苔藓是空气、环境的测量仪，只能在清洁的环境中存活。生物学家罗宾·沃尔·基默尔说：“空气质量只要有所改善，苔藓就会回归。下次公交车晚点的时候，请你把等待的时间用来观察周围的生命，看看它们发出了怎样的信号。树上如果有苔藓生长，那是很好的信号；如果它们不在，那你就为自己的生活环境担心了。还有，你的脚下到处都是真藓。噪声、废气、摩肩接踵的人群，尽管身处这样的环境，但好在还有缝隙里的苔藓，能带给我们一些小小的安慰。”

苔藓于我，已是久违的朋友了。最近一次看到它，还是去年在长白山下二道白河的原始森林中，在美人松粗大的树干和大戏台河边古老的倒木上。在那里，苔藓与树木、河流、时光彼此相依，安然相处。

是的，苔藓很小，小到微不足道。罗宾·沃尔·基默尔却以小而真、小而深、小而美的笔触，把细小的苔藓写出了温度，写出

了这个最不起眼的物种中隐藏的生命秩序和神奇世界。

罗宾·沃尔·基默尔深知自己对苔藓的研究，还仅仅只是起步。苔藓长期被人忽视，在人类学家的田野笔记中几乎找不到踪影。在仅有的资料中，对于它的独特天赋也鲜有记录。罗宾·沃尔·基默尔写道，“世界上有各种庆典，唯独没有专门感谢苔藓的庆典。”罗宾·沃尔·基默尔认为自己虽然与苔藓在智慧的层面相遇，但彼此的生命还未真正联结。尽管她努力倾听、极力领会，但依然不能全然领会苔藓的暗示与倾诉。她认为，“也许把敬意融入每一天的细微生活中，是向这些日常用到的小小植物致敬的更好方式。”

苔藓以它自己的方式在等待知音，它用比任何东西都更直接、更优雅的语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要听懂它们，还需要知道世界诞生之初，它们被赋予了什么角色，拥有了怎样的天赋，造物主在它们耳边悄悄说了什么”。罗宾·沃尔·基默尔相信植物记得自己的角色，即使人类早已忘记。

所以，当你经过一片苔藓，请记住罗宾·沃尔·基默尔的叮咛：“你可要万分小心，走路时别踩到它们。”^①

（陈艳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生态环境部主管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主办

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唯一一本以中国生态文明命名的国家级综合期刊

大 16 开，100 页，全彩铜版纸印刷，双月刊，全年定价 180 元



@生态文明头条
@中国生态文明



@中国生态文明
新华号



@中国生态文明
央视频



@中国生态文明
人民号



中国生态文明网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China



@中国生态文明
头条号

2025 年《中国生态文明》杂志订阅单

征订单位				订阅数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收刊人		手机号码		联系电话	
汇款金额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订阅期数	第 期 - 第 期 (30 元 / 期)			金额	
索取发票	是 <input type="checkbox"/> 否 <input type="checkbox"/>	纸质发票 <input type="checkbox"/>	电子发票 <input type="checkbox"/>	邮箱	
发票信息	纳税人识别号				
	开户行及账号				
	地址 / 电话				
备注					

订阅方式

■ 当地邮局订阅 邮发代号：80-244

■ 直接向杂志编辑部订阅

银行汇款

单位名称：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

账号：011 401 421 000 6916

联系人：唐老师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胡同 5 号 508 室

邮编：100035

邮箱：zgstwzz@126.com

电话：010-82268165 010-82268172

传真：010-82200589



中国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绿水青山，蓝天白云，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中国生态文明》，有主张，求真相，倡导精致阅读，

是生态文明领域一本不可替代的杂志。

生态文明是信念，是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信仰。

关注我们的读者，一定坚守绿色理想且精神丰富，勤于思考，拒绝平庸。

我们不求内容有多全，只想关注重大事件和新观点。

杂志的长项不是即时直播，而是从容解读。

我们以“问”为风格。这当然不是创新，而是回归。

我们将坚持质疑的基本方法，深度解读，努力做得更职业。

